旅行雜誌

中國旅行社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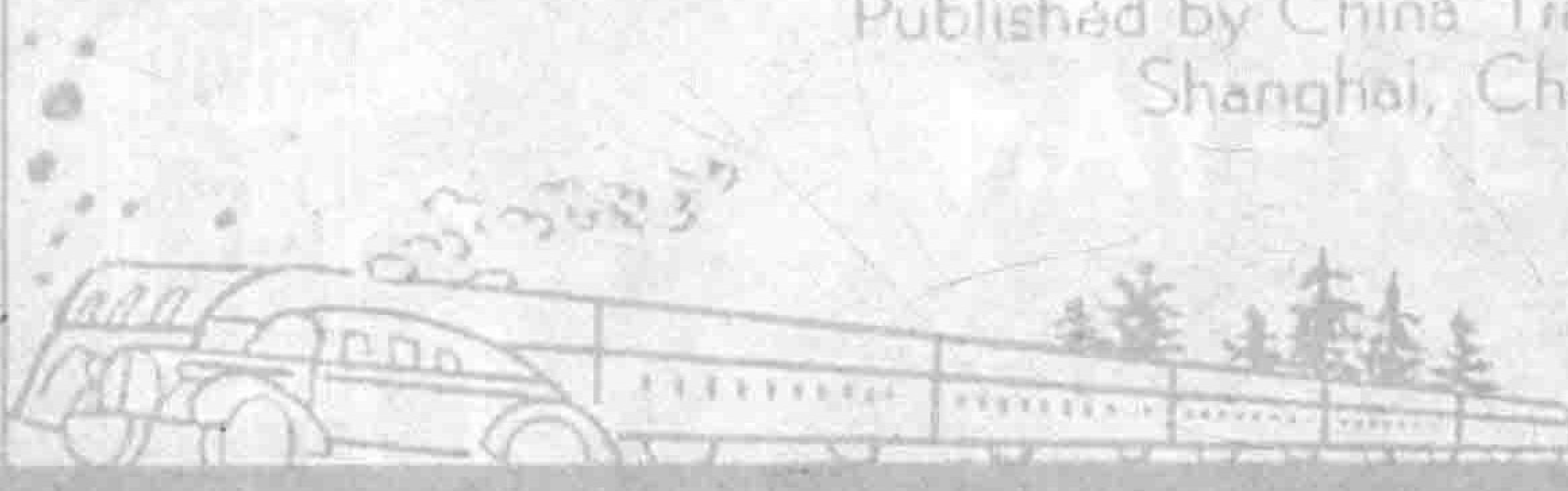
第十三卷 第十二號
中華民國廿八年

十二月號

滬渝的別徑
西山記游
記威尼斯
英國的海濱

CHINA TRAVELER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Vol. 13. No. 12
December 1939

HUNG YING LIBRARY
上海
鴻英圖書館
SHANGHAI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資本～五百萬元

公積～七百六十萬元

上海寗波路五十號

電話一二五六〇號

轉接各部及本埠各分行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三六—三二五

康健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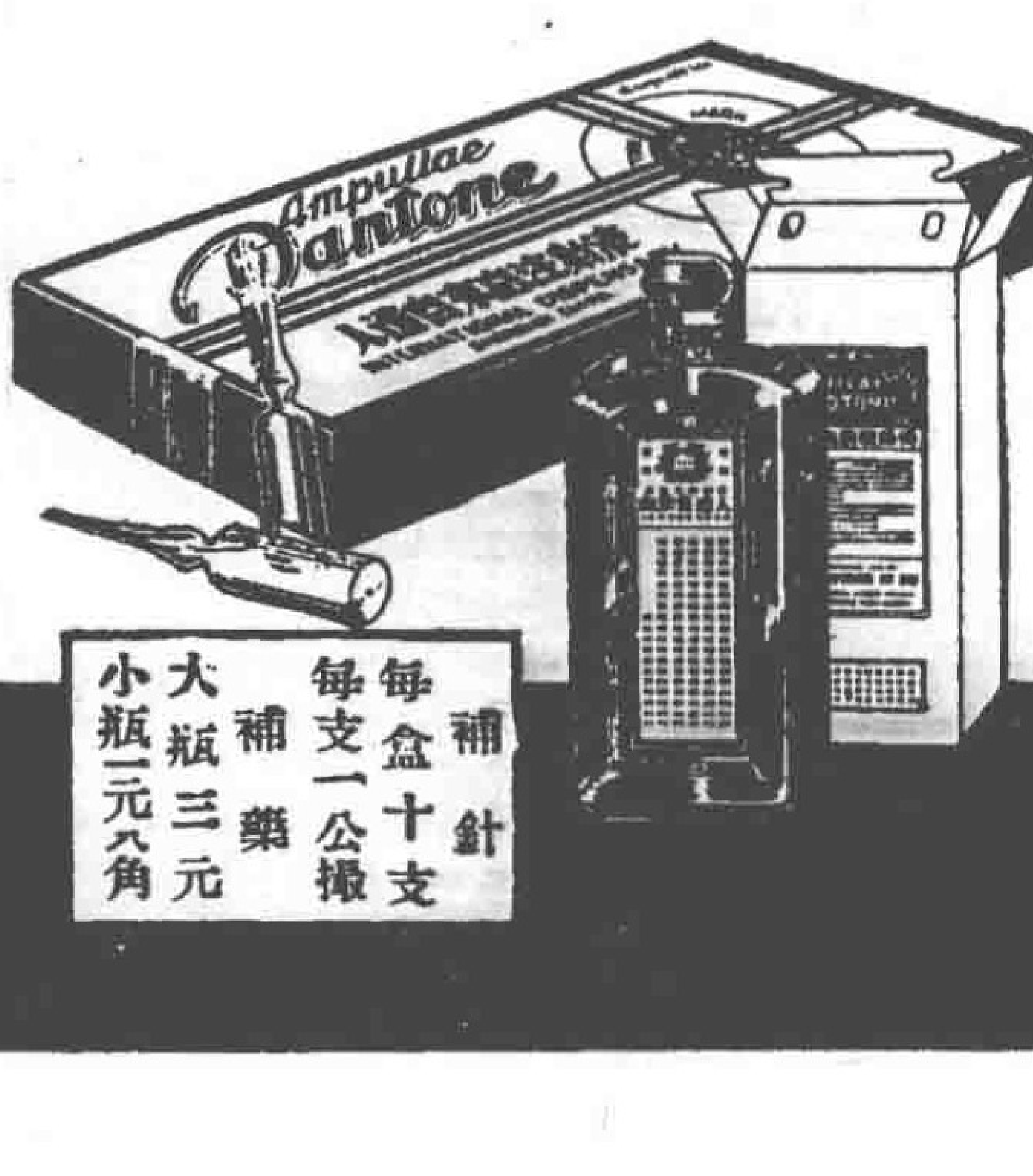
人造自來血

補針　補藥

功能生新血。長精力。開胃口。增營養。補益腦神經。調節內分泌。對於貧血虧損。神經衰弱。營養不良等。均有特效。能使衰弱者成為健康。洵生理上最完全之大補劑。注射補針奏效尤為迅速。

主治、

營養不良　未老先衰
貧血萎黃　食量減少
神經衰弱　性能不振
病後虧損　一切虛弱



補針　每盒十支　每支一公撮
補藥　大瓶三元　小瓶一元八角

五洲大藥房出品

旅行雜誌發行

四川專號徵稿

四川古稱天府之國蘊藏之富人文之盛以及山川秀美素為各省之冠在昔交通梗阻入川行程比較濡滯自戰事發生國府遷渝以來四川一省顯為中國之心臟各種建設突飛猛進而公路交通尤為迅捷現已成為我國政治經濟文化之中心凡我國人莫不思詳知川省情形以及最近進展之狀況本誌不揣棉薄擬於本年發刊『四川專號』特輯為新四川作一全貌之介紹現特公開徵稿凡川省之山川形勢名勝古蹟風俗人情社會建設交通情況以及一般生活均在搜集之列並盼多附圖片藉增興會至乞海內作家本誌讀者惠賜佳作請於廿九年二月底前將稿用「航空快遞」寄至上海**中國旅行社**轉旅行雜誌編輯部一經選載概致現金為酬如須退還原稿並乞於寄稿時聲明

中國旅行社

各地自營及承辦招待所

名稱	地點
湖南省	
南岳招待所	公路汽車站
*沅陵特約招待所	公路汽車站北首竹園旅社
廣西省	
*河池招待所	鳳儀街三十號
雲南省	
商務酒店	昆明巡津街三十號
*平彝特約招待所	小西門內平彝旅社
**楚雄招待所	楚雄城外懷祥街（車站鄰近）
**下關招待所	下關南戰街（車站附設招待所內）
**永平招待所	永平教昌街（車站斜對面）
**保山招待所	保山翠微樓
**芒市招待所	芒市老街（車站附近）
**臘戍臨時招待所	新臘戍　大同公司對面國貨商店樓上
貴州省	
†貴陽招待所	貴陽棉花街
*桐梓招待所	公路汽車站內
*晃縣特約招待所	公路汽車東站興隆街　西南旅社
*黃平特約招待所	公路汽車站右旁興華旅社
*獨山特約招待所	公路汽車站毗連協安旅社
*安南招待所	安南城內
四川省	
內江招待所	交通東路內江汽車站西首
重慶招待所	臨江門橫街三十四號
陝西省	
梓潼招待所	在籌設中
廣元招待所	在籌設中
西京招待所	西安崇信路尚仁路口
††華清池招待所	臨潼南門外
**廟台子招待所	張良廟
漢中招待所	在籌設中
甘肅省	
**蘭州招待所	上東關街一四八號
**華家嶺招待所	華家嶺汽車站
**平涼招待所	紫金城街
浙江省	
金華招待所	中山路北山路口
河北省	
北平招待所	前門西交民巷
江西省	
吉安陶陶招待所	中山路四十一號
贛州招待所	贛州公園南路
青島市	
青島招待所	青島山東路六八號
法屬安南	
河內招待所	在籌設中

* 交通部西南公路局委辦
† 貴州省政府委辦
** 交通部滇緬公路局委辦
** 交通部西北公路局委辦
†† 陝西省政府委辦

旅行雜誌十四周年
徵求紀念定戶一萬

中國名勝週曆

奉贈

本誌定戶人人可得

特約名家，撰述小說，與趣濃郁，均屬精心結構之作。

本誌自民國十六年創刊迄今已有十三年之歷史明年爲慶祝十四周年起見特徵求紀念定戶一萬茲將本誌內容及優待辦法奉告如次：

爲什麽要看旅行雜誌

因爲：

歷史悠久 旅行雜誌創刊於民國十六年，最初爲季刊，每年出版四册，至民國十八年，因應讀者要求，始改爲月刊。計自十六年第一卷創刊起，至本年底，已滿足十三年。本誌具有悠久歷史，精神始終一貫，爲中國唯一之旅行刊物，銷路之廣，遠在國內一般刊物之上。

內容充實 本誌以『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爲宗旨：十三年來，適應時代需要，不斷努力改革，所登文字，均注重實際，而富於風趣，大之關於山川之形勝，地形之變遷，人物之分布，政區之畫析，水陸空之交通建設，小之若地方風俗，里巷閭閻，舟車常識，游程費用，無不詳爲記載。每期除國內游記外，更揭載歐美名勝文字。每篇之中，儘量附插畫圖，使讀者悠然神往，宛如身歷其境。此外

外觀精美 雜誌排式，最爲重要，須不費讀者目力，而又有美術意味，本誌卽本此原則排印，使讀者認爲新穎可喜。本誌所用紙張，均係美麗淡黃色，從歐洲直接訂購。又購最上等油墨，以之精印，故文字圖畫，並皆鮮豔悅目，可爲雜誌界放一異彩。十餘年來，無論紙張油墨價格若何高昂，本誌秉旣定宗旨，始終不採用低價紙張，以維高貴風格。

時代讀物 本誌雖爲一種旅行讀物，終能秉一貫精神，與大時代同時並進。自抗戰軍興，政府以人力物力財力西移。本誌卽特派記者赴西南各處實地調查，以西南活躍姿態，隨時在雜誌上報告。去年並曾刊行西南專號，將各省交通路綫，食宿地點，費用估計，一一紀述，深荷讀者讚許，銷售一空。本誌實爲一種切合實際之時代讀物，讀者如能月月保持接觸，可增加時代智識不少。

旅行雜誌定價表

時期	冊數	實價	郵費（國內）	郵費（國外）
一月	一冊	四角	三分	六十分
半年	六冊	二元一角	十八分	三百六十分
全年	十二冊	四元	三十六分	七百二十分
			掛號另加郵費每件十分	掛號另加郵費每件五角

定價與郵費

日本朝鮮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

（一）外埠購書可以郵票代價惟作九折計算如郵票寄不足數者恕不寄書
（二）購書只能以本國郵票代價他項券票無效
（三）郵票以一分二分及一角者爲限一角以上之郵票不收
（四）郵票須襯蠟紙如無蠟紙致不能揭開者不收有汚損者不收
（五）有匯票郵票之信由郵局遞寄須加掛號以免中途遺失
（六）未收掛號費倘遇中途遺失等情無可查究敝社之責任以交到郵局爲止
（七）各界如有垂詢事件須先付足復函郵票否則恕不作答
（八）來函請寄上海四川路四百二十號中國旅行社

▲請注意第六條

旅行雜誌十四週紀念
紀念定戶定單

茲附奉 匯票/郵票/現金 大洋　元　角　分定閱
貴社刊行之旅行雜誌　年　份自第　卷第　號
起至第　卷　號止請按下列地址寄交並將中國名勝
週歷贈券交來人帶下爲荷此致

中國旅行社

年　月　日

姓名
地址

舊定單號數……………

明年大加革新

民國廿九年之旅行雜誌，爲慶祝十四周年紀念起見，特將內容大事革新，並廣徵紀念定戶，致送高貴禮品。

保持高貴風格

本誌所用紙張，十餘年來，始終以美術紙印刷，藉求銅圖美觀。前者所訂大批紙張，業已用罄，本年年底，外匯奇縮，本誌爲保持高貴風格起見，不惜以鉅金向歐洲訂購大批 White Glazed News Prints美術紙張，足敷明年一年之用，較本年所用紙張，尤爲名貴，惟價格高出一倍半以上。

表現簇新姿態

本誌明年之內容，將大加革新，除於四川，貴州，湖南，廣西，昆明，五省聘有特約記者邵潭秋，張恨水，蔣湘青，黃天鵬，馮朱棣，孫福熙，張常人，沈從文，帥雨蒼，樓祖貽，張琴南，邱培豪，顧君穀，林冰，朱夏，劉述康諸先生外，復於西北及其他各處添聘麥翠玉，張錫祺，葉秋原，屠仰慈，呂酒瑛，林英强，柯紹明，鄭子瑜諸先生隨時供給稿件，其在海外爲本誌任撰述者，有程志政，朱德煌，謝天瑞，佘貴棠諸先生，他若爲本誌隨時担任撰述者，有徐澤人，馮柳堂，趙景深，黃嘉音，胡道靜，王仲鄂，秦瘦鷗，孫恩霖，蔣植之，朱曼華，文載道，顧執中黃寄萍諸先生。故本誌明年之陣容，異常活潑堅强，堪爲讀者諸君慶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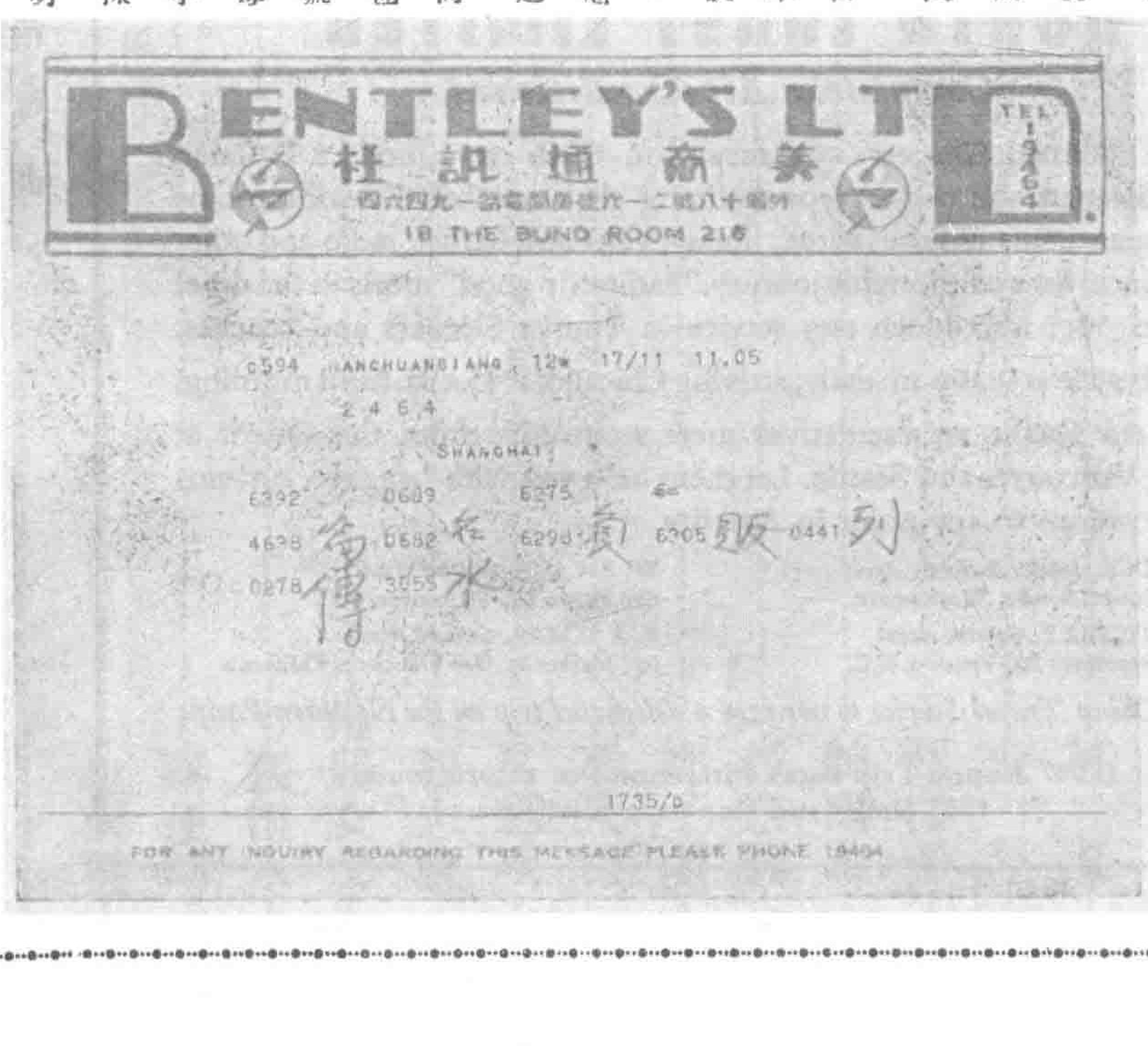
登載名家小說

張恨水先生自明年起，爲本誌撰長篇小說『負販列傳』，已自重慶電告，張先生之小說，精彩百出，不同凡手。又小說界前輩包天笑先生自明年正月號起，允撰中篇小說，每期均一次登完。青年小說家秦瘦鷗先生之偵探小說『天網恢恢』，明年仍繼續揭載。

優待紀念定戶

本誌爲優待直接紀念定戶起見，自即日起至廿九年二月底止，凡直接向本社訂閱旅行雜誌全年者，概贈

中國美術周曆一集〔零售每集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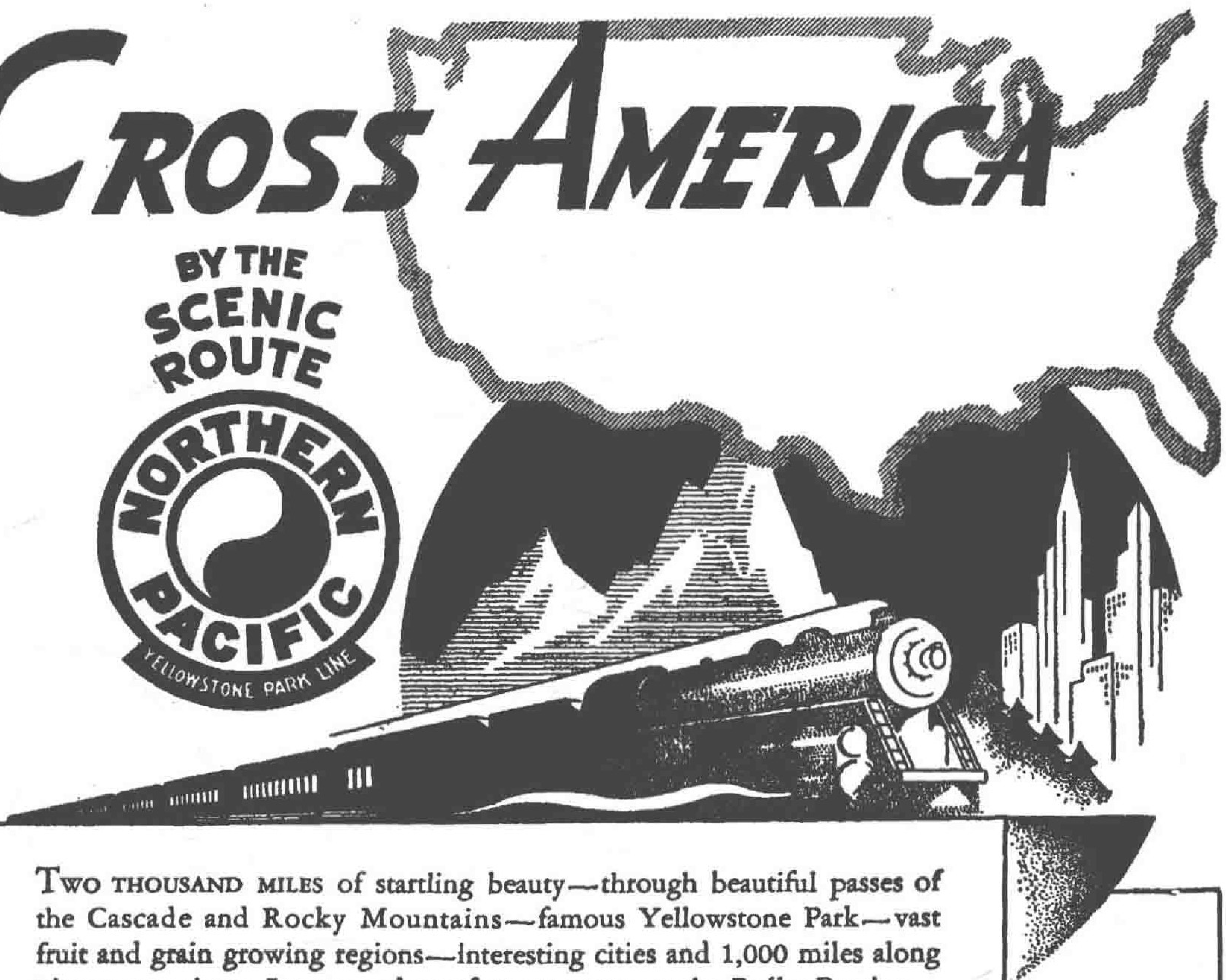


張恨水先生遠居重慶每月寄稿來滬從未愆期最近來電謂明年爲本誌寫長篇小說『負販列傳』用將原電影印如右

CROSS AMERICA

BY THE SCENIC ROUTE

NORTHERN PACIFIC
YELLOWSTONE PARK LINE



Two THOUSAND MILES of startling beauty—through beautiful passes of the Cascade and Rocky Mountains—famous Yellowstone Park—vast fruit and grain growing regions—interesting cities and 1,000 miles along picturesque rivers. Luxury and comfort are yours on the Roller-Bearing—

NORTH COAST LIMITED

Completely Air-Conditioned

Standard Pullman Sleepers—Observation-Club car—modern Pullman Tourist Sleepers and newest type reclining chair coaches. Drawing rooms and compartments ensuite, baths, library, valet and barber, radio and other conveniences for a comfortable journey. "Famously good" meals in the diner as low as 50c; also lunch tray service in Tourist Sleepers and coaches.

Leaving Seattle at 9:30 p.m. daily; arriving Chicago, 8:45 a.m. third morning.

Northern Pacific representatives meet steamships from the Orient at Victoria, Vancouver and Seattle. Let them help you with baggage, customs and reservations to any point in America.

L. A. BUCK, *Special Passenger Agent*
Smith Tower, Seattle, Washington.

A. C. STICKLEY, *General Agent*
912 Government St., Victoria, B.C.

W. F. CARR, *General Agent*
678 Howe St., Vancouver, B.C.

R. J. TOZER, *General Agent*
657 Market St.,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Ask the China Travel Service to arrange a delightful trip on the Northern Pacific

LOW Round Trip Fares with choice of return routes; long limits and stop-over privileges.

本路沿線風景秀麗奇特請君游美請向中國旅行社接洽可也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C. L. TOWNSEND, *General Passenger Agent,* SMITH TOWER, SEATTLE, WASHINGTON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三卷・第十二號

民國廿八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本期目次

暮峽長征（美術圖景）……郎靜山……一
峨嵋山之猴（美術圖景）……郎靜山……二
滬渝的別徑……莫艾……三
由廣州灣轉道……金葉……七
甘肅省旅行記（下篇）……天涯游子……一三
西山記游……帥雨蒼……二一
萬源旅行記……趙宗祥……二五
金帶水……鄭子瑜……二九
記威尼斯……馮朱棣……三三
波斯今昔……呂迺瑛……三九
英國的海濱……程志政……四九
歐美采風記（十八）……沁明女士……五五
蜀道難……張恨水……六七
天網恢恢（續七）……秦瘦鷗……七七
大時代的夫婦……包天笑……八九
旅行雜誌第十三卷分類總目錄……九九
寫在十三卷後……編者……一〇一

AMERICAN PRESIDENT LINES

美國總統輪船公司

美國總統船航線。經神戶橫濱檀香山至舊金山及洛杉磯

世界航線。經蘇彛士河至地中海各埠及紐約

本公司總統號內容華麗設備完美內外各室空氣流通幷用電扇調和溫度一律平牀牀上均安設小燈以便旅中讀書消遣頭等艙房幷有私用浴室冷熱水兼備游泳池則常儲清潔海水以便游泳船舨甲板異常闊大幷無煤煙污塵因美國總統號用油為燃料也再本公司之烹調環球著名所聘均馳名廚師幷有弦樂隊在船上日夜奏樂以助旅行興趣上述種種利益倘蒙惠顧在在可得旅行仕女盍興乎來

上海廣東路五十一號

電話一五三〇九號

遠東分公司

上海　香港　橫濱　神戶　小呂宋　新加坡

AMERICAN PRESIDENT LINES, LTD.

"ROUND-WORLD SERVICE"

西南攬勝之榮譽





香港大公報

香港工商日報



本社自上月刊行西南攬勝一書以來，每承讀者馳書贊美，並荷中外報章著文批評，謬加推許，本社同人益加匪勉。所有申報，新聞報，中美日報，大晚報，字林西報，密勒氏評論報，英文大美晚報等之批評文字，已於上期本誌中揭載，本期所登載者，為香港大公報，工商日報，華僑日報，星加坡報，又英文大陸報等。大公報譽為「外觀內容，無不卓絕，」工商日報謂此書圖景，為「章法光線，俱臻上乘，」大陸報謂為「自學生商人官吏以及無數之人民內移後，此書乃益覺其需要。」同人等獲此意外美譽，至感興奮，茲者此書初版，業將售罄，不日即須再版，關於補充材料之事，惟有加倍努力，以答各方之雅望。

最近名攝影家郎靜山氏在滬舉行影展，中外報章，一致讚譽，下文為申報所載，對本書西南攬勝，亦鄭重介紹。

MEDAN中國領事館最近致電本社，購取西南攬勝二十冊，並囑迅為寄遞，本社業已交郵寄去，必可於年內遞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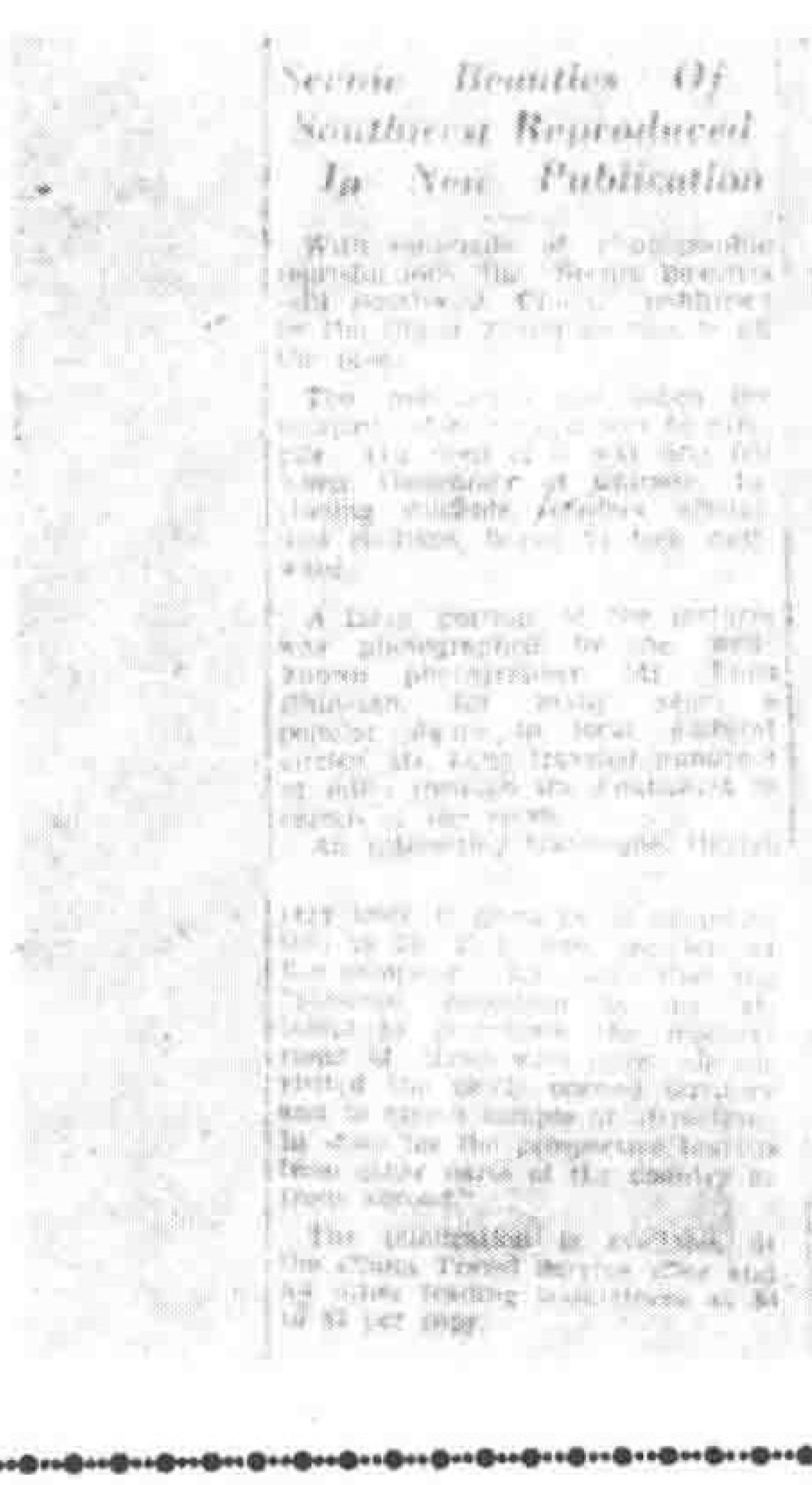


出版界情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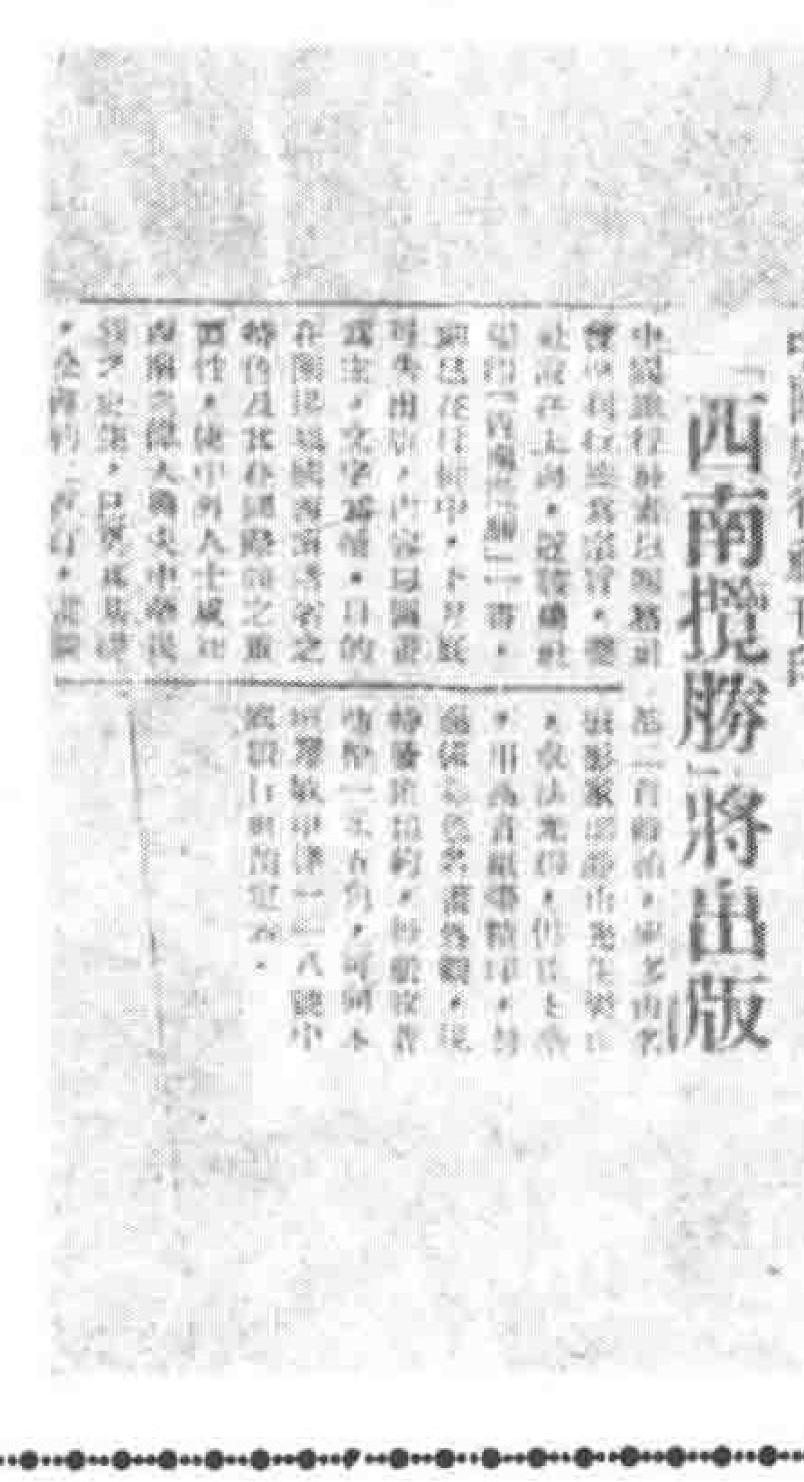
（西南攬勝）中國旅行社為闡揚西南諸省全貌以及山川景色起見，輯「西南攬勝」一書，全書銅圖二百餘幀，圖片大部由名攝影家郎靜山先生供給，分精裝本與普及本二種，其在本港發售者俱係精裝本，售價港幣二元，各大書肆均有發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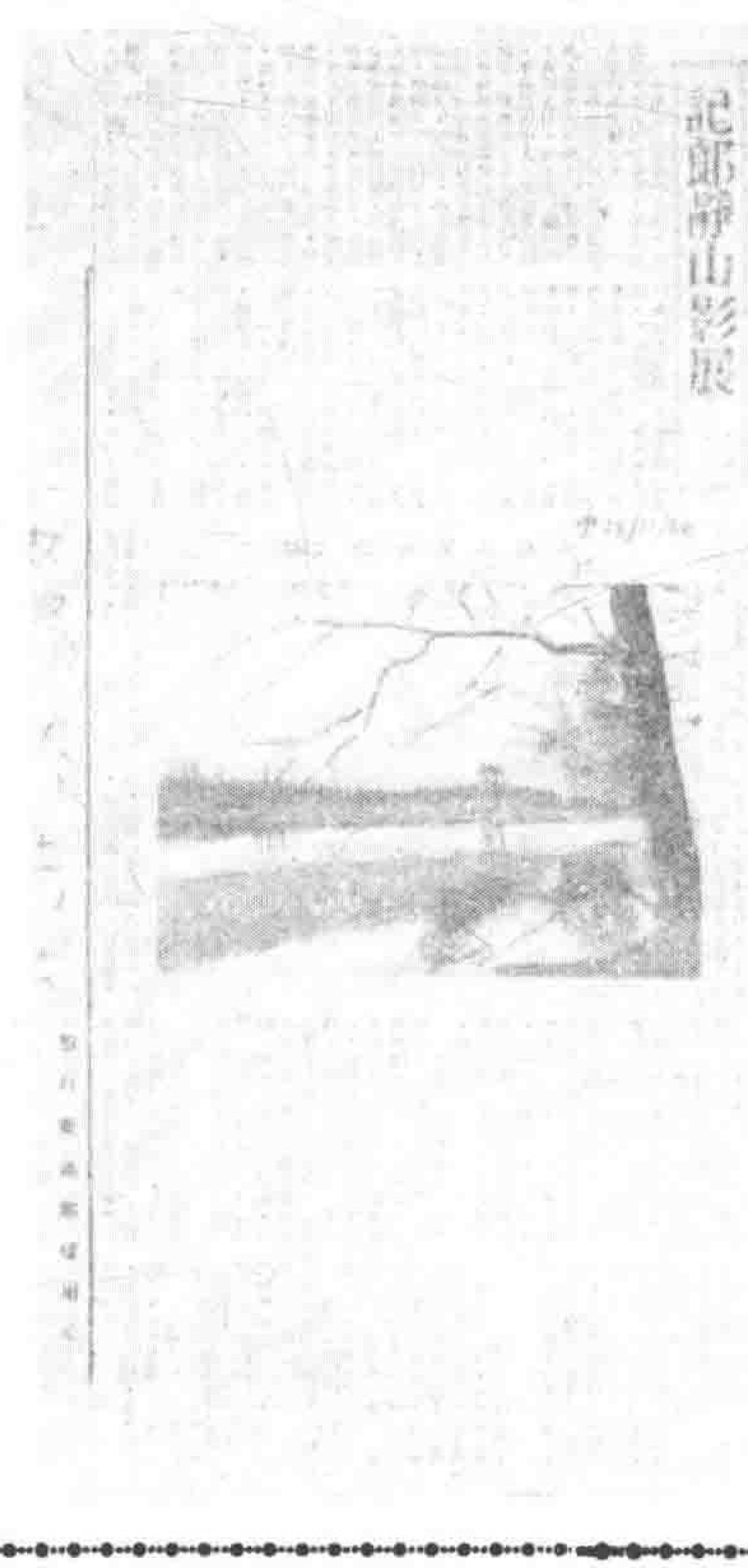
香港華僑日報

星加坡報



上海大陸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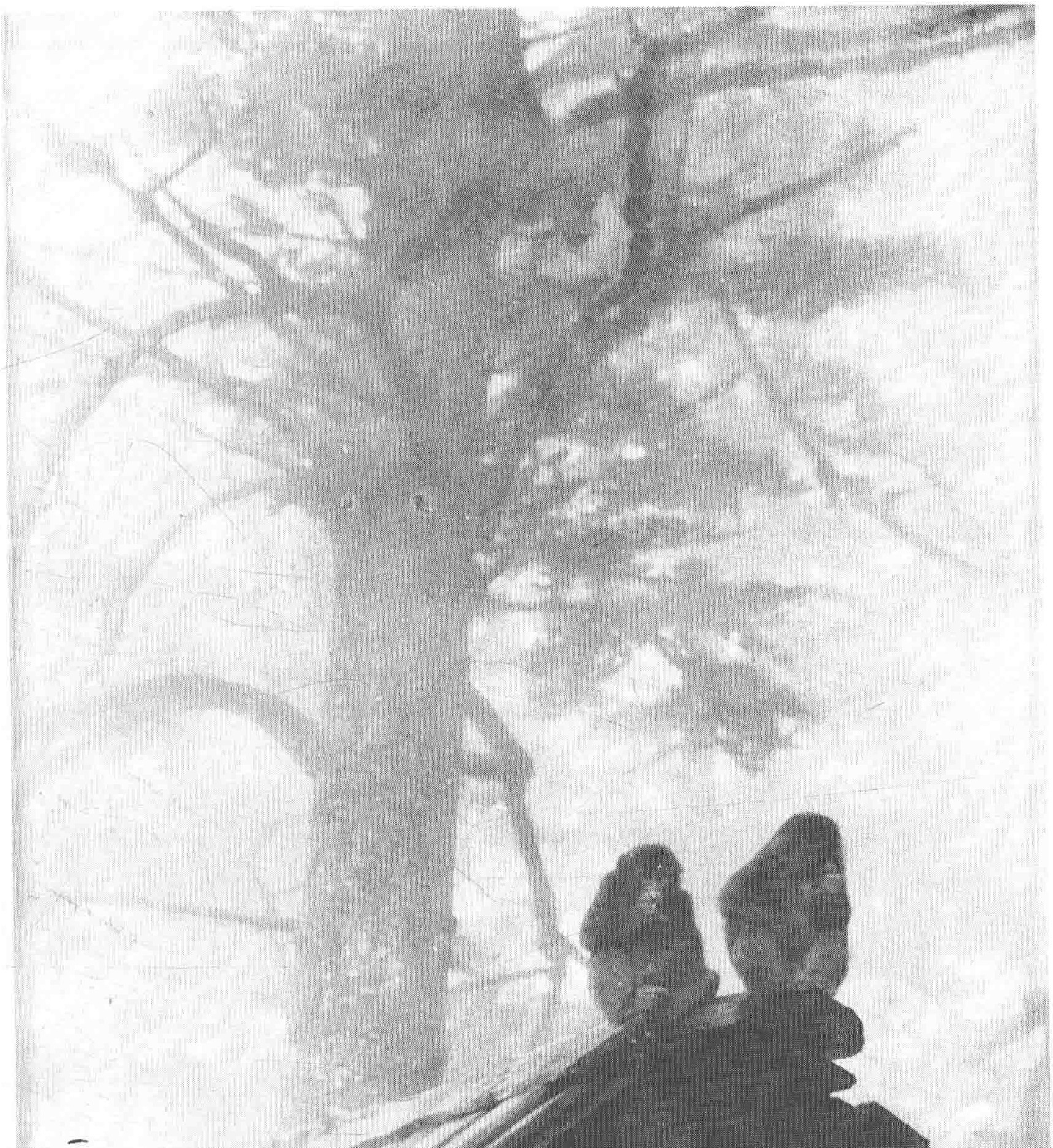

最優等絨線
雙貓牌
優等絨線
金狗牌
小囡牌
各毛冷號及各大公司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毛絨紡織廠出品
上海博物院路八八號
電話 一九一一二



三六—二三七

暮峽長征

郎靜山作



峨嵋山之猴

郎靜山作

滬渝的別徑

莫艾

一 由上海到金華

自從南昌淪陷後，由上海到重慶去的人，除了搭乘香港的飛機之外，唯有假道海防經滇越鐵路到昆明，再乘長途汽車經過貴陽而入蜀。可是現在除了這條路以外，還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就是乘輪船到廣州灣由桂黔入川，第二條即是由鎮海沿浙東經贛湘桂黔而到四川。

由海防到重慶的時間或許會縮短些。但在一兩個月之前，必定要辦好過境護照的手續，否則是不能走的，因為那邊貨運和客運太擁擠的原故。聽說客票很不易購得，而且在決心到內地去以前，先就耗費很多的外匯，那未免太說不過去。在經濟方面，這一條路的費用也比較特別的貴得多。從廣州灣走吧，一登岸就要坐三百多里的轎子。稍許帶一點行李的人是很不方便的，並且聽說那邊公路也比較的差一點。因為湘北的大捷和贛北戰事的順利，所以我們最後就決定從浙東走。

我們一行共三人。是十月十二日下午三時半乘飛康輪船離開上海的。飛康輪船是掛的德商招牌，船位很小，可是人多貨多，把整個輪船的上上下下都軋得滿滿的。我們因為時間的限制，所以只買到幾張統艙票子，而且連舖位都沒有買到。後來有一個茶房領我們到船梢的角落裏。那裏有一「垃圾間」（只能稱它做垃圾間，）也舖着兩塊木板，蒼蠅在霉得發臭的草蓆上躺着。像這樣的「舖位」誰都要望而生畏，可也他偏要每舖大洋十二元，於也我們決計坐以待旦，決不「與蠅為伍。」等到輪船駛出吳淞口外，一切似乎都已暫時安定下來的時候，另一個茶房又領我們到另一個舖艙裏去，結果以每鋪七元成交。所以當你預備乘坐房艙的時候，最好早些去買票，否則寧可「好整以暇。」那你一定會便宜不少的。

翌晨七時抵鎮海口。沿途尚算平安，沒有遇到查擾的麻煩。依照現行滬浙航行的規則，凡是旅客貨物要進口，必須事先經過防守司令部的核准，並派員「領江」後，才能易輪駛入。因此輪船在口外停了約有四個鐘點。鎮海口外羣山林立如弧，一面臨海，風景很好，尤其是鎮海口竝立的四王山頭，崎角如鋸，山上山下隱約的有許多炮壘，口內有三道封鎖綫，沉有大輪五艘，工程相當偉大。觀到了這，對於浙東各縣，說猶安如磐石的原因，自可一目了然，自然形勢對於戰爭的重要了。

我們是十二點半到鎮海關。這里，不能不感謝抗戰給予我們同胞的一種可貴的親

愛，同時這也說明了我們政治方面工作人員的進步。照例凡是到達鎮海關的人都得把所攜的行李帶到海關去檢查。由船上搬到岸上，動輒每件數角，我們所攜的行李又是相當的多，假使一樣一樣的搬到岸上去檢查那眞是太麻煩了。可是經我們向關員們申述我們的意見，並出示身份證明書後，他們是同情地接受了，結果揀了一件皮箱翻了一翻。所以在未離上海以前，即須把自己的身份證明文件弄得確實可靠一點，這是必要的。

由上海到鎮海口的統艙票是每人四元五角。由鎮海口駛進鎮海關原來只有一箭之地，却要每客一元大洋，行李還要每件另外再加一角，這眞有點敲竹槓了。由鎮海口到寧波，船行約一時餘。票費是每客三角。

寧波是五大通商碼頭之一。航旅兩業，非常發達。我們就住在甯紹碼頭的東亞旅社，裏面的設備，一如上海。所以從滬赴鄞，眞有「賓至如歸」之感。十四日晨五句半趨車到西塢碼頭乘新鴻慶輪到江口。客票每位四角，外加行李票每大件一角。因爲到江口須經過二十多里的淺灘，所以輪行四十里即換乘小駁船二十多里，於午十二時抵達。吃過一些東西，於是又奔向溪口。

江口到溪口約三十五華里，途極曲折。交通工具，除了肩夫黃包車外，最盛行的要算轎子了。一般的價錢轎子是二元，黃包車一元四角，挑夫每担一元。聽說沿途的景緻很有可觀。船太坐得氣悶了，轎子又太「老爺化，」橫豎今天在溪口住宿，所以决定舍轎車而步行。沿途山堵環抱，港泊縱橫，浙東素號貧脊之區，然而這里却是例外。鄞奉公路的路基建築得很好，因爲軍事上的原因，現在都已破壞了。我們到六時才到。夜至鳥歸，但我們並不感到疲倦。

溪口是蔣委員長的故鄉。雪竇山和蔣母墓陵都是國內有數的名勝。武嶺道上自下而上，山水相映成趣。蔣委員長的故居即在武嶺道的中段。外面觀上去，好像是一個破落的大家，誰也不會相信這就是蔣委員長的府第。原來蔣委員長爲追念先人勤勞之恩，幼時食息教養之所，不忍拆除。故仍保持古色古香的外觀，但是裏面已完全改成精緻的洋房了。著名全國的武嶺小學就在蔣第的隔壁，現有學生約八百人，都非常的活潑壯健，齊整。無論男生或女生，一律都是穿的童軍制服，他（她）們是愉快的，堅強的，武嶺山下的朝氣始終培育着他們。當我們在武嶺飯店才卸下行裝還不到一刻鐘的時候，「敬禮！」嘹亮的像唱歌一樣的呼聲突破了我們幽寂的耳鼓。立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十四五歲的美麗的女孩子——不，是武嶺小學的高小女生，隨後領來了小小的一隊。男女都有，內由一個十歲左右最小的男生，右手拿着毛筆，左手拿着一本簿子，「先生，我們後方民衆的能夠安居樂業，都

是前方將士流血的所賜……天冷了，在冰窖雪壕中的將士需要棉衣……先生請你慷慨的捐一點吧！……」當然凡是一個稍具人心的中華國民，誰能忍視為國作戰的將士受凍？不待他們說完拿起筆來就寫了五元，他們頓時覺得非常愉快地滿足的，道了一聲謝，就匆匆地走了。

溪口給予我的印象除了美麗莊嚴之外，最主要的特徵，還是愉快二字，可以形容它的一切。你相信嗎？不但小孩子始終是嘻嘻哈哈的，即是當家的主人和年老得發縐的太婆也都是笑逐顏開，顯露出他和她們內心的歡樂。這也許是極自然的。

因為要想儘速趕到重慶，故決定翌晚到金華，所以第二天早上起了一個絕早，想在這二三小時中把溪口的名勝完全遊覽一下，那裏知道溪金的聯運票一向是非常軋擠的。當我們才跑出武嶺飯店的門外，已看見右面的汽車站門口停了不少的客人守門買票，因此頓時打消了我們遊覽的念頭，擠在人叢中達二三小時，軋得滿身是汗，總算幸運的把票子買到了。車於八時駛離溪口。一般買不到票的旅客，當然對我們是眼紅的，其實這到也大可不必。如果你沒有什麼重要的事，那到不如在溪口小住一天，無論如何，它非但決不會使你厭倦，而且是你極其難得的機會呀！

由溪口到金華的公路計二百五十六公里，歷時八個鐘點，中經新昌，嵊縣，長樂，東陽，永康而達金華。因為是聯運票，除在長樂下車吃午飯，並乘便換一次車外，其餘各站都無甚停留。路基極稱平坦堅實，奇峯瀑布，沿途不絕。有許多地方的公路都是盤在半山之上，曲折蜿蜒，人工與自然合得其妙。大體說來，由溪口到長樂的一段比後一段（由長樂到金華）要險峻一些。車票每客十一元六角五分，小件行李可隨車帶行，大一點的交行李車輸送。每人以二十公斤為限，超出每公斤須洋一角三分，希望以後旅行的人，如果沒有必要，行李是越簡單越好。

金華是浙東重鎮，抗戰標語，觸目皆是，在路上行走的人，大都是穿的皂綠色的制服，這兒的女人已和男人沒有什麼分別，軍帽軍服，即是她們每一個人已經掙斷封建鎖鍊而獲得自由解放的符號，語聲正是像春天的太陽反映在每一個人的心底，溫暖奮發。文化團體和劇團多如牛毛，招考告示和錄取榜又觸目皆是。這是一個青年人的世界，年老的在這兒幾乎不大看見。

金華的街道非常崎嶇不平，沒有電車自來水的設備，汽車雖然有，然而這是特殊的。唯一的交通工具，只有黃包車了，但在這「弄堂式」的「曲綫」的「馬路」上，車夫像蝸牛一樣，沉首曲背，如負萬鈞，無怪乎雖然不到一里路也要車資兩毛大洋了。電燈雖然有，但和上海的電燈比較起來，那眞是小巫與大巫了，所以到夜間要寫信作稿，那

是不可能的。街路上一到了夜更是一片黑暗世界，這大概是防空的關係吧？手電筒在這兒就特別的時髦起來了。市廛貿易上午至八時爲止（標準鐘遲普通鐘約一小時）下午自三時起。從「八一三」迄今空襲已不下六七十次，敗垣頹壁殘跡猶存，但在熱鬧市區，簡單的新木房纍纍然，隨毀隨建，這也許多少表現着中華民族的固有習性。市面除軍服店大與特與而外，書店裏面也常常軋滿了人。假使你感到無聊的話，不妨到正中書店裏去看書看報，那裏是有比較舒適一點的座位的。其餘在金華城內是再沒有可玩的地方了。

但你不要因此而小覷金華。金華城內固然無甚可玩，但，如果你到過金華，那你一定要曉得距金華北廿里有一座北山，這是浙東有名的勝景。北山也是一座泉石交響的普通山，它之所以稱爲名勝，因爲裏面有四個名洞，這洞都是依天然環境而形成，做：1雙龍洞，2冰壺洞，3朝正洞，4講堂洞，它的內容，當另作游記，現在請顧名思義的思索一番吧！

其次，你也須要知道「金華火腿」的盛名，如有可能，決不能放棄問鼎的機會。但，如眞正不可能，那你一定要化五分錢買一隻火腿粽子嘗嘗。風味也是很不錯的，至多三隻亦可療餉，所化也不過一角五分啦。

最後，我要告訴一切旅行的人們，你們切莫貪戀報紙上內地匯款升水的欺騙廣告。我們這次在上海也感於途帶巨款的危險，（事實上沿途非常安謐，即夜不閉戶，也絕不會有偷兒光臨。）所以托某某書局及某利鐘表行分匯六百元。當時在滬曾說好是隨到隨付，可是到了金華，他們却推諉須待票根到了再付。問它票根什麼時候可到，他却說一二禮拜，一旬半月說不定。這眞叫我們急死了！後來硬軟並用，說好說醜，終於多方設法找了保人才能領出，但是已耽誤四五天下來了。除去了每天的必要開消，眞正是得不償失，虧蝕良多，尤其是時間上的損失，更是不可勝計。所以我們不欲匯款則已，如果必欲匯款，最好還是委托國家銀行代匯。到即領款，不用鋪保。千萬不要貪小利而誤大事，這是我們所親歷的經驗。

由廣州灣轉道

金葉

無疑地，到內地去，是誰都吶喊着，祈望着。而尤其在最近期內，上海的物價高漲，生活程度越格地提高，加之以社會方面又日見惡劣的當兒，那末道到內地去的呼聲，不必諱言當然更嘹喨起來。可是「到內地去」的問題雖只有一個，而追隨着來的條件，却並不止一個或二個，牠是多方面的，至少可分：一家庭的；二經濟的；三怎樣去法。以上三個條件，能說每個想到內地的朋友，所最必需，最基本的了。

一二兩個問題，是需要到內地的朋友自身去解決的，至於「怎樣走法」，則可以向各方面去訪問，例如最現成的，閱讀有關係的報章雜誌。

路線主要的，可分三條，由海防轉道是；由廣州灣轉道是；由浙江轉道是。其中那一條適合，便利，可視各人需要而定，筆者無從強求也。

筆者此次到內地去，是從廣州灣上岸，轉道入桂的，如今待我將各種情形，細細地道來，以備有志者的參考吧。

到廣州灣的輪船並不多，但如果有的話，那末船票不生問題，遲了也可能買到，因爲轉廣州灣的輪船，牠在時間上比較慢，許多性急的朋友，是不十分喜歡的，所以到廣州灣的輪船大部份是裝貨色，旅客極少。這是船票的問題，至於怎樣買法，可請向中國旅行社或別的有關係的商業機關問問好了，一定可以得到詳細的答復。

由廣州灣轉道，有一個便宜，就是無須護照。誰都知道，到內地的困難中，護照也是其間之一吧。不過，請記牢，護照雖不要，而身份證明事却不能少掉，沒有牠，沿途極麻煩，極困難。假使是學生，或方出學校大門的，最好請把畢業證明書或修業證書帶着同走，因爲沿途軍警檢查相當嚴，有了身份證明書和各種證書的，就可以少去許多麻煩，就是檢查時，也比較的馬虎些。

除了身份證明書和各種證書爲必需隨帶之物外，那末就是需要電筒一只；乾電池若干，用錫紙包扎起來，以免潮濕後走電。而地圖也是不可少之物，也可以做一個行路的嚮導。再有套鞋或球鞋，也是極需要的，因爲西南各地山路崎嶇，高低不平，如果著皮鞋，那末非常討厭，非常不舒適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身邊所帶的錢，請稍爲多帶一些爲宜，因爲要是你帶得不多，恰好所預算的，那末萬一遇到困難（經濟上的）就只好流浪了。這不是玩笑，是筆者親身所領受到的，並且破的票子以不帶爲宜。

三六—三四五

手續上最末了的一個，便是牛痘和防疫針的證書，這東西最好請向工部局領取，收費廉，而效力却挺大，無論那裏檢查時，都可得到便利，甚至看也不看，就叫你過去。

在上海碼頭乘船出發，其速度極慢，漸漸的離別十里洋場，而進入荒墟頹垣之中。船至吳淞口時，更可淸楚地見到吳淞鎭的面目，牠那裏完整的民房，可說沒有，所有的僅是幾排日軍的倉庫及單房而已，屋頂用漆漆成保護色，大概懼怕空襲的緣故。

出了吳淞口，就達入長江的境界了。江口寬闊，舉目無涯，這時海水仍是黃色，直至遠離了長江口，才能看見東海的眞面目，海水慢慢的澄淸變成綠色。在這之間，就可看到所謂「黃水與綠水的分界線，」昔日所引爲奇談的，現在却證實了。

因爲各輪航線都是傍岸行駛的，所以船與海岸相距極近，要是立在甲板上，望向海岸那邊，則岸上山脈迤邐，海內島嶼羣集，這就是祖國的大地啊！朝向另一面去，則茫無邊涯，碧波起伏，激出的浪花，動蕩不定，彷彿綠色的原野裏有着無數小坟山堆疊着，令人看了心曠神怡，久混在黑暗裏的，精神頓時爲之一振。

大約過了二天多些，船到廈門了。其時，首先須注意的，就是碼頭上下來的工人，或渡舟的舟子，及小販，切不可遠離你自己艙位或床鋪，因爲他們來時數百人，人頭擠擠，前踵接着後踵，全船簡直爲他們所充實了。他們不是問你要否渡舟，渡到鼓浪嶼去，定是問你要否東西或吃些食品；有的却是空手，也無聊地擠來擠去。據茶房講，他們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乃想順手牽羊罷了。於是我細細的看着，確感到他們有些奇怪，因爲他們每人都是手反在後，頭朝着地的傢伙，東視西睨地，完全心不在焉。約過了二小時左右，此輩才陸陸續續的退去，而同船的數人竟確有失掉東西的，尤以鞋類爲多。

廈門因被佔領，所以不能上岸，而對岸的鼓浪嶼是租界（英）可以上岸一玩。祇需幾人合雇一只渡舟，化國幣二三毛。這裏的生活程度比上海低，而風景却比上海好；街衢很狹窄，所以全市不用車子，（除脚踏車外都不用）就是脚踏車也少見的。大概地價很廉，這裏的每一住宅都有小花園，就是路旁，小小的花園也多得很，遠比上海的兆豐公園爲佳。

隔去一夜，或者半天，船上貨色卸畢，船就又啓程赴香港。當船經台灣海峽，風浪比較大起來了，又加之以卸去了相當多的貨色，所以船身不免搖搖擺擺。假使你不暈船的，還可以忍耐過去；若反之，就宜睡在床上，不能多食，這樣才稍可好些。不然的話，那末就不堪設想了。

經過二十四小時左右，船進入香港海面了。船到香港後，並不靠岸，小船是沒有碼頭的。誰都知道，香港是「東方的寶珠」吧。那

裏風景很秀麗，而住宅區的建築及銀行區的建築也相當華美。最值得一遊的，要算乘纜車至山頂，其間樹木蓊鬱，空氣新鮮，步行一週，舒暢得很。總之，時間允許的話，可上岸一玩，經濟些約化國幣五元就可以。

待船從香港啓程後，你可以慢慢地整理行裝了，因爲香港至廣州灣僅須二十二小時光景。到達廣州灣，最好集合幾個同路的，一起商量上岸辦法，切不可孤獨行事。譬如渡舟及乘汽車至赤坎等，都得問問清楚。廣州灣是用的毫銀——就是上海先前用的雙毫，大概一元法幣祇值毫銀四毛樣子。一切手續都圓滿了，然後大家才可乘車向赤坎開去，不過，當汽車開的時候，應當向司機說明，你是上那個旅館去的。

在這兒，我來介紹一下廣州灣——赤坎有二爿比較好的旅館，一是大中旅館，一是寶石飯店。牠們都是用國幣計算的，設備周全，招待還好，價錢倒也並不貴，就是普通別的旅館也差不多需要同樣的價錢。而二者之中尤以寶石爲優。

廣州灣二件事最觸目，一是鴉片很公開，一是賭博極繁榮。鴉片的氣味能籠罩全鎮；而賭博的賭具聲也可鬧遍全市。賭博的店家名爲「兩利公司」，賭具有骰子，牌九，銀牌[illegible]。筆者親見許多苦力也不時進進出出，進去的滿臉幸運，出來的却一身灰色，沒精打彩地踏入黝暗的夜色裏。

一到旅館，因爲公路已破壞，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請旅館中代雇轎子及挑夫，說明到玉林（鬱林）去，並且翌晨即須動身的。轎子一頂約國幣五六十元（桂幣一百一，二十元）左右，挑夫的價錢，至玉林每斤行李約國幣三毛左右（桂幣五六毛，）這些項目都需在紙上明文規定，不然，又是極麻煩的事。

講好後，你就可休息休息，準備明天啓程了。

轎上生活有五天。第一天由赤坎動身，廉江爲這天的終點，共一百一十里。於早上七時啓程，則下午六點鐘可到。這天沿途風景頗佳。路亦平坦，這時可完全浴在熱帶風光了。有許多的地方農民種植着甘蔗，遠遠地遙望蔗林，好像準備出征的士兵，一排排，一層層的列着，神氣活現，這也可象徵廣東與廣西的民氣吧。

不過也有二件事，是值得驚心的：一是多蒼蠅，蠅頭擠擠，無論何物都有彼等的同伴駐紮，如果不是飢餓得要命，誰都不敢去向小販顧問的；一是多罌粟花，沿途有大量的田地，好好的却植着這害人的鬼東西。筆者望望前後的轎夫們，却也十之八九都有着癮的，唉！這是多麼地痛心呵！

傍晚到廉江，住宿一夜，旅館比較好的，有廉江旅店與石江旅店二爿，可以自擇一爿好了，膳宿約化一元半左右。

翌晨，又需要啓程了，由廉江出發，至石角

爲終點，共九十里，於早上七時動身，則下午四時半能到達。

這日途中山坵極多，路途崎嶇，高高低低，或左或右，一時在山腰，一時又行入山麓，終日在山坵中迴轉。據說這段路最危險，非但路的難行。而且還有土匪時常出入其間。所以這天需要大家趕早合別的挑貨色的挑夫一起走爲宜。

到達石角，又得住夜了，這兒只有其興大旅館比較的好，招待也很客氣，膳食共也不過一元半左右。

一宿過去，仍須趕路，這天由石角赴良田，路程共七十餘里。晨六時啓程，則下午二時可到。沿途風景也佳，路途比了昨天所行的要好，且平坦些。

在石角動身後，約離一里路光景，有一個盤龍垣，設有玉林區軍警盤龍總督處。那裏需要下轎，到裏面去登記一下，並須檢查。手續完了，他們發給你一張通行證，然後再上轎，向前進行。

良田是一個小鎮，僅有一條不到半里的街。如果日機進襲，這兒是必經之處，所以這時，你需要警惕了。

良田可住良田旅館，一切都與前二日差不多。

隔了一夜，又是老規矩，清早趕路，此日是由良田至陸川，共七十餘里，清晨六時動身，則下午三時必能到達。途中經烏石，該地比良田大，軍警防備，比前幾天均勝一籌。後至大橋街，牠同良田差不多大，市面稍優，路途不很平坦，轎夫們相當吃力。

陸川是縣城，所以市面很熱鬧，爲了預防空襲，這裏是下午三時起才營業的。筆者此次到陸川時，適爲商號及小販等方開始營業，我們在人叢中擁擠了許久，才擁到旅館的門首。

陸川大的旅館很多，有現代旅館，勝利飯店，陸川旅館等。筆者這次是住的現代旅館，大約一夜共用去二元半錢。

最後一天的轎上生活，是由陸川啓程，至玉林爲終點。共九十里。途中經米場，馬坡二鎮，都是很小的，市面並不差。如果早上六時動身，那末下午五時可到玉林了。

玉林是廣西省南路邊防的一個重要城鎮，自從廣州淪陷以至日人加緊封鎖中國沿海後，不但是軍事上及後方的一個重要據點，而且在經濟上也是鞏固西南國際貿易的一個重要咽喉，所以日人很注目於此，不時來轟炸。當筆者踏進玉林城時，首先看見的，就是殘垣破壁，聳峙在荒墟之中，十字街頭，滿目淒涼。

這裏大的旅館極多。但天天都是客滿的，例如玉林飯店，永昇樓，吉星樓，新新旅館，昌記旅館，吉星第二旅館等。房錢也有些上下，不過相差並不十分地遠。

當你進玉林城時，在一個要道口，有當地的民團幾人站着，這就是需要去登記的地

方。他們會命令你下轎的，登記完畢，檢查好，才可以前進。

到玉林後，旅館的問題解決了，接着來的，就是汽車的問題。汽車因為供給少，而旅客的需要多，所以天天每次不夠分配的。這時，有二方面好找：

一是公路局的汽車。如果你行李少，帶起來便當，那末可以早些到車站候車，見有車就跳上去，不過這裏又有一個問題，就是需要你問一問已坐在車子內的旅客，問這輛車子是不是開往柳州的。如果南甯去的，就不能上去；就是到貴縣去的，也不能上去，因為到貴縣去的車，一到該地就停止進行了，要是你再想換車，那末比了「上青天」還難呢！總之乘公路局的車子，希望是很稀微的。

二是商車（商辦專裝貨色的。）牠們的目的地有柳州，有桂林，有貴陽各地。這商車的坐位，可以問旅館內帳房或茶房，他們能找到的，不過還是要看運氣。而車上的司機們，也不很歡喜行李多的人，他們歡迎行李少的旅客，當然，最好沒有行李的。所以行李少，總是佔便宜。

倘使你的目的地不是柳州，或是桂林；或是貴陽，甚至別的地方。當然找直赴各該地的商車為宜。倘使沒有，那末只好找赴柳州的商車了。

費時約二十小時（半途不宿夜，）可以由玉林到達柳州了。柳州是交通相當發達，市面也繁盛的地方，抗戰以後，又是西南的工業中心。所以旅館的問題，容易解決的，而重要的還就是汽車的問題，要是你並不以柳州為目的地的話。

這裏的搭車，比較玉林尤困難。如果要搭公路局的汽車，恐怕希望僅千萬分之一吧。因為當局限制每天搭公路局車子的，為赴桂林者二十人，而赴貴陽者八人而已。而當地軍警赴該兩地者，往往超過此限額，所以一個商人或學生要乘這裏公路局的車子，簡直是妄想。

好了，筆者此次赴桂，目的地是柳州，所以並無怎樣困難。總之由廣州灣轉道到內地的，以入桂為宜，如果赴昆明或四川的，那末請還是由海防轉道比較安穩相宜也。



甘肅省旅行記（下篇）

天涯遊子

六　長城西端的第一個古城—酒泉（古肅州）

古肅州已經不存在了，酒泉起而代之，遠只是近年來的事情。城外的東郊完全爲突厥商人的貿易中心地帶他們都是回教徒。行近酒泉城時，我們先經過了一座酒泉廟，景色很覺可愛。廟場上還賸有一處滿生蘆葦的盆地，泉水依然不斷的從地下噴濺出來。

走進東市，我們看見了一個完全不是中國樣式的市區。客棧門口都站着大羣的旅客，身上穿着條紋布的棉外套寬鬆的褲脚管塞在高統的皮靴裏。他們頭上都包着一條頭巾，當地中國人稱之爲纏頭。他們中有許多人生着棕色的鬍鬚，但是也有些人生着紅色的髮鬚，皮膚很美。他們講的話我們簡直無法可以懂得同中國話絕無相同之處，後來我們才知道那就是突厥語。

街旁的攤頭上陳列着各種棉織物品，都是這班土人以手工織成的，花紋與顏色也和中國貨完全不同，地毯，華麗的鞍囊，大批的纏頭巾，還有成堆的突厥產的無核葡萄乾，杏子，甜瓜乾等。

粉飾得雪白的回教寺院內的圓屋頂和新月形屋頂第一次的出現在我們眼前。一羣年輕的回教學童正從門裏出來，這些孩子們都長得非常漂亮他們卽在寺院裏讀習亞拉伯文和可蘭經。

路邊的鐵舖子都在忙碌的給那些長得極漂亮的駿馬釘馬蹄鐵，而每家客棧內則無不擠滿了旅客，因爲東市是每個旅客及其乘騎等的休息和打尖的地方。他們也在這裏修補車子和換裝車軸，因爲出發到前面沙漠裏去旅行，車輪須比在西北其他各省放寬一尺。

我們第一夜住在一家嘈雜污穢而又擁擠的客寓裏，在一間非常寒冷的卑濕的北房裏度過了冷寂的長夜。第二天我們在一個疏附（喀什噶爾）商人的家裏找到了臨時住所，他在以前是常到漢口和北平去經商的。我們的屋外有一二處菓園，在這廣闊的無雲的西北天空之下，那些林木更使人覺得非常可愛。遠處可以眺望到覆雪的羣山之顛的奇幻景色，有幾處的山顛，竟達一萬五千尺之高。

後來我們又在西城內最好的住宅區那裏，找到了新的住處，屋旁還有一個花園，鄰家也大都有着美麗的庭園，附近有一片新栽的樹林，更增添了許多美景。週圍一帶頗

為靜寂，市囂不到，因為酒泉的西城是沒有城門的。

五六十里之外，就是千古著名的邊境要塞嘉峪關，也即是萬里長城的最西終點。當地有句俗諺說：『嘉峪關是酒泉的西城門。』東城前面已經說過是回教徒區，北城多曠地，蒙右旅客常在那裏裝配駝隊，這種駝隊從哈密販來棉花，從吐魯蕃販來葡萄乾，從鎮西運來駝毛，而黑羊皮則運自庫車。

很幸運的，我們天天能從一個回教徒農民那裏，買到上好的牛奶。酒泉產食品甚富，而且各式都有，羊肉牛肉豬肉都可從市上買到，不過肉的質地幷不甚好，但蔬菜的味道都很鮮美，而雞蛋也極為豐富。酒泉尚不失是荒寒的西北中的一片「樂土」啊！

暴風之夜

一天晚上，我們突然被一種可怖的大風吼聲所驚醒，起來一看，園中及附近的白楊樹都被暴風吹得搖曳欲飛，枝上已經片葉無存，盡為狂風所掃去了。暴風之後，繼以一種非人間所有的號叫聲，使人為之毛髮聳然，似乎暴風的全部威力已經降服了全城，而地上的沙土也一層一層的被疾捲而去，又像彈雨一樣的向房屋和人身射來。我們趕緊重復掩被而臥，暴風片刻不停的在紙窗外咆哮，砂礫只向躺在床上的我們撲來。衆人一夜未眠，天明起來一看，附近房屋被戈壁的濃厚砂層所壓塌和埋掉的實在不少，而我們各人的枕頭上也都留着一個清晰的頭顱痕跡，週圍盡是灰沙，室內的泥地已經成了波浪形，像徵潮退後留着條條沙痕的海岸一樣。要使泥地恢復原狀，只有一個法子，須先將水噴洒在地面上，然後用力踏平或壓平，這確乎是件相當費力的事情。

這次大風整整吹了一天一夜，不曾停過片刻，可是全然沒有落過一滴雨水。暴風過去後，我們的頭髮，眉毛，皮膚和衣服上，都蒙着一層厚砂，同時暴風的威力也使得我們神經緊張，而且感得非常的身疲力倦。在沙漠中旅行的駱隊，常時可以碰到這種暴風，往往發生慘劇，車子，馬匹和人物常被暴風裂成碎片，或被咆哮的砂層永遠埋掉。

酒泉對於自西方而來的戈壁大風暴和自北方蒙古而來的風沙，毫無抵禦的可能，此次暴風只是我們所遭遇的第一次的風暴經歷而已。風暴以後，天氣驟變嚴寒，氣溫降到零度十五度以下，使我們不得不拆開了棉衣又加了一層駱駝毛進去，才能保持了體溫。

酒泉的廢歷新年情景

已是廢歷的歲暮時節，下午街上忽然有人敲鑼大喊：『明天是新年啦；是年初一啦！』這樣一路的喊到各街去了，不知不覺中廢歷新年已經到了。敲鑼大喊的是縣府裏的號丁，算為「報年，」這是酒泉城的習慣

如此。

今夜是所謂大年夜，小小的酒泉城也同其他各地一樣，流行着大年夜裏逼債和躲債的風俗。這裏也盛行父債子還的舊例，兒子一代還不淸時，還要傳給孫子去還，因此債務的糾葛，在大年夜這一晚上是特別的厲害。到處的人家門口可以聽到爭噪和痛罵的聲音，而躲債者們一聽討債人上門，就往屋頂牆隙凡是有洞可鑽的地方去躲或者覺從後門溜之大吉，讓家人用「不在家」的政策去抵抗債主。所以這天晚上你所看到的大半是愁急的和憤怒的面孔，但只要一到明天早上，一切都完全改變了。昨夜還是互相叫罵的人們，今天都在春風滿面的相祝恭禧新年了，

天尚未明，我們就被四面八方的爆竹聲驚醒。廟宇裏的鐘聲響了，銅鑼逢逢的敲打起來了，香煙瀰漫在天空中。一班市民起床以後，男人們就開始出門去四處拜年，但女人則在正月十五以前。是不出門去拜訪親友的。店鋪全都歇業，街上反而顯出了淸冷的情緒。

年初二一早，城內的那條大街就變成爲一個露天的大賭場，那班賭棍和痞徒們，各人沿街擺了一張桌子，桌邊四週用紅頭繩串的錢串圍了，而市民和鄉農便向這些賭桌上湧來，開始狂賭了。這樣整整的三天，大街上到處是密層層的賭台和賭鬼羣，騾馬和車子休想能通得過去，交通也爲之阻礙了。而在那坦平的泥屋頂上，婦女們則蜂集成羣的站在那裏，俯瞰大街上的賭博和嬉戲。她們全都塗粉抹脂，着意打扮，穿着各種青色粉紅色和猩紅色的漂亮衣服，頭上則插滿了五顏六色的假花。但在此種狂歡的後面，却隱藏着無數黑暗和悲慘的事件，據我們所聞見的就有好幾樁。例如，有個女人因爲丈夫賭錢大輸，絕望之下，她便自殺了。有些女人吞雅片，有的則吞脂粉，有的跳井，有的切喉，有一個女人竟吞下了一大把乾豌荳，又吞下了幾大碗水，作爲自殺的方法，因爲她相信這樣就可不給醫生救活轉來，過那活受罪的日子；她們的死，完全是爲了丈夫們在這三天內輸得精光的緣故，而男子們也往往在這三天的賭博內弄得家破財盡，甚至於買妻鬻女，也是常有的事情。

新年過後一星期，就是迎春節。村民塑製了一隻大泥牛，身上飾滿了各種乾的花菓，據說這是象徵豐年的吉兆。農工商和市民還要舉行「出會」，他們排成了輝煌熱烈的行列，繞行全城，凡是經過這泥牛的人，都來燒香，據說以前縣太爺還親自坐了轎來拈香哩。

春節晚上，房東家裏忽然大鬧起來。我們的房東本是個大地主，當剛在家裏請客吃酒，亂到晚上才散。他大小姐回閨房去時，發覺自己的一件珍貴皮衣給偷去了。查究的結果，大家知道是房東的大兒子偷的，他素

三六—三五三

來出名是個不長進的浪子，既有煙癮，又喜賭博，漸漸淪爲城內竊賊夥裏的一個健將，而這件珍貴的皮衣也果然是他偸去的。

於是房東家裏的大小門戶立刻關了起來，那個地主召集了家人和年老親屬，開起家庭法庭來了。地主本人是個老頑固，身體高而瘦削，胸前長鬚已經灰白，鼻子上架着一副大眼鏡，兩手的指甲至少有五六寸長，口裏老是啣着根長煙管，年紀已在七十開外了。他平常是個十足癡聾的阿家翁，但今天晚上却已氣得要發昏的樣子，因爲長子做賊，實在太損傷了他的尊嚴和門風了。

他咆哮的說道：『這畜生塌盡了我家的臺，我今天非嚴重處置不可。照我們這樣鄉紳人家的祖宗家法，逆子應該處死。但我不願意送官，因爲這樣一來，我家門風就立刻掃地盡了，你們年輕的出來幾個幫助我，今天晚上我就給這畜生掘一個坟，活埋了他。』

沒有一個敢說話，也沒有人敢出來救這個浪子的性命，就是他自己的年輕的媳婦兒也只敢低低啜泣，垂首無言。最後還是我們跑去硬求了下來，這個浪子已經兩手反縛，面無人色，連夜給他們的親戚送到鄉下去罰做種田的苦工；聽說後來倒變成了一個勤儉吃苦的農民了。

七　金塔之遊

酒泉城外的東北方就是金塔，這是酒泉與蒙古之間的唯一的城市；離酒泉不足百里，好遊的我們，決定到那裏去旅行一次。慣走金塔的那班車夫，都是出名的大滑頭，凡是到西北來旅行過的人無有不知。他們具有一種騙人的天才，而且能言巧舌，極會說話。

隔夜車夫就將我們的行囊放置在車上，但是我們看見車底下却縛着一大捆商品。『客人哪，請看我們的這二匹騾子，酒泉城裏再也找不出更好的了。』他們拍着騾背向我們買弄着說。可是翌晨動身的時候，昨晚那二匹健騾已經不見了，另外換上了三匹沒有餵飽的而且只賸皮包骨頭的羸騾，鞍具小得只遮住了騾背上生瘡節的地方，但鞍旁却仍貼着二條紅紙，一邊寫「日行千里，」另一邊則寫「夜行八百。」這眞是一個無比的玩笑，酒泉的騾夫們確乎都是有幽默天才的傢伙。當我們提出詰問時，他們回說昨晚的那二匹健騾突然生了重病，決計拖不動車，何況現在二匹換上了三匹，那不是更好的事情嗎。我們急於想去旅行，也就無可不可的上路了。

出發後不久，趕車的那個騾夫突然向我們說：『大路最近已給水淹沒了，不能通行，但這兒的路徑我全熟悉，客人儘可放心。我們可以繞路走，雖然稍爲遠些，但是沒有泥沼，客人可以省去不少的麻煩和不便哩。』我們事先也聽說到金塔去的道路很壞，所以就輕易的墜入了他們早已準備下的奸

計中了。

整天在枯寂的寸草不生的荒野上前進，倒也沒有事情發生。日落時，前面地平綫上出現了幾棵樹，我們已經走近了一片有水利灌溉的地區，車子在一所孤立於沙地中的農舍前停了下來。這是一個客棧，但裏面一共只有二間房，一間房裏已經擠滿了十二個人，另一間也已擠滿了女人和小孩子。於是我們只好在騾車的蓬帳中過夜，只吃到一些茶水和乾糧，而那茶水的味道還是微鹹的，所以我們越吃越渴。夜中狂風怒號，何曾入眠，天明時正將朦朧睡去，那個奸詐的騾夫又來催醒我們說：『客人若要在今天晚上趕到金塔，此時即須立時動身，現在離金塔雖已只有十里路光景，但此地的一里路是很長的。』他嘻嘻的奸笑了起來。

所以太陽尚未起來時，我們已重又在荒寂的路上前進了。沒有碰到一個人，只在道旁發現了一個小孩的屍體，大概是旅人丟在那裏的。不過一路上到處可以看見形如人像的石堆，這就是蒙古人建造的祭台。

騾車的輪子只沉重而緩慢地向前行進，我們都沉在深深的靜默之中，大家都不講話，因為怕加強口渴的程度，昨晚的鹹水眞是害苦了我們。走到中午才碰到一個旅客，他很懇切的問我們到那裏去？我們答說：「到金塔去！」他從車坐上跳起來叫着說：『到金塔去！那末你們怎麼背着金塔的路走！』

此時，我們那位「智多星」的騾夫就跑上來說道：『因為避免路上的泥坑，所以我們走這條路。』一面又對那個過客做了個鬼臉，那個人也就改變聲調說：『不錯，打這裏走可以不走那些泥坑。』說着忙忙的驅車去了。這使我們不得不向這個騙子詰問，他又巧辯着說：『你們來僱車的人說是你們到金塔地方去四處遊玩的，這兒前面就是金塔的地界，一二小時後我們就可進界了。但是金塔城嗎？那還遠哩！』

夜暮垂下來時，我們還在卑濕的荒地上前進，天際隱約現出黯淡的農舍。此時這個無信義的刁徒又向我們說：『前面我有一個親戚住在那裏，他是非常好的，家裏房子也很好，空房更多，芻草更為豐富，我們為什麼不到他那裏去過夜呢？那片客棧眞好得多了。不亞於你們自己的家哩，』他的兩眼悠悠地似在探望着四圍的景色，又似在探望着什麼東西那樣。

我們無法，只得順隨他。突然騾車在一塊濕地上陷住了，那個棍徒就請我們下車步行，說前面就是他親戚的家裏了。我們便在齷齪得無可再齷齪的一個茅舍裏過了一夜。終於我們發現了這家人家是早已在等候着我們的騾車的到來，那個刁騾夫是以我們的旅行為掩蔽，已經私運了一批違禁品如雅片等到這裏來了。

翌晨，騾子又換了老牛，因為前面有許多

大河，渡河還有比老牛更好的代步嗎？何況那老牛又熟悉河邊那處是最安全的渡頭呢？於是我們只得驅了老牛前行。下午黃昏前，在大雪風暴中我們終於到達金塔城了。

金塔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地方，而是山西省太原府人民在二百年前到此開闢出來的商業地區，城市雖小，但從那水利頗好的土地地位上看來，顯出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所在。而城市因以得名的那座金塔，更足以表示出佛教在甘肅的歷史之深遠。據說塔頂在古時是完全以純金造成的，後來給人剝走了，另外滲以黃金，但後來連黃銅也給人偷光了，結果遂變成了現在這樣的白粉與泥土的混合物。

城內還有個觀音廟，許多婦人都在那裏燒香拜佛，年輕的新娘們則在觀音面前求子，母親們也在替孩子們寄名或還願，此外則除單調的市場和民家以及西北風味的荒漠原野外，幷無什麼值得多留戀的地方。

我們多少帶着些敗興而返的情緒回到酒泉。

八　黑藏民族

幾天後，我們又聽說酒泉城外南山的隘口那裏有藏民舉行廟會，這是一年一度的盛會，當然我們又要趕去觀看一番了。

在山石崚嶒的道路上，我們碰到了一隊藏民，他們已經走了三天來趕廟會。年輕的女人們帶着孩子坐在駱駝上，孩子則坐在前面，女人在後面扶着，其他的人都騎着小驢。有一個年輕女人在鞍上抱着一只白羊，預備去獻給活佛做貢品的。那些老婦人們已在蹇驢上顯出疲倦的神態，但仍忍受着隨衆前行。

抵廟場上，藏民到的已經很多，他們無論男女看見活佛就磕頭，弄得額角上滿是塵污也不顧。喇嘛們吃「奶茶」時很有趣，他們每人有只光滑的木碗，用舌頭將奶茶舐吃精光後，仍將木碗放在胸膛裏去。此外，這次的廟會幷無什麼特色。

這次到的藏民都是「黑藏」羣。女人們都披着一條漂亮的肩巾，頭上戴頂有摺痕的高氈帽，圍着一條狐尾。此外也無其他特異的地方。不過我們終算多看見了一種人種了。

九　我們站在嘉峪關

最後，我們開始作遊歷那數千年來號稱邊塞雄壘的；而且是萬里長城西方之起點的嘉峪關的壯行。從酒泉至嘉峪關雖然只有五六十里路程，但要經過一片不毛的和石塊崚嶒的荒野，還有險惡的山坡，所以走得相當吃力。一路上的景色，足以使人發生一種幽怨悲涼的情緒。惟有那祁連山顯出了壯麗的景色，山脚下鋪着白雪，大地格外顯得清曠無垠了。此外我們還經過了許多景色美麗的清溪，別具一種冷冽高潔的風味。

漸漸地，前面現出了一座高大的門樓，似

三六—三五六

乎有好幾層，兩邊各有一道土牆翼護。一道直向南伸展至新疆省邊的羣山脚下，另外的一道土牆外邊却是一片富有泉水灌溉的大青草地；據說嘉峪關卽以此得名。這個邊塞的地位，確乎是佔着極好的地理形勢，南北二邊是三道赤裸而崚峻的山峯，而那雄關就矗立在二峯間最狹的重要據點上面。城牆下面有一條河，上有木橋可通關前的小山徑，卽從此處奇峭地向南城斜上去，南城卽是客棧的集中地區。我們經過了二座高大的拱形城門才走進城內，不過城內已經淪爲一片荒廢的小市鎮了，而居民也異常的稀少。

嘉峪關四邊壯麗的城關外牆上，築有鑿着鎗孔的堡壘和砦城。古時的衙門和軍營猶有遺趾可尋，使人感得這座荒敗的城市仍不失是中國邊塞上的一個雄關！

北門的城門最爲壯偉，此處城外目力所及，只是一片沙漠，冷風永遠在沙地上面呼嘯着。去城約百碼外有塊石碑，上面刻有『天下第一雄關』的字跡。四圍景色荒凉悲惻，使人不能以言語形容，但同時也使人產生了一種偉大高遠的胸襟，勇氣勃勃的意志。城牆上頗多傷懷的詩句，而老子乘青牛而去的也卽是這嘉峪關。

站在偉大而蒼老的嘉峪關城牆上向內眺望，則萬里長城像條灰色的巨蟒蜿蜒的只向無邊的渺遠中伸展過去，而當向關外遠矚時，則青黃的天地無邊無垠，千里萬里盡在它們的懷抱之中，山色沙漠和風雲時時變幻出無數的奇異色彩，瞻望中原，顧念家國，我們雖是一介商人，到此也不由人不覺變心之忡忡了。

（完）

雙十牌



五十八號牙刷

近世紀最新發明的牙刷。刷頭低斜。係擦大牙最深裏處。刷毛高低。能擦牙面牙縫內外整潔。乃最適合口腔生理而樣子摩登的牙刷。

總行上海廣東路三八五號　工廠上海法租界徐家匯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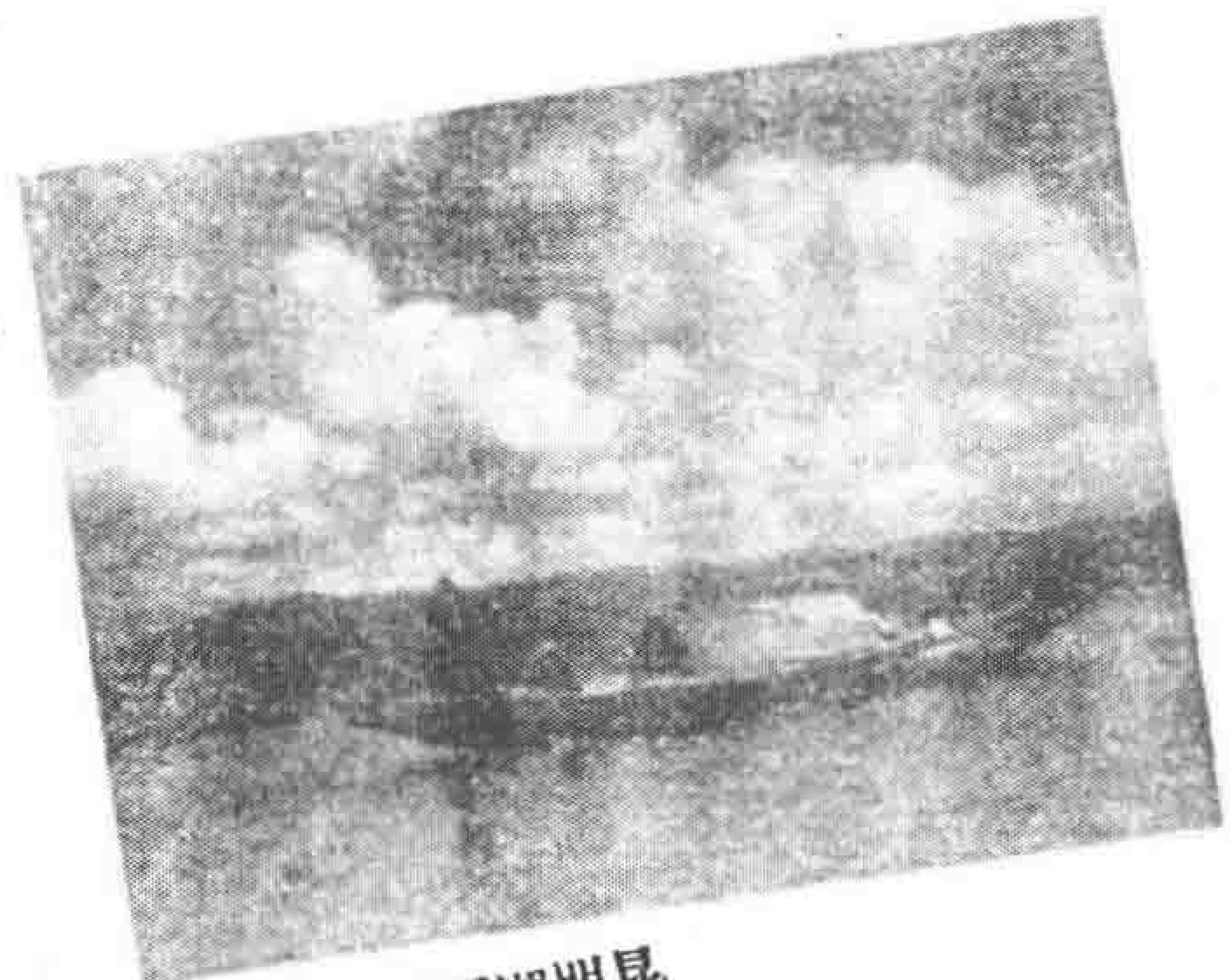
雙十牌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出品

西山記游

帥雨蒼

（一）昆明湖上望西山

西山為昆明唯一勝區，予嘗謂抵昆而不游西山，可謂枉來西南；同時登西山而不謁龍門石壁者，更為宛受跋涉之勞也。蓋西山景色，仰望俯瞰，宛置身太湖之濱，六橋三竺之間，苟不登峯造極，蓬萊仙境，不足以盡其幽耳。西山形勢，綿亘數十里，環滇池以西，為碧鷄，高嶢，華亭，羅漢諸山之總稱，亦名太華，以其俊嶺巍嵓，峭峯嵯峨，而形似西嶽也。


昆明湖望西山

山距西城約二十餘里，陸行汽車可逕抵山腰，水行則帆桔經近華浦，出艸海而抵山麓。予來昆明，倏逾將年，慕山之勝良久，卒以俗務羈身而未果，僅於晨晚憩息之暇，登大觀樓遙望西山斜陽，林梢掩藹，雪泥鴻爪，曾分別寫於昆明漫記篇，刊本誌本年八月號中，茲篇所述，乃漫記之餘音耳。

二十八年十月十六日，中央振濟委員會何委員杰甫，高軍長鵬雲，暨西山雲棲寺住持定安和尚，鑒於退滇戰區難童之流離失所，發起組織雲棲慈幼院。是日於雲棲寺舉行籌備會議，由定安和尚泛舟以迎，予等乃亟參加之，以償宿愿。

篆塘河畔，晨光旖旎，林箐蒼翠，老槐樹下繫舟二艘，此為予等之交通工具。九時四十分啓椗，款乃聲中，輕舟綠漪，烟波萬頃，溪山如畫，對新晴，令人胸懷為之一爽。經大觀樓，愚養園孤立水中，時值此間雨期方休，昆明湖水位暴漲，草滿池塘水滿坡，樓外樓半為水湮，儼然一湖心亭也。

昆明湖册籍所記，周圍凡五百里，位滇省北部，五五八〇尺海拔之高原上，跨昆明，呈貢，晉甯，昆陽，安甯五縣。以周楚莊蹻據以立國，滇池之名，乃昭於史册，漢武伐昆。鑿昆明池於長安以習水戰，故又名之曰昆明湖，今則昆湖也，滇南澤也，草海也，水海也，青艸湖也，昆明西湖也，皆茲湖之稱。

日已向午，舟泊山麓，白髮斑斑體魄魁偉之定安和尚嚮導登岸，同游有詢和尚寶刹在山之何處者？和尚則舉腕遙指，但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耳。

（二）雲棲慈幼院

雲棲慈幼院為平民之教養機關，其教程在義務教育與職業教育並施，其宗旨在救濟戰區退出難童與地方孤寒兒童。籌備以

來，未及匝月，而以發起人高軍長，何委員，太虛法師定安和尙之熱忱組織，確定全年經費爲國幣四萬八千元。經費來源，定安和尙捐贈其寺旁竹木收益每年四千元，理事會負責每年籌募二萬元，尙餘二萬四千元則請由中央振濟委員會核撥。現時開辦費已


三清閣遠眺——倚闌人在畫圖中

由發起人暨雲南民政廳李廳長建設廳張廳長等慷慨樂助集款一萬三千餘元，定安和尙並捐撥其管轄廟產普賢寺爲院址，高何太虛定安四公出錢出力其服務精神，洵足令人景仰。

本日一席會談，以經費院址既已措定，理事會監事會亦經成立，當由理事會推定昆明巨紳董君雨蒼爲院長，定安和尙爲副院長，比卽着手修葺院屋。高軍長，華僑蘇慧純先生，中央振委會專員周百朋先生，尤爲努力，對於院中運動場也，宿舍也，教室也，實習儀器也，無不親爲設計佈置。茲月內卽可收容難童，造福難胞，非淺尠也。爰將該院組織及業務要點錄後：

（一）收養難童及孤寒兒童，完全免費，供給衣食住宿，幷分別授以相當知識技能，養成公民，俾能自謀生計。

（二）收容兒童名額，暫爲二百名，難童及孤寒兒童各半，男女兼收，必要時得擴充之，其年齡以七歲至十三歲爲限。

（三）設理事二十三人至二十九人，組織理事會，主持進行事宜。監事七人至九人組織監事會，監察院務及稽核款項收支，由發起人公推擔任，均義務職，理監會之組設，另訂規則。

（四）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由理事會遴聘。

（五）職教員視事務繁簡，由院長分別聘委。

（三）華亭太華寺記勝

舍舟登陸，魚貫行楊家村頭，道旁多梓楸翠柏，竹籬茅舍，環合於林箐之間，繼折曲徑而登山，修竹蔽天，流水淙淙，予等乃以雲棲禪寺爲目標，拾級而上。却顧來徑，翠黛青縹，湖山蒼蒼，帆影點點，俄而峯迴路轉，遙聞一杵鐘聲，紅牆半角，隱現樹隙，蓋雲棲禪寺已陳眼前也。寺位太華高嶢兩山之間，其山門有楊升庵書聯云：

「一水抱城西，烟靄有無，拄杖僧歸蒼茫外。

羣峯朝閣下，雨晴濃淡，倚闌人在畫圖中。」

洵寺之寫實也。

華亭寺莊嚴宏麗，爲昆明祠宇之冠。規模偉大不亞於西子湖畔靈隱淨慈，寺內樓閣參差，殿宇高聳，曰天王殿，大雄寶殿，藏經樓，觀音殿，雨華臺，祖堂方丈，鐘鼓樓，放生池，海會墖等，勝境凡多，可見梗概。考寺爲元僧鉉峯所建，後燬於兵，康熙二十六年重修，其名華亭，以取華表鶴歸之意。迨民國九年，虛雲禪師來寺易其名曰靖國雲棲寺也。


龍門石壁

予等於寶剎鐘聲餘音洪洪中入寺，繞放生池拾級而上，比至客室小憩，僧侶已陳茶菓相待，丸壺天水渴中得飲，洵瓊漿也。室有王一亭爲定安和尚書聯云「無欲是羅漢；認辱成神仙。」君願爲羅漢神仙乎？斯寶筏也。小憩片刻，乃作殿宇巡禮，佛像莊嚴，而尤以大殿上五百羅漢栩栩如生，檢視腕錶，時針二句，乃亟出寺，作太華之謁。

出華亭山門左折沿公路前進，約里許，更右折越深林中，經修竹蔽天之斜坡而至太華寺。綠竹通幽徑，頗有金牛湖上韜光風味。寺在太華山腰，亦名佛嚴，爲元時無照玄鑑禪師所建，山門莊嚴，大殿宏敞，其餘天王殿也，藏經樓也，大悲閣也，縹緲樓也，鬟鏡軒也，海月堂也，曲闌縈紆，萬紫千紅。鬟鏡軒懸有題額云，「一碧萬頃，」蓋昔有一碧萬頃樓，傳係移吳三桂王府木石所建，旋燬於火，今之題額，聊以代念耳。予等徘徊縹緲樓前，同游魯小姐提議登樓，衆皆稱然，欲窮千里目，自當更上一層樓，於是魚貫而上，憑欄遙矚，點點遠帆隱現於銀波閃爍之間，濯濯童山，起伏於一泓流水之旁，略事眺望，即回殿前，適有老道扶筇而來，叩其可買麵類果腹否？渠答除飲茗外，無他售，乃忍饑努力登峯造極而謁三清閣上龍門石壁焉。

（四）謁龍門石壁

太華寺至三清閣，原爲橢形直徑，康莊坦道，計程僅二公里，予等因擬取捷徑，才於三叉路處右折登山，怪石嶙峭，滇海風來，松林濤聲，似巨川急流。及登山巔，四顧無人，同游賀君亮庶，乃作口哨以引牧童，但山鳴谷應，只聞己語聲而已。更瞻遠山氣象，臺聳立於上，予知彼乃太華之峯，蓋予於舟中曾詢船家也。此台海拔約七二一二尺，爲池西諸山之最高處。予等既爲迷途羔羊，鵠立良久，方於荒草石罅中見一牧童，乃亟就之，囑其導行，給資舊滇幣二元，由錯雜鳥道而下。未幾又履坦道，而三清閣張仙殿在望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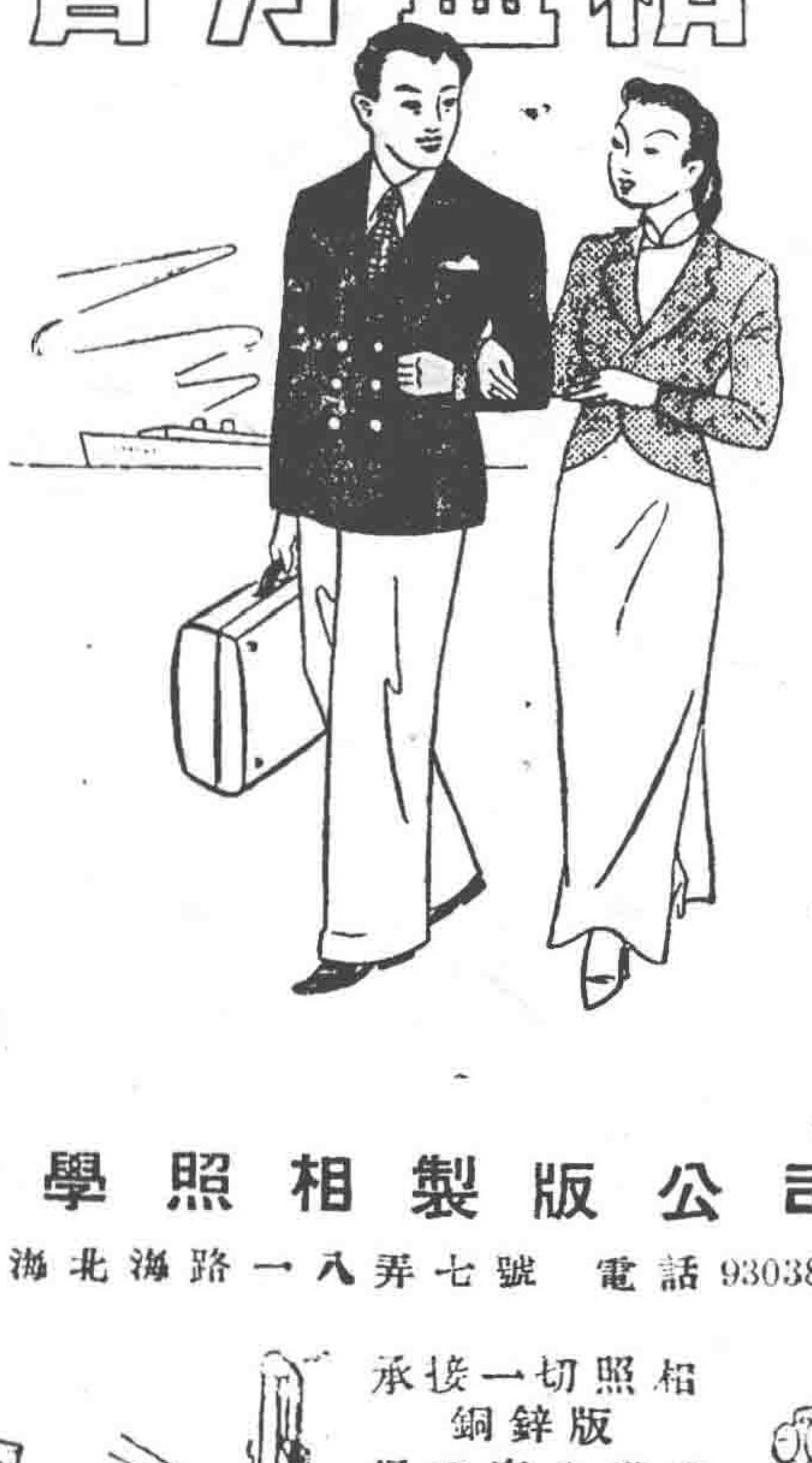
三清閣位羅漢山，予等沿千步崖躡蹬而上，有「古鬱羅台」四字題額，內有聯云：

「置身須向最高處，
舉首還多在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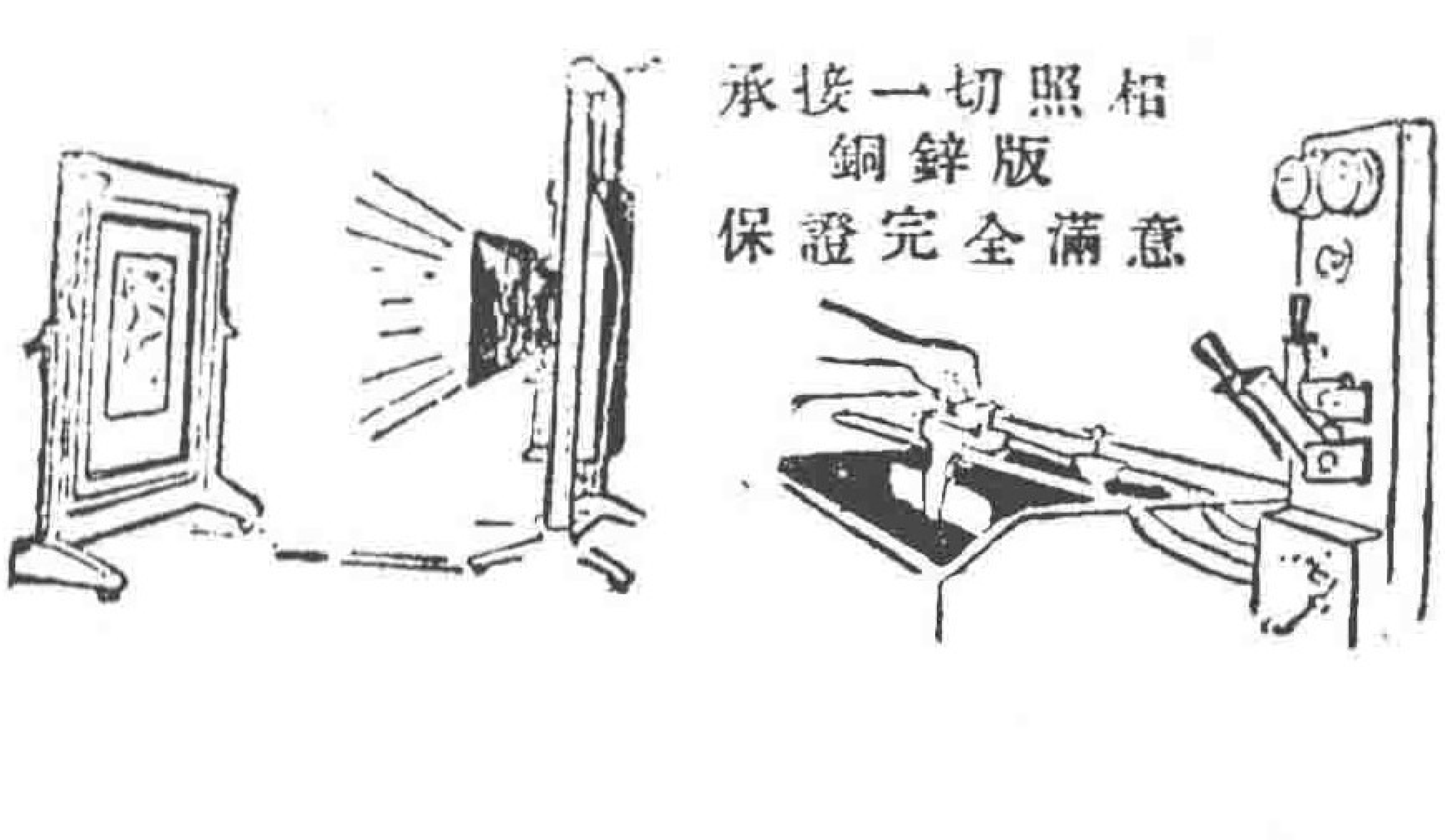
青年立身，宜三復斯言。更拾級而上，石壁陰森，宛置身杭州西泠印社。查是閣爲元梁王避暑之所，面臨滇池，倚闌遠望，城郭鄉村，田畦阡阡，歷歷在望。閣奉山神，有老道廝守，乃囑炒飯慰勞空腸肚，餓好吃麥米飯，賀君竟連吃三碗。飯罷，過孝牛泉而至別有洞天，上有小亭曰「覽海處。」再進則削壁萬仞，鐫普陀勝境四字於上。不數武又至慈雲洞，有聯云：「仰笑宛離天尺五；憑臨恰在水中央。」此石壁景色素描也。再上則抵龍門，俯瞰令人膽裂，蓋深壑萬丈，一失足成千古恨矣。

日巳西沉，仍返華亭，定安和尙巳備素餐款待，菜甜飯香，飽嘗田園風味，美無以比。北斗星橫，方回楊家村附原舟以歸。

久大出品 旅行必備
海王牙膏
精鹽牙膏



科學照相製版公司
上海北海路一八弄七號 電話93038



三六一—三六二

萬源旅行記

趙宗祥

凡人常處都市之中久則必厭其塵囂，故余乃有棄繁華，而入羣山萬壑之萬源縣動機也。

六月十一日，由渝搭輪東下，午後五時許，船甫抵江干。該市正發緊報，羣衆紛向四郊逃避，有如潮水一般，所乘之船未停泊，遂又下駛某地躲避。翌日改僱木舟再行到達。余來萬縣算是初次，在此亦準備作二三日之勾留。久已聞名之西山公園，得以觀光，飽覽無遺。

復於十四日，僱滑杆長征，道經陳家場時，前面山上毛頭埡地方發生匪警被阻。次日經臨江寺，雙和場，三匯口，而達南壩場。此地舊爲四川產煙之區，其川土之得名，該處亦應首屈一指。市面之熱鬧，亦較其他所經各場爲冠然同胞黑化，亦足驚人，尤以街頭巷尾鳩形鵠面之滑杆轎夫，實令人望而嗟嘆。

十八日，由南壩順河（此河名前河）西下，（此處應請讀者注意，吾國江河之水本東流，何以竟稱順河西下？查前，後，中三河均發源於大巴山脈，概西南流，前河經樊口店，南壩，而宣漢，中河經固軍壩，官渡，而普光寺，後河經萬源城，清花溪，羅文壩，而普光寺，上中河合流，直達宣漢，又與前河匯流，是謂州河，經達縣，到渠縣之三匯鎮，與巴河合流，而成渠河，過渠縣廣安注入嘉陵江，轉而東流。細攷吾國地理，西流之河亦不算例外，但水源之長，絕少有如許千餘里之遠也。）於午後到達宣漢，（卽以前東鄉縣）住宿。

十九日，棄滑杆改乘木舟，百華里之水路途程，約費十小時的工夫而達綏定（卽達縣。）會友後，又因滑杆之難僱，得以藉此飽覽吾川二三等城市之一切風光，眞令人興奮不少。

二十日始僱好滑杆，轉經羅口，胡家場夜宿毛壩。以上所經之地均屬川中膏腴之地，亦與其他各地相同，并無足述之處。

次晨二十華里之途程，卽入萬源縣之大水區。羣山起伏，綿亘之處，似難究其終點。且以後尋山溝，依河而進，常多涉水前行，路程之困難，實有令人望而却步之感。再二十里，卽羅文壩，此處有三等郵局，及萬源縣第三區區署，商務亦發達。本日爲舊歷端陽節，四鄉來人之衆，市場之擁擠，頗算熱鬧，尤以午後江中龍舟競渡，紅男綠女互相爭擲球鴨，毫不遜於揚子江中之佳色也。

二十四日，繼續前行，經王家壩，抵長壩時天色已晚，本日因沿途爲了吃飯（羅文壩以上，一直到陝邊各地，均無煮就之飯，給與客人便食；如有欲要吃飯者，須要四處尋覓羊芋和米類等自動的煮食。）的問題，以致延誤了行程，就此住宿。

翌日，行四十里，至清花溪，又因天氣驟變，大雨傾盆，河水陡漲，前行被阻，不獲已，又在此投宿。

三六—三六四

二十六日晨起，天雖晴，而河水仍未退落，候至中午，始強行六十里，而達萬源（漢爲宕渠蜀漢爲宣漢宋改東關，北宋又改東鄉，以上均爲各治屬境，明始割東鄉之太平里爲太平縣，清初陞爲太平廳，道光時復改太平縣，民三又改萬源，是爲今之名稱也。）該縣位於川陝交界之大巴山麓，縣城四面皆山，中成盆地，約數百畝，城依底邊，坐北南向。城門僅東南北三道，街巷亦因之成爲丁字形。舖面約三百餘家，其中間有隙地，住戶六七百家，居家者多，貿易者少。

行政方面：萬源縣境，縱橫約四百餘里，因交通不便，以致影響政治落後。如去年八九月間，沙縣長任內，有多鄉聯保自由獨立，縣府竭力鎮壓，始得枚平。現設四區署，三十七聯保。四鄉荒田空屋，多處皆是。此種景象，望當局者早爲設法救濟。

教育方面：亦甚落後，尤以小學教師甚爲缺乏，刻正辦有師資訓練班約百人，其程度多屬高小畢業，預備將來作小學教師之用。現在全縣僅高小五六校，初小三十餘所，且開學期間，上課時間，以及四鄉初小課程與教本，多與規定不合。

建設方面：亦無其他建設之可言，現僅交通部新建之重慶玉漢中之公路，經過該縣，刻正努力建築之中。沿途舊路多已拕去，而新路未成，眞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之嘆。以上邊區政治文化種種雖然落後，然而蘊藏與出產之豐富，確甚值得一般國人之注意，例如鐵礦，白耳，藥材，山貨，桐油，茶葉等種類甚多，茲經個人分別實地考查所得，應作簡單之報告如下。

鐵礦：萬源全縣皆產，惟東路之石塘壩，固軍壩，南路之清花溪，長壩等處較多，其製鐵之程序，係將鐵礦（土人稱爲紅山）取回用炭（稱炭者乃山中之大樹，用火煆煉成炭，土人稱爲黑山。）間亦有用煤者，將礦煆煉之後，礦質變後，又入大爐，（土人稱爲八卦爐，但爐又有彎吹與對吹之分，彎吹卽「舊」式，係將風箱置於爐之左右側，對吹卽「改良」式，係將風箱置於爐之後面。）一礦一炭，疊集多層，然後始用炬火而焚，礦卽化爲鐵水，流入爐底石盆中，則成三四尺許一長方形之生鐵版。此項鐵版，該縣年產二千餘萬斤，是爲出產大宗之一。據一般科學家和企業家之意見，製礦若用改良方法製造，則斯業之前途，將來必更爲樂觀。

白耳：該縣西南路均產，惟西路與陝境連界之關壩，竹峪關，係羅壩，黃鐘堡等處尤多。其產耳之方法，爲每年舊歷清明（若不依時砍伐之樹，所生之耳多屬黑耳。）節前後，就地將茶碗大之靑杠樹，砍伐成節，排列於山上之半陰半陽之樹林中，俟六七月天氣，每値雨後，樹節受地氣薰陶，隔夜卽繁殖其銀白動人佳物。取回後，卽用人工剪擇法，去其壞類，然後勻以粉漿，（閒係二三年前，外省商人發明，但亦有奸商用多數之粉，勻於耳上，使其份量增加，謂之漿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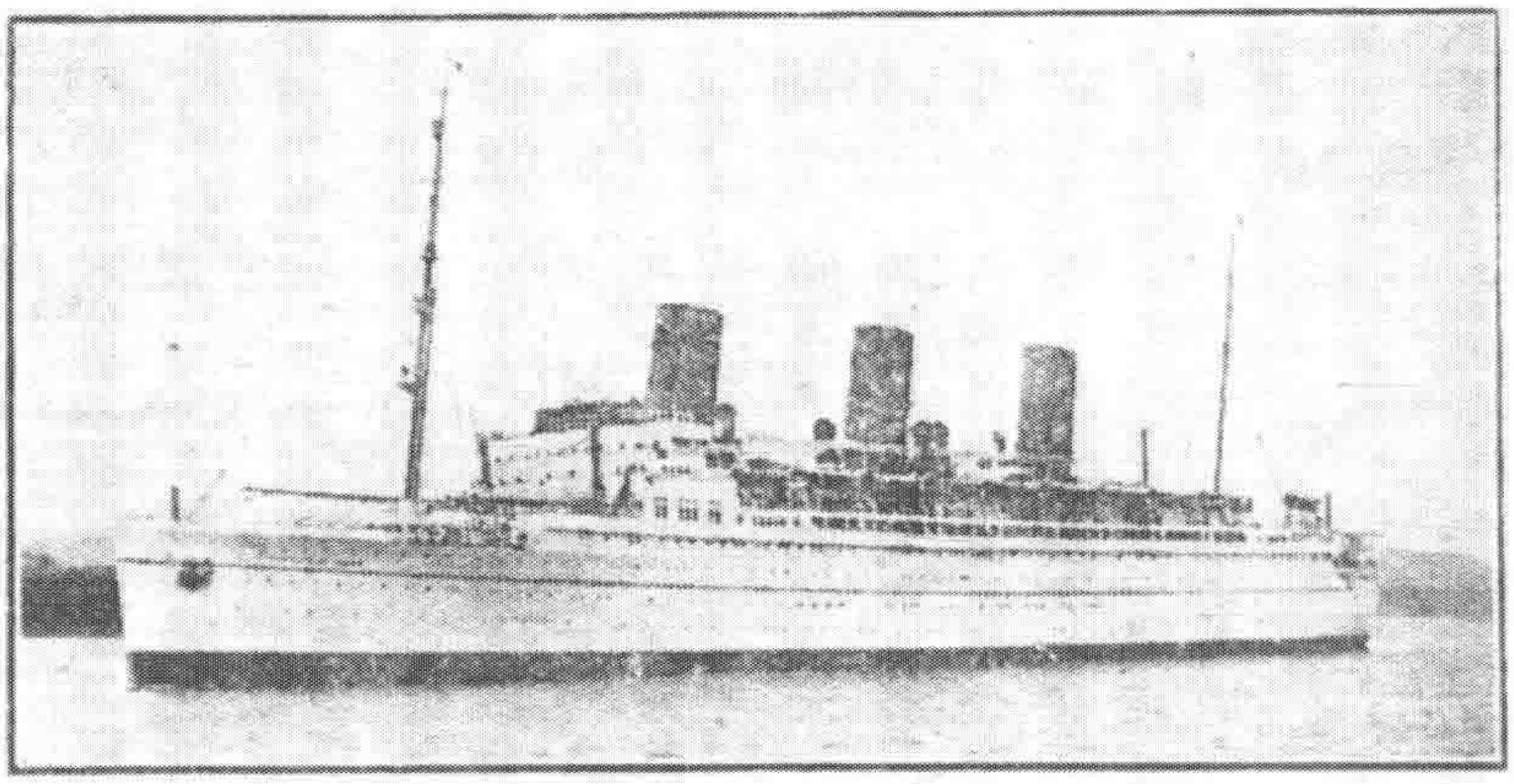
偽貨是也）以竹篾貫列成串，用煤火烘乾，製耳手續卽告完成。是項白耳年約出產五六十石，亦爲該縣大宗之一。

煤礦：該縣蘊藏皆富，開採亦便，所產者多爲煤麵，（係取回後，用水潮濕和泥土捻成長方條，然後晒乾，卽可供燃料之用，其火力甚強，燃燒時間可達十小時之久。）間亦有煤塊出產，但總不如麵之多也。

藥材：如柴胡，厚樸，黃蓮，天蔴，黨生，等類甚多，不及細述，惟金耳環，鹿銜草，是該縣特產，亦爲其他各處所無者。

桐油，茶葉，黑耳，牛羊皮，猪鬃，等亦爲該縣出產之大宗，年產之數，亦不在小。

萬源乃四川邊區之縣分，出產之豐富，固不待言。不過因交通，不便，影響各貨之銷售，間及於生產，這是絕對不可諱言的。其次政治，教育，的落後，亦爲亦般人士所公認，尚望當局者早爲留意也。



本公司駛名之白色皇后號輪船為航行界之巨擘噸位最大行駛迅速而無暈浪痛苦由上海至香港四十二小時可到至雲哥華西雅圖祇需十二天船中設備擬比皇宮大廈有跳舞場浴室花園影戲院休息所游泳池健身房閱報室並有無綫電搭客通訊應用便利至若餐膳烹調適口招待週到尤其餘事有口皆碑無待贅述本公司兼售歐美來回票價格特別從廉並有自辦鐵路及高尚旅舍遍滿坎拿大全國是故久為旅行家所稱道如蒙預定艙位或垂詢一切無任歡迎

昌興輪船公司啓

上海 北京路一號

電話 一九四九〇號

三六一—三六五

金帶水（鼓浪嶼風景之七）

鄭子瑜

南宋自從臨安失守之後，元兵節節進迫，羣臣多遁海而南，遁逃到福建廣東兩省來因此關於南宋幼主帝昺的史蹟，在這兩省頗多遺留着像鼓浪嶼後的「金帶水」便是其中之一。廈門志這樣記載：

「鼓浪嶼……有雞鳴石海中有警輒鳴後有金帶水（昺幼主投金帶處）多浮石……」——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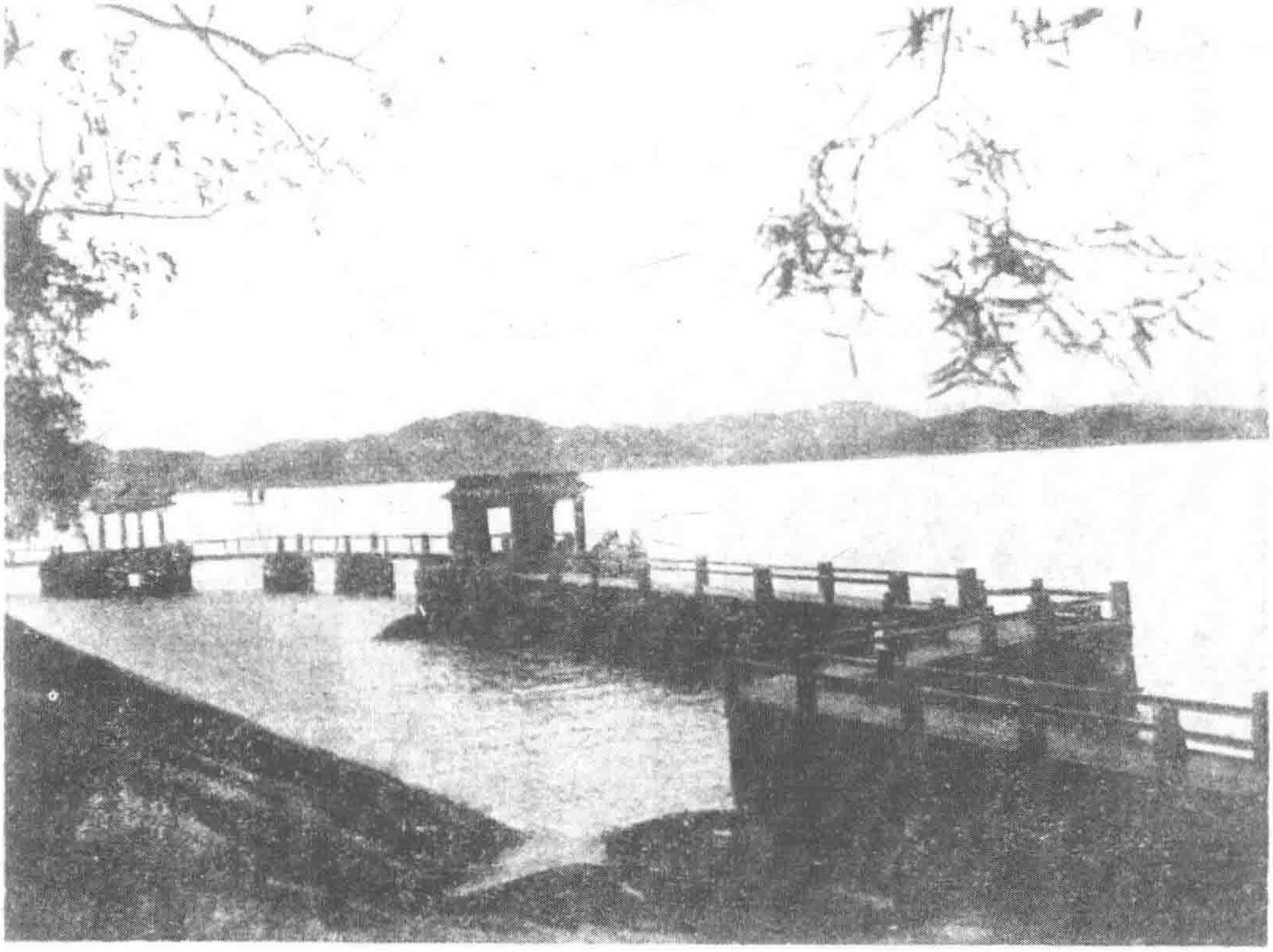
按金帶水當係在今鼓浪嶼五個牌廣泰垵與嵩嶼間的一帶海面。蓋斯地恰在雞鳴石——即今之雞母石——的背後，而且環繞鼓島四周的潮流，也以此段的海面為最湍急，宋幼主的金帶或即投擲於此乎？據故老相傳：幼主乘舟經此適值風浪大作，舟行難進，羣臣束手無策，幼主乃立卽脫下身上所束金帶，投之海中，因是風平浪靜，才得安穩渡江，聿登彼岸。此卽「金帶水」名稱之所由來。帝昺登陸之地也許便是嵩嶼。因考嵩嶼名稱之來源，則謂宋幼主帝昺南逃時曾於此地登岸，是日適值幼主誕辰，羣臣臨時構行殿，同呼稱嵩，因以此地稱為嵩嶼云。

在一本舊的鼓浪嶼慈勤女中校刊，看到了莊馥冲君的鼓浪嶼

菽莊之止水



三六—三六七



菽莊四十四橋

的史蹟，有以上的一段話。平素以喜歡看古跡著稱於朋輩的我，便拿着書按照作者所臆測的地點，一口氣走到那裏去。

廣泰埈在中國婢女救拔團婢女收容院的左邊，雞母石山的背面。那兒有一塊大石山，高十數丈，石骨嶙峋，比覆釜高大數倍。山後亘地是一片平土，松竹叢生，蔚然可觀，惜因樹上懸着死貓死獸之類甚多，臭味游離，所以不敢走上去。山的左麓，荒塚纍纍；我自路旁看下，間有棺木露出地面者，亦有骨肉枕藉者，我有點驚駭，本來也不敢下去，因爲要欣賞勝跡的興頭太高了，而且到這海濱的沙灘去，附近又只有這一條路可走，便揑着鼻子的跳下來。

沙灘邊有幾家人家，是用杉木釘鐵板居住的，老夫老婦，在門外分工合作，修理破船，大有鄉村的風味——這是我到鼓浪嶼以來第一次領略到的——此地有的是高樓大廈，茶樓舞廳，像這情景實在不容易看到。

我在沙灘上走了一趟，找不到金帶水的痕跡，很想趸回，但又自忖道：若如此不是太辜負此行嗎？於是心復轉熱，重事探訪，乃揑褲脫履，涉水走過了這山的前麓——果然在離山數尋遠近的水面有一道金黃色的水，橫連至對面嵩嶼，這一條奇特的水帶寬只四五尺光景。兩旁的水，全是青茫茫的，只一道金光明顯地橫劃其間。我起初以爲這是太陽的光線照映着這大石山所反射的日影；爲



了要明白我所看到的是否即是「金帶水，」一個人在沙灘間婆娑着，等候太陽的西下。

時候已近黃昏，黑幕籠罩了下來，一道金光依舊橫劃在水面，形如天上的長虹，盡管波濤洶湧，也不變動牠的位置。就使你用盡科學的原理，也無法推究這一道金光的來源，這眞是「金帶水」無疑的了。

至於幼主登陸的地點，據蘇曼殊所說，乃是在嵩嶼後面的南太武大山。此說當較爲可靠，因聞住家在海澄的朋友說現在那裏尚有幼主行殿的遺跡云。

記威尼斯

馮朱棣

離非洲波賽 Port Said 出蘇彜士運河北口入地中海，氣候漸寒。西北行，舟泊意大利東南隅之布林的西 Brindisi，俾乘客往羅馬者由此登岸，以乘火車焉。余上陸小遊，爲踏入歐洲之第一步。市況不繁，大街尙清潔整齊，小巷則凌亂汚穢。路遇婦孺，多駐足睨視，因此埠鮮覩華人也。歐美人士，一入吾國鄉村，鄉人恆集羣環睹，情形正復相似。由布林的西西北航，入亞得利亞海以達威尼斯。

威尼斯英名 Venice 意名 Venezia 爲元初客卿馬可波羅 Marco Polo 之故鄉。五世紀前此埠寂然無聞，西歷四五二年，匈奴王 Attila 佔據之。其後更迭屬意土奧法等國。一八六六年始由拿破崙第三締法奧意盟約，劃入意大利。位意國東北亞得利亞海中，現爲威尼斯省之首邑，並爲軍港商港，人口二十七萬。

國人每以威尼斯比蘇州，每余未出國門時，以爲威尼斯一沿海城市，特河渠縱橫耳。迨身歷其境，始知其爲離海岸四公里之海島，與蘇州之爲內陸城市，祗附郭多河汊者，情形迴然不同，所比實不相侔也。全島因港渠網布，劃成一百十八小島，橋梁四百五十二座連貫之。島內最大河道名大河 Canal Grande 長三公里餘，闊四十至七十公尺不等。河流成S形大灣，劃全市成東北區及西區兩大部。跨大河有大橋三座，即利阿爾托橋 Ponte di Rialto 車站橋 Ponte della Stazione 及學院橋

威尼斯學院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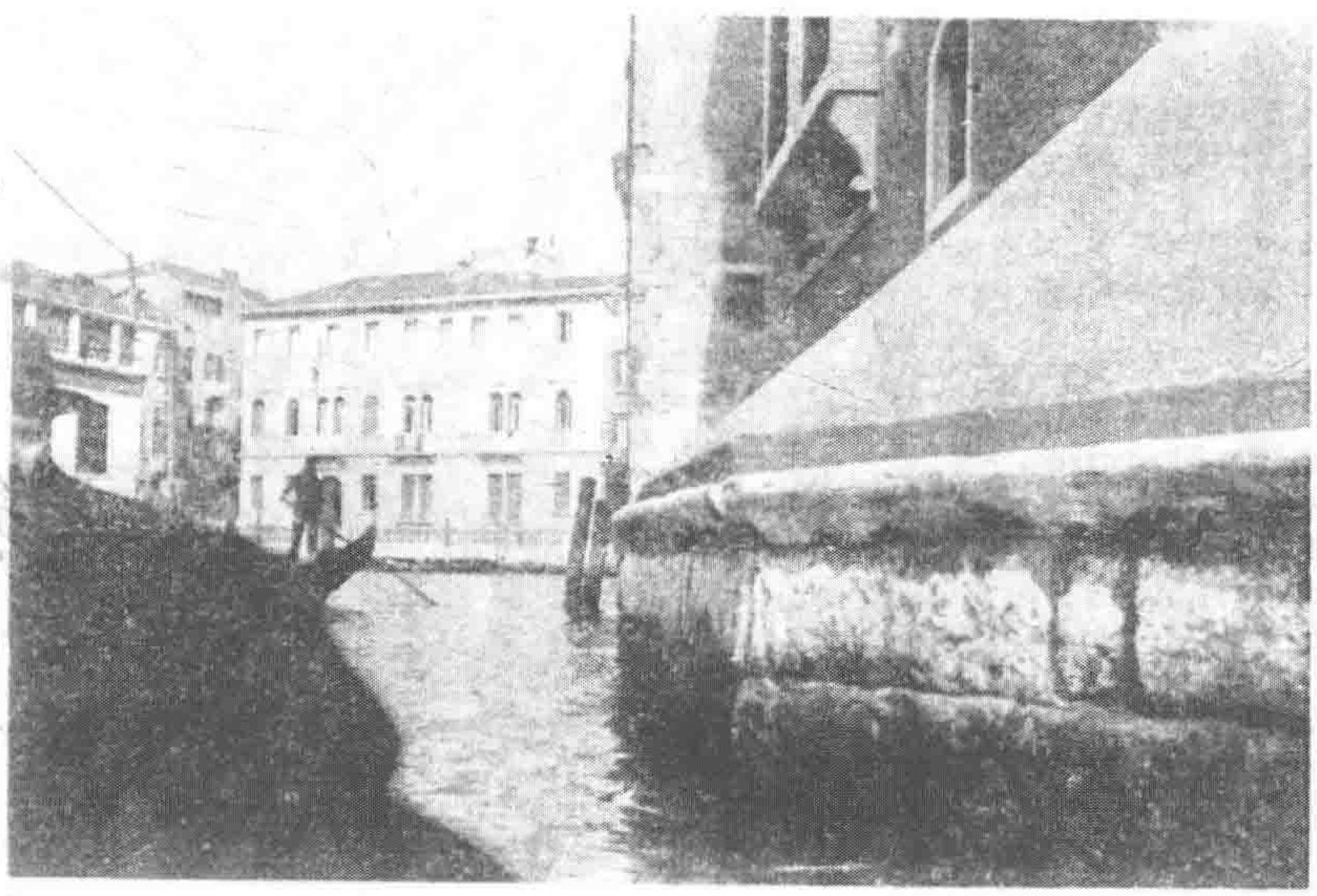
Ponte dell'Academia 也。全島本與大陸隔離，一八四六年始造鐵路橋，長三千六百餘公尺，有橋孔二百二十二個，貫通大陸。一九三四年再於鐵路橋旁增築汽車道，由大陸

三六一—二七一

通島之西區羅馬廣場 Piazzale Roma，但全市祇通舟楫，不通車馬。

余所乘之 Conte Verde 輪，泊西區之 Zattera 輪埠。下船後，檢查護照及行李。（意國稅關所定違禁品爲下列各項：吸紙烟之打火器，無護照之槍械，刀柄不能曲摺之小刀以及長過四公分以上之刺刀。）查訖後，出輪船公司之後門，卽爲小港。囑脚夫代雇小舟，左行入 Rio di S. Trovaso 港。闊僅數公尺，兩岸高牆壁立，牆下路無隙地，卽爲水面。每屋有小門臨水道，卽街屋之後戶也。舟行其間，似其他城市之車行狹巷中，威尼斯全市水道，大都如此。經小橋多座，折入大河中，如入其他城市之寬大馬路焉。下榻聖馬可廣場，Piazza di San Marco 之附近旅館中。餐食多通心粉，意大利之普遍食品也。意國南部產米，故多食米飯，但菜單上之 Risatto（牛油煮飯）生硬殊難下咽。

全市交通，多藉舟楫，其爲其他城市所無，而爲威尼斯所特有者，爲「剛渡拉」Gondola，係狹長形黑色小舟，首尾均爲尖形高聳，艙面舟子立船尾，操長槳，以渡乘客。聞十五世紀以前，此船多以金銀寶石爲飾，十五世紀中除官用船外，均須覆以黑布，今則完全爲黑色矣。此船編定號碼，規定停泊地點，幷有一定價目，但仍不免需索，雇定前須切實講明價値，倘以鐘點計算，則先示以時計，藉免受欺。停泊埠頭，除聖馬可廣場外在大河中共有十五處，可隨處雇用。每埠均有首領一人，承攬雇客。土著稱剛渡拉之舟子爲 Poppe，均熟悉沿岸掌故，可爲遊客之嚮導。外客不悉意大利語者，可向旅館代雇。此舟入港渠交叉處，舟子恆引吭長呼 Scia 意卽小心也。然後再呼 'Stai'，'Premi'或'di lunga'，意卽向右向左或直行也。此種聲調，爲威尼斯之特殊市聲。月夜盪舟，尤感風趣。每舟容六人，舟價每小時約十二至十八里那 Lira (Lira = 100 Contesimi)。大河中對岸直渡，日間每人20C，夜間50C。剛渡拉之在威尼斯，猶東亞各埠之有人力車，他如汽油艇，如其他各埠之汽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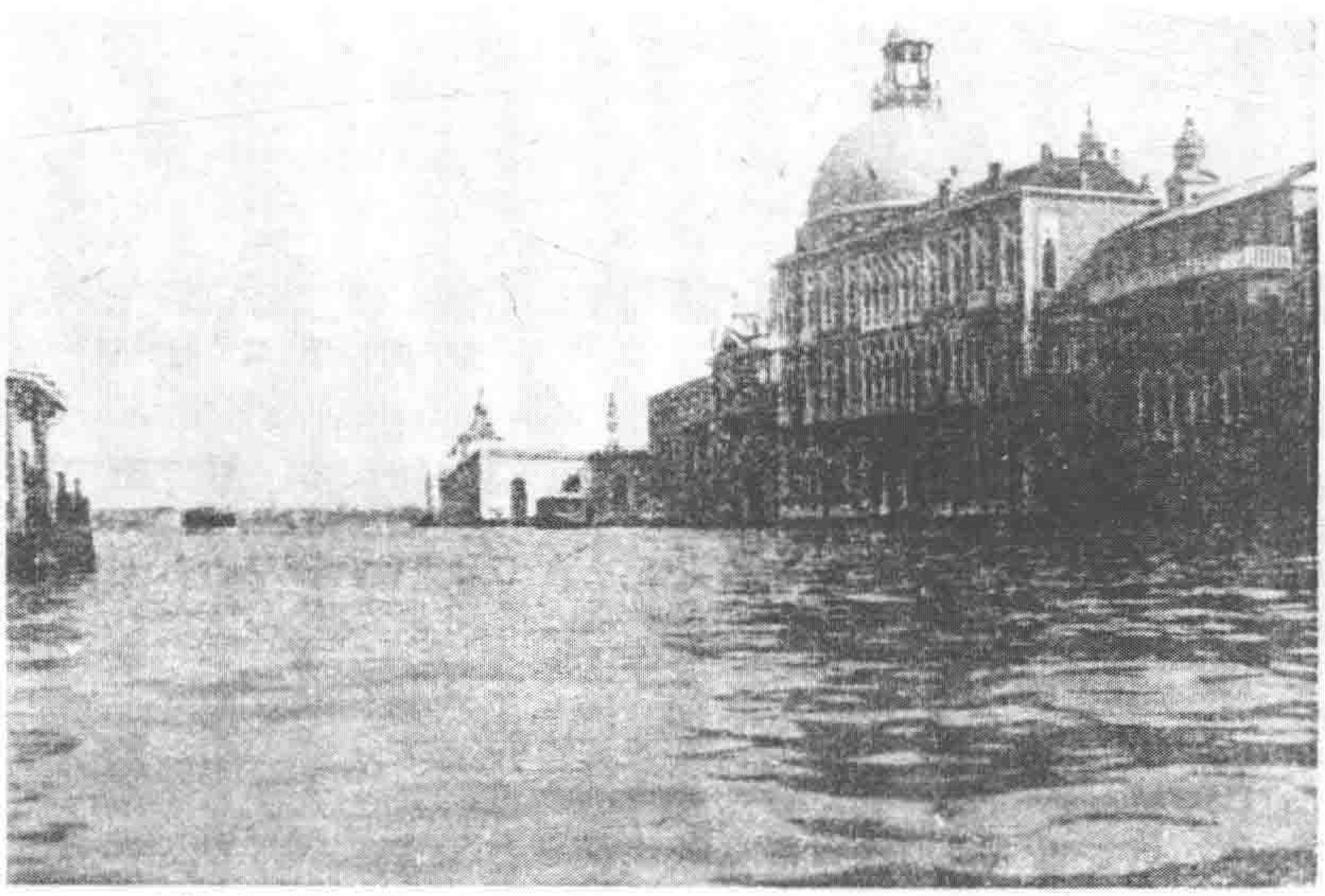


威尼斯之小港

輪舟則似其他各埠之電車焉。汽油艇及輪舟每日定時來往火車站竟及聖馬可廣場，以及本市至附近各島間。

欲覽威尼斯市容者，不可不乘剛渡拉以泛大河，自聖馬可廣場前下船，向西行，經學院木橋，折向北行，由 Balbi 官邸前西向，達利阿爾托大橋。橋建於一五八八年，環洞長二十餘公尺，高七公尺餘，用白石建築，橋上多市肆。過橋繞一大灣，以達車站橋。由此北向入海口，全程約歷一小時。大河之兩岸，多中古時代建築之官邸，Palazzo Grimari, Palazzo Pesaro 其最著者也。

全市遊覽中心，為聖馬可廣場，簡稱廣場，*la Piazza* 長一百七八十公尺，廣約七八十公尺。終日遊人紛集，作樂時更形擁擠。春秋兩季每日下午五時半至七時，夏季每日夜間九時至十一時，有市府樂隊，在此作樂。皓月當空，閒步廣場附近，於舟影波光中，聆幽揚樂聲，輒令人神往。威尼斯月下歌聲，歐洲一絕景也。廣場上有鴿羣，絕不畏人，且與人爭路，飛翔空際，天日為蔽，由市府飼養，每日九時至二時，為喂鴿時間，威尼斯之一奇觀也。鴿羣由來已久，西歷一二〇四年第四次



威尼斯大河

十字軍之役，威尼斯商人協助東征，軍用鴿為 Ducale Dandolo 傳書有功，於是代由公家飼養，以酬其勞。日後滋生日繁，以成今日之鴿羣，為本市點綴。廣場之南北兩面，為十五世紀建築之巨廈，意名 Procuratie，昔為官署，今成市肆及咖啡室。西端之巨廈名 Fabbrica Nuova，係一九一〇年拿破崙所勅建。東南隅有四方形鐘塔，聳立天際，高一百公尺，一九〇二年所重建。登高瞭望，遊資1.5L，用電梯3L，全市及附近島嶼，歷歷在望。北眺阿爾卑斯山，西望歐加南山 Eugane，均影約可見。聖馬可教堂當廣場東隅，圓頂若墳，竇門如拱，內多金色小石砌成之宗教遺跡。余於新舊耶教，了無興趣，遊覽一周，不求詳考。教堂前有衣冠不周之士，著見生客過門，輒嬲使入內，詳加講解，索取小費。教堂之右為獅子



威尼斯聖馬可廣場

廣場，彩色石獅兩座，並立當道。教堂之左，面臨海濱之大廈名杜卡來宮 Palazzo Ducale。杜卡來者，爲爲古時代意大利北部小共和國首領之稱謂。如威尼斯，熱內華 Genova，均爲當時之小共和國，至一七九七年，始由拿破崙廢止之。此屋向爲禁地。今供人遊覽。屋分三層，中下兩層多石柱，上層砌紅白石相間之方紋。建築特殊，內多史跡及畫壁。意大利名畫家丁托來陀 Tintoretto 所繪之天堂，卽藏於此。畫爲丁氏七十二歲時(1590)之作品，爲畢生最後之一幅，長二十五公尺，高八公尺，爲世界最大之油畫。

本市產玻璃，並將其抽絲，製成器皿及飾品。抽絲工場卽在玻璃肆中，遊客可任意參觀。

威尼斯西近大陸，南北東三面多島嶼，最著者爲里獨島Lido。海水富鹽質，歐洲著名海水浴場也。

既遊威尼斯，亟須赴德。通車每日日夜兩次，日間開行者爲米蘭 Milano，柏林通車，白晝經前意奧交界之伯倫尼隘口 Brenner Pase，可飽覽阿爾卑斯山風景。自威尼斯出發，須在維羅那 Verona 掉車。於上午四時夜色濛籠中，屣剛渡拉自旅館至車站。微明開車，八時抵維羅那下車，九時換乘米蘭北行車。上夜據旅館主人言，車中饍食不便，由旅館代備冷餐，較爲便捷，以四十八里那，購冷餐一紙袋。車中啓視，僅火腿麵包數片，乳酪少許，雞蛋橘子數枚而已。價

三六—三七四



威尼斯聖馬可教堂前

值之昂，歐洲其他各國所罕見，揆之威尼斯實際市價，亦不相稱。實則歐洲長途通車，均附掛「中歐餐車」以烹飪著名，價值亦不過昂，旅館主人未見其誠實也。自維羅那北上，已入阿爾卑斯山山麓，坡度漸高，山勢漸偪，車行深峽中，兩旁杉樹成林，高峯插天，山巔積雪，日光返射，映成紅藍各色。山路交叉處，多豎立耶穌釘十字架像，下設橫木，供人跪拜，阿爾卑斯山中之特有景物也。西人每詆吾國崇拜偶像，斥為迷信，實則此種血流被體，令人可怖之十字架頭塑像，是否亦即偶像，不自反顧，是誠五十步笑百步也。經伯倫尼隘口，入奧境，經音斯勃洛克 Insbruck 大格羅克納山 Grose Glockner 之支峯，挾其餘勢，旁礴天際，蔚藍天色中，雪峯環繞，紅黑色屋頂，滿佈白色山麓間，如入畫中。至可夫斯坦 Kufstein 入德境（德奧未合併前之界線）下午達明興 Muenchen，（國人依英文 Munich 譯為慕尼黑。）

馮朱棣記於明興之 Hotel Gruenwald 逆旅中。

欲知西南活躍情狀者請購閱
西南攬勝
道林紙本 每冊國幣四元
銅版紙本 每冊國幣七元

三六—三七五

波斯今昔

By the Baroness Ravensdale　呂迺瑛譯

我的父親 Lord Curzon 曾往波斯，爲倫敦太晤士報的通訊員。距其時五十年之今日，我纔能前往遊歷該古國，以償夙願。

波斯在伊朗的新名下與吾父當日所經之地，其間差異是多麼的大！他所著的書中記載的風俗奇聞，今日已迅速地消滅於時代的巨浪中。

我們的旅程始於 Pahlevi，這是裏海的伊朗港口，我們乘兩輛美國的汽車，馳過蒸氣勃鬱的熱帶叢林而抵 Resht 止宿於一家新開的現代旅館中。

摩托車替代了隊商

這裏我可引我父親所著波斯與波斯問題一書中的話，看看一八八九年時旅行的情形是怎樣。

『旅人可在 Resht 獲得波斯旅行的經驗，我將詳述其苦樂。他須於此決定採用那唯一的兩種旅行方法中之一：乘 chapar，就是說由政府的驛車，或則乘自己的牲口，與隊商偕行。前者迅捷，不過疲勞，而且有時感到辛苦；後者是非常討厭，因爲天天都要乘用同一的牲口。』

相反地，我們翌晨所乘的是華美的出租的 Dodge 汽車，駛過 Mazanderan 省，那美麗的熱帶海濱，這省是波斯王 Riza Shah Pahlevi 的故鄉。

幾星期後，在往Bandar Shah 的途中，經過他誕生地的山谷，由該港口經 Firuzkuh 而至首都的鐵路與其相接。凡在這地區茶棉種植地工作的人，均由波斯王給予適當的工資。我懷疑莫釋，到底充塞那些高聳雲霄的宏大的新旅館的是誰。

這東方的地區帶有法國南部的情調，花園連至海濱，石級的兩旁飾以跳立的獅子與銀色的裸女像，她們手中都握着球形電燈。這些 Monte Carlo 式生活之享受，單祗房租一項，每天就費上五塊錢。

直達伊朗之心的大路

宏大的 Chalus 路，彎曲轉折而上，經琥珀色的 Elburz 山，我們即循此路而行，最後經過山頂而至廣大無垠的平原。

在我父親來遊的時候，並沒有這樣的路，他是由 Kazvin 去的，它位於往 Kermanshah 和 Khanagin 的幹路上。如果我們懷疑波斯今王爲什麼會築這些大路，其主要原因就是大戰時期輸入了賤價的汽車。



伊朗首都之中心簑巴廣場

這大伊朗國的版圖，比法，德，意三國連合起來還要大得多，自從Abbas 王的時候卽入睡眠狀態。Safavid 王朝最偉大的統治者（執政時期由一五八六年——一六二八年）恢復了伊朗的光榮，他保證隊商路綫的安全，沿着數百哩長塵埃瀰漫的路上，毀敗的橋樑和華美的隊商居所還可以證明那聰明的統治者所給予行商旅客的鼓勵。

安全的道路

現在，伊朗在今王統治之下，又經另一改革，無盡的道路是安全的；強盜們不會妨害旅人了。在較舊的路上，驢馬遺下許多釘子，旅人經此一天總有幾次給刺傷。

這一切對於今日的伊朗人有着很大的意義。從前他們得滯留於生長的鄉鎮，難得出外；而現在公共汽車却載他們駛過無盡的程途，而到各大城市去，他們可以看見在進展中的他們的國家，閱讀報章，往學校念書，成爲世界的公民。

幸而他們的忍耐是無窮的；因爲公共汽車常常損壞，所有乘客須睡於路旁過夜，而駕車者和許多助手則臥於車底修理。

首府德蘭(Tehran)

我們旣達 Elburz 山巔，眼前伸展着廣漠的灰褐色的平原，德蘭如同許多伊朗城市一樣，從似若空虛的空間突然出現於地平

綫上。

這首府飛速發展成爲現代的首都，許多舊建築俱已拆除。不多新建築的正面倣效 Persepolis 那裏的 Achaemenia 皇宮，圓柱頂飾以牡牛或雄獅之首。

瓜利士坦宮(Gulistan Palace)，隸屬 Kajar 王朝（一七九四——一九二五年）保存得很好，其中有爭執最多的孔雀王座（Peacock Throhe）。

人們以爲這孔雀王座乃在一七三九——四〇年間由 Nadir 王從德里（Delhi）擄歸者，但我的父親却確斷爲 Aga Mohammed Shah 所發見，是時支離破碎，後來他下令製成現代式型的王座，存德蘭的宮內。

現代的德蘭已沒有多少古波斯的遺跡存在，新闢的街道充塞着汽車、貨車、公共汽車及各式的車子，一串串的駱駝祗可在城郊。這裏有好幾家現代的旅館，我們止宿於 Firdausi 旅店，非常舒適。

在新建的國會中有一架機器，它能把與會和不與會的議員名字敲出，凡不與會者均科以罰款。

愛好古波斯的人也有其去處，一些商人仍存有可愛的壺瓷釉，和織畫，而城中好古家的 Luristan 古銅器與 Rayy 瓷器，其美直足使人垂涎。

德蘭城外有些完美的古宮，現用作醫院或軍事學校。如果它們會說話，那些藍綠的瓦和玻璃的鑲嵌，一定能夠詳述天方夜談中的繁華綺麗光榮的故事。

德蘭賽馬場有新式的看台和御用的臨時屋，我希望波斯王來參觀盛會，但最後他竟取消此行，一般外交使節徒然盛服而來，失望而去。大多數與賽的馬都是軍隊所有的，而騎師們也多是軍人。

面網之消失

波斯王的女兒穿了時式的服裝來參觀賽馬。伊朗婦女面網之禁止，增加了人羣的色彩，婦女們長黑的障蔽的面網使得人羣似乎暗昧陰沉，現已讓步於彩色繽紛的歐洲衣帽。

我初抵德蘭時，適值軍隊在 Demavend 附近演習，沒有車子可應旅行之需，大部爲軍隊徵用，其餘則在保管中。

波斯王不像別的東方人不大注意保存其美麗的紀念物。他感到其國內古建築與寺院之可貴，經已開始調查，作相當的犧牲，使用大量金錢，以保存這些精細的遺物。

距德蘭鋪砌的街道數里，你即忘記城中急進着的現代化；當你到達 Rayy，都牲口拉曳的貨車所揚起的煙塵，簡直使你看不清，這古都爲 Harun-a-Rashid 的誕生地，其破敗的舊蹟中藏着不少文明。

亙古如斯

Demavend 尖峯聳峙於左，這巨大的山之對於波斯人猶富士山之對日本人一般。

雖然附近波斯王水泥廠的煙囪證示該國工業之急速進展，但沒有什麼足以改變落日的光輝，它把永遠戴雪的山峯轉成赤紅，以金色之地毯蔽蓋塵埃瀰漫的平原。平原上走過一串串的駱駝，駝鈴的玎玲聲送出音信，帶着這偉大國度的古史。

從 Rayy 的古堡下眺那一片金色的光輝，我知道無匹的伊朗景色已深入我心。

從德蘭至伊斯富亨（Isfahan）的三百多哩正是這樣的無邊大平原界以嵯峨的羣山，在太陽的光耀下山色變成褐色，橙黃，朱紅。

遊人未到 Qum 之前，伸展於其眼前的爲一陰森的鹹湖，像癱瘓的手一樣。Qum 是 Shia 教聖城之一，聖堂內有第八世 Imam 的姊妹 Fatima 的屍身。Imam 則葬於伊朗之第一聖城 Meshed，她死於紀元八百一十六年。遊人現在可進到這些 Qum 城中的神聖區域，在新開的博物院裏觀覽藝術的寶藏，兩個輝煌的囘教寺長尖塔和一個金黃的圓頂聳立放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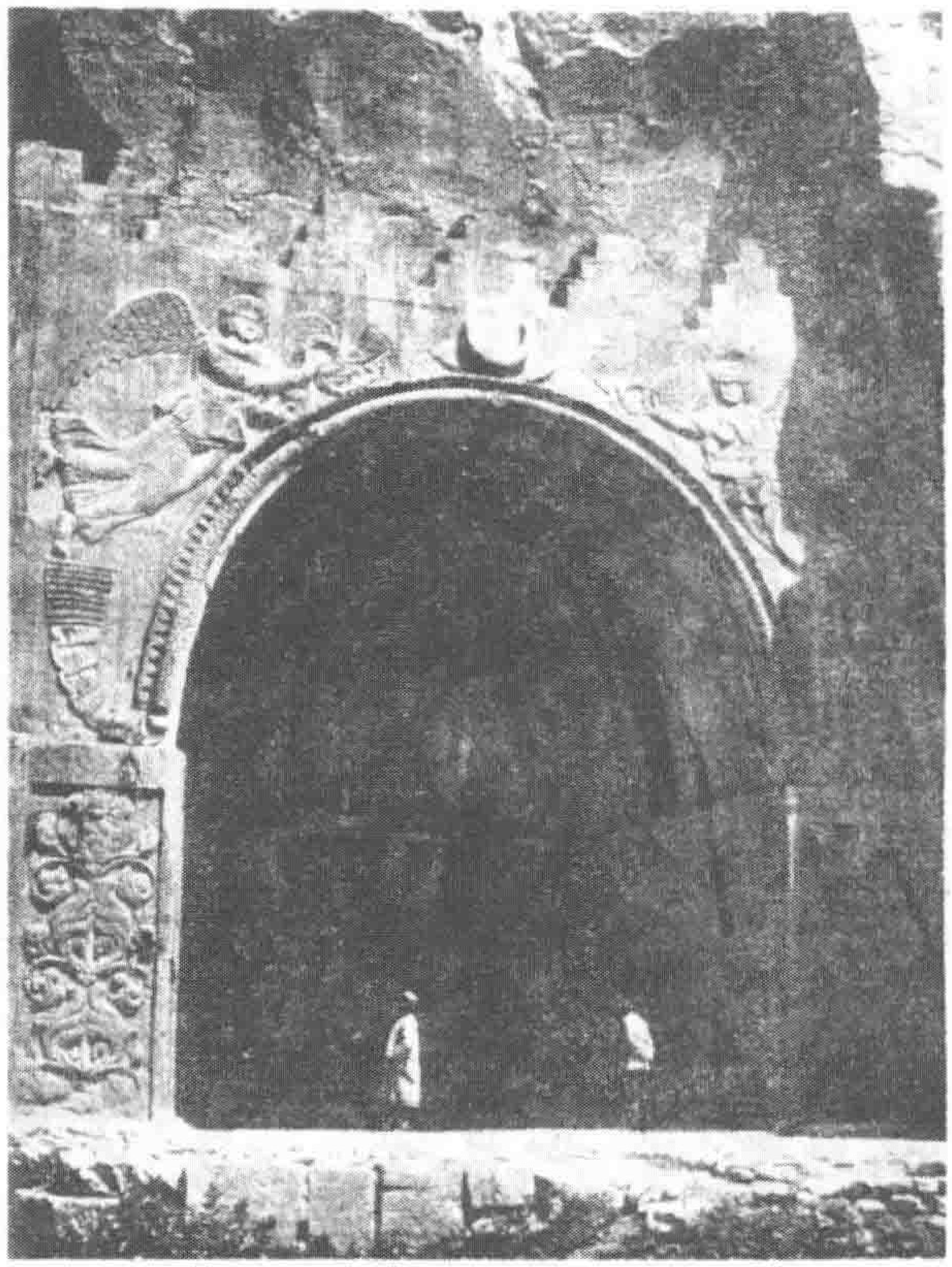
精美的糖果點綴着許多商場的露天陳列處。就是蒼蠅也不能



伊朗東北山間的公路

三六—三八〇

阻止我購買一片蜜糖漿餅干。當我們在路旁進午點的時候，伊朗的鄉人們很殷勤的招待我們，他們拿出波斯地毯鋪在地上，讓我們休息，同時給我們鷄蛋甜瓜，絕不希望什麼報酬。我們在冷落的沙漠中長途跋涉，來到這小綠洲，流水潺潺，稚子窺門，感到非常安靜可愛。


人工開掘之石洞，洞內有古代君王之石像。

將抵伊斯富享，其景色使人不易忘懷。Zinda 河沿着寬廣的谷地慢流，潛過颯颯作響的叢林，其後突然現於眼前的是那極美的藍色圓頂，形狀奇異，顏色精美，再沒有別的東方城市能有更美麗的信物以招引遊客至門的了。

伊斯富享城中最惹人注目的有三個所在，一爲 Masjid-i-Shah 十七世紀初 Abbas 一世所建，共用磚一千八百萬塊，那圓頂和長尖塔的瓦藍得異常可愛。Masjid-i-Shaik Luft Allah的圓頂上有彎曲的樹枝和花，這樣的圖案是少有的。最末了就是那莊嚴的Masjid-i-Jumeh 其圓頂與拱門的磚工，錯雜而精緻，女人們繡花可在此找得無數的新花樣。

Persepolis 的糖廠

我離開那綠樹流泉的大城後，次達 Persepolis。從 Achaem nia 帝國的首府外望，是一片廣漠的褐色平原，不遠有一所大糖廠，高舉其宏大的時式的頂，又是變遷之另一標記。

古今雖如是地相近，但從那廣大的平塲望去，所見的較諸 Darius 一世或其子 Xerxes 時代更爲宏壯，因爲環護各宮的巨大外牆已經不復存在，而敲破的圓柱和壯麗的雙層樓梯也已暴露出來。

居留那裏的一位年青考古家，把Darius 王宮銜上我父親的簽署「G, N. Curzon,1899」指給我看在 Xerxes 的宮中門口，有

三六一—三八一

翼的大牡牛上也有許多著名的十九世紀的歷史家和探險家的簽名，他們都是路過此處的。

在往 Naksh-i-Rustum 的途中，碰見部落的小隊移民，帶着他們的羊羣，慢慢的移往平原，以度秋冬。駝背上馱着孩子和黑的布幕。這些簡樸的人們在高原的谷地過夏，現在才下來。今王希望能阻止這每年的移居，使各部落安居，消除爭鬥。

我們繼續前往Shiraz，從山側的警所即可窺見其美各寺院的圓頂，在落日餘光中像寶石般閃動。

由另一途回至德蘭，可以欣賞 Natang 寺的長尖塔和門，其碑文和花般的圖式，混合着青玉色和綠松石的藍，非常鮮明。淡黃褐色磚建的Ardistan 寺院底灰泥細工，構成罕有的百合花圖形。

車子再往北駛至裏海，觀看國王的鐵路之奇偉構築，該路徐經此巨大的山峽全長凡八百六十五哩，由裏海經德蘭而至波斯灣費時凡十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始全路通車。

在Bandar Shih 之前數站，我的車子放在貨車裏，火車慢慢的行經國王的棉田，工人正在田裏採集棉花。

在 Bandar Shah 一雙瑞典夫婦宴我們於其家，主人爲該鐵路的首席工程師，他們正準備國王前來視察他那寶貴的鐵路的進行。是晚站上候車室特留爲我們止宿之用，感謝我們的睡具，使我們不致嘗硬木板桌子之苦！夜深法國公使乘汽車抵此，張幕於 Asterahad 以宿。

翌晨，我們招他同行前往Gunbad-i-Qabus。他告訴我們，一天晚上利用電手燈在叢藪中射獵，殺死鹿，豺，豬，豪豬等。那天我們和他在一起晚餐，整天在外，已是疲倦飢餓，我們嘗遍了他所獵獲的獸肉。

我們所雇的嚮導，他說能夠帶我們安全地經過那無垠的Turkoman 草原前往 Gunbad i-Qabus 的墓塔（Tomb Tower）。不幸他對方向的認識竟等於零，他把我們帶進鬆濕地和浮沙去；但是在盲目地闖走幾個鐘頭後，我臆斷那光榮的磚針不久將必從十哩或十五哩外向我們招手。最後，眞的，那崇高的塔出現於燦爛的下午陽光中，莊嚴特立，優美的淡黃褐色的磚，巧妙地砌成，襯映着遙遠戴雪的叢山，十分清晰。

一羣可憐的老人擠在這宏壯的靈廟中，因爲他們的兒子逃越邊境，所以把他們暫時拘禁，作爲抵押品。政府正設法教化那些遊牧的土耳其部族，送他們的孩子進學校，教以運動，並與以責任之感。

今日仍可看見那些遊牧者的氈幕，散佈於平原上。幕之裏壁用顏色的羊毛刺繡，十分美麗。我恐怕這些草原上的遊牧部落的遺

裔，不久將永遠消滅。我已經說過今日的政策是阻止這些流浪的人們移住而使他們安居於固定的泥磚屋。

德蘭與 Meshed 的距離約五百五十哩，但可用電話先在汽車行預留房間。此種汽車行由俄人開設。Samoan Damghan 和 Shahrud 均有他們的足跡。在這些市鎮中我們得到殷勤的款待與觀覽的充分便利。一切汽車行都有公共汽車停留着，許多都充塞着前往 Meshed 的香客。

你可以得到一間非常好的臥室，有的是黃銅牀架，圍以淡紅玫瑰的手鏡。如果你要的話，桌子上還有牙刷和髮刷，牆壁上飾以國王的油像。

在一家汽車行裏，床單似乎是稍為用過的，主人竭誠招待，提議我用那棉布簾子，那是剛剛洗淨掛上的。

討厭的乘馬旅行

我乘汽車往 Meshed 需時四天，途中常常停下來觀看各歷史上著名的遺跡。如果整天的走兩天便可畢其全程。

在我父親的時代全路程分作二十四段，驛站平均相距二十三哩。我父親旅行的方向恰與我相反，從 Meshed 至德蘭，九天到達，平均每天走六十哩。據他說來，雖然乘馬疾馳是波斯人著名的，然而他所騎那些可憐的馬不能證明這自誇；他書上這樣地寫着：

『波斯驛馬之著名特徵，就是它那不可救藥的跌倒的傾向。我不知道韁繩的寬緊究與這現象有多大的關係，但我的結論是波斯驛馬一年中有一定的傾跌次數，其分配乃由偶然的意外或其意所喜。不過有一條必需的定律隱藏着，逼它完成其總數。』

在往 Meshed 路上有許多優美的建築。Bustan 周圍為戴雪的羣山。隱於茂林長中的尖塔與寺院，像綠松石和青玉的龐大金塊。門口和拱門周圍線紋格子為錯綜的深淺藍色。

Damghan 有精美的長尖塔和 Forty Daughters（紀元一零五四年）的墓塔，上有非常美妙的磚的銘刻。在 Mihr 則有 Abbas 王隊商居所，為所有中之最好的。在鄉村裏面可以買到美味新鮮的熟鷓鴣，夾在夾肉麵包裏所費祇幾便士。

Sabzawar 附近有一優美的長尖塔（紀元一一一一年），為伊朗最好的長尖塔之一。

因為 Meshed 是波斯最神聖的城，我希望到那裏去，祇要看看 Imam Riza 墓的圓頂的外面，從遠處窺視 Gawhar Shad 寺顏色錯綜的外部（國中無與倫比）已經心足。

黑眉的阿富汗人，野蠻的俾路支人，印度的商人，高加索的信奉者，土耳其人，韃靼蒙古人，如潮水一般擁進 Meshed，成為使人迷惑的萬花鏡。

我本絕無進入聖殿之意；直至這次遊歷爲止，（一九三五年）祗有很少的異教者冒着性命的危險化裝進去，然而國王已漸將各地的盲信打破，在各城市中遊人可以偕同嚮導進寺探勝。Qum 和 Meshed 爲 Shia 教的神聖堡壘，最後降服的。

聖殿巡禮

我們往謁總督，商得其同意，於當天下午派人領我們前往聖殿巡歷，但是我和女伴要喬裝始得成行，然仍時恐爲人發見，蓋偵探和篤信者常徘徊寺外，凡有攜帶相機四處窺視的外國人即被驅逐，幾費唇舌，驚恐備嘗，斯行誠不易。

寺中朝禮者極衆，均向最內部的聖殿擁進。

房屋櫛比，飾以磨彫玻璃，如同無數閃爍的鑽石。其中擠着許多熱心的崇拜者，吻着直達聖殿的精美的銀門，低念可蘭經，虔敬地跪下把頭在可愛的雪花石膏地上叩撞。

我們既達 Imam 的墓，慢慢地環石棺而行。

最內部一室，裝以燦爛的磨彫玻璃，金的花式，擠滿了興奮的熱心者，大家均竭力擠近那放着棺材的大銀籠，把他們的孩子高舉於人頭上去吻那些木條或縛上一小片紅布。

雖然我以爲沒有熱心的朝禮者敢於舉頭觀看各圓頂和房屋的壯麗的瓦，但我是要把一切盡量的收入眼底。

Imam 墓上掛着一些巨大的寶石，劍，鑽石帽結和劍鞘等，都是從前波斯統治者所貢納的。

我們沒有多少時候瀏覽 Gawhar Shad 寺宏美的正面。這寺爲 Shah Rukh 之妻所建，時爲一四一八年，在一間私室裏面（從此可望見 Imam 神殿的金圓頂）我們看見寶藏的可蘭經，其圖式之美麗與精細，直足使人咋舌。

我們離寺時，晚禱的時間已至，大鼓與銅鑼競鳴，朝禮者跪下來，並在聖泉完成他們的洗禮——落日照着宏大的金門。

當我離開德蘭時，初雪已遮蓋屏蔽該城的羣山，我經 Kazvin，Hamadan，和 Kermanshah 而行。

在 Bisitun 山峽之上有 Darius 大帝的刻銘，以巴比侖，耶利米和古波斯三種文字刻成的。在 Tak-i-Bostan 則有四世紀 Shapur 二世和三世的奇異石刻，Chosroes 二世洞室中牡豬之獵所表現的技巧，亦爲遊人所樂觀。

從前伊朗各城鎮的警察駐所，其功固大足以防範盜賊，逃亡者和不軌的人物，然其弊則擾及行旅。他們要你拿出護照來看，有時會問你母親的生辰，父親的教名是什麼，費時失事，莫此爲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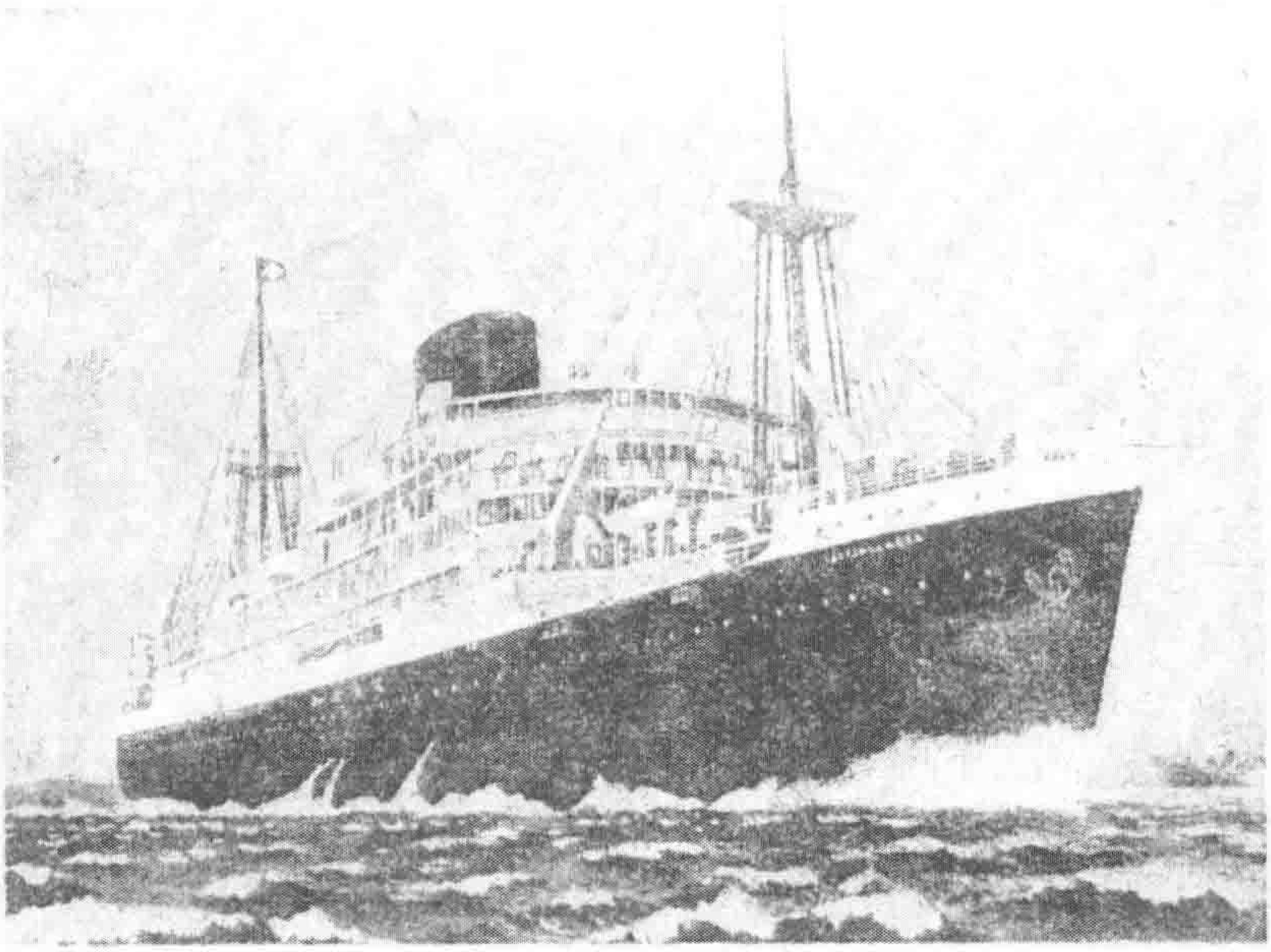
我知道伊朗政府確欲以國中的美，公之於遊客，故試向其提議改良。現在情形已大大的改進，遊人可不再受這些麻煩了。

新舊的交替

今日伊朗國內一羣羣活潑的小孩都往學校念書，他們穿着歐式的衣服，戴着軍帽。一個小孩問我的朋友紐約和波士頓距離有多遠，這些小東西正是未來能幹的青年公民。

我對伊朗有相當的親切，即如我父親對她一樣。她的奇觀異景迷惑了我，我深願她新的大試驗能夠成功，成爲世界崇高宏大的國家之一。

本篇原名 Old and New in Persia 譯自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Vol. LXXVI, No. 3, September 1939.



JAVA-CHINA-JAPAN LIJN N. V.

渣華郵船公司南洋班

第一航線自上海開往廈門 香港 小呂宋 宿務 佬鵝萬
孟加錫及泗水等埠

第二航線自上海開往廈門 香港 直放文島吧城及爪哇各埠

本公司各輪特點

一 艙位寬敞行駛穩速飲食優美坐臥舒適無暈浪之苦
二 聘有華人買辦招待週到遇事通融並爲客翻譯中西言語
三 客艙位置非常精美電燈電扇浴室盥具煖爐等件應有盡有
四 並裝置無線電機代客收發電報又設有保管箱代客暫存貴重物品
五 各餐室內均裝有無線電收音機日夜音樂幽揚清朗動聽
六 各輪聘有著名醫師往來客商如遇不適求診給藥並不取費
七 各輪茶水無限止供給
八 各輪備有頭二三四等客艙價格公道如蒙 賜顧請移駕至

渣華郵船公司 四川路一三三號 電話一六二四七
中國旅行社 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話一三四五〇
或與本埠各大旅社接洽均無不可

英國的海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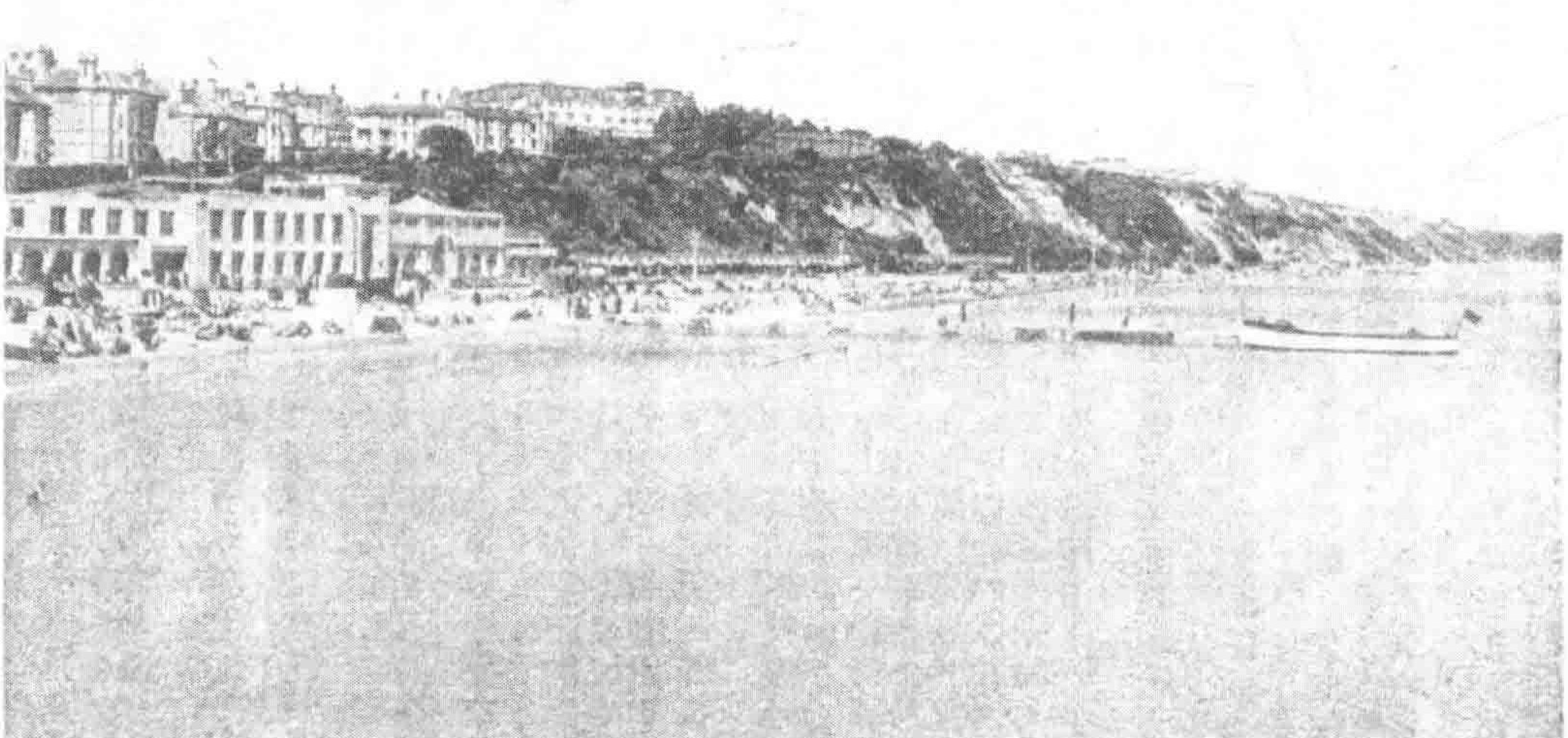
程志政

記者到英以後，忽忽兩年中間除到了歐洲去了一次之外，其餘時間總是在倫敦。今年暑假來臨之後，大家又紛紛計劃旅行，記者原想到南法去住一個月，可是因爲功課的關係欲行又止，但是在悠長的假期裏全部放在書本上也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據友們說：英國各地正有許多名勝可去，何不出去觀光觀光呢，所好路途很近，不難朝出夕歸，而且鐵路對於當日來回的遊客，尚有種種廉價的優待，實在是一個旅行的好機會。因爲朋友們的鼓勵，我也增加無限的遊興。假期開始的時候便到牛津去住了三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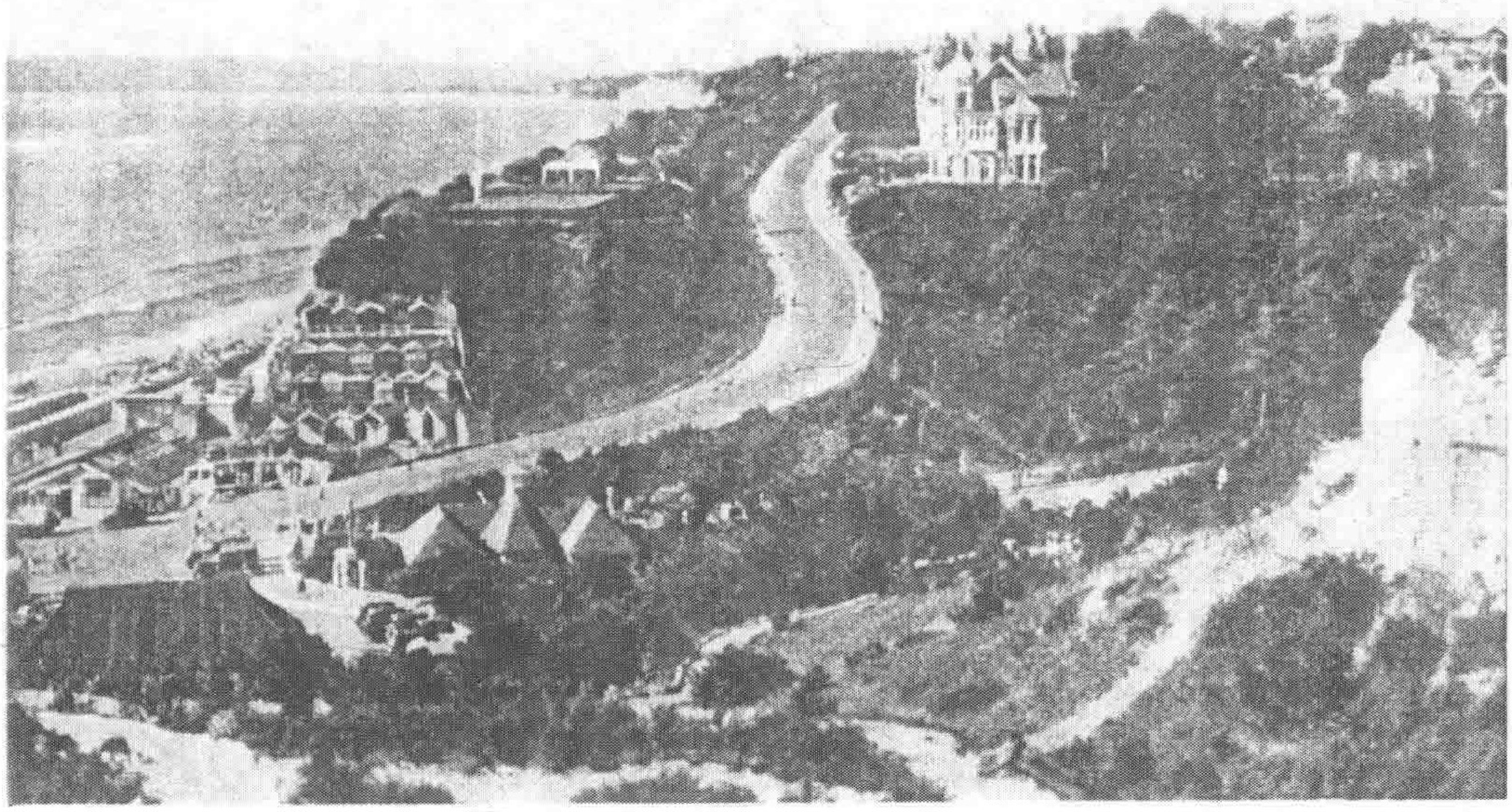
八月初，老友朱世衷君從勸夫白羅到了倫敦，他是很喜歡旅行的，因爲他看見我精神有些萎頓，於是勸我到海濱去，他說：英國的海濱是最著名的名勝，許多英國人一到假期，總是到海濱去休養一些時，那裏風景不消說而且換一換地方，對於個人康健上也是很有裨益的。我們商議的結果，決計先到南部的巴茅斯(Bournemonth) 去。

是八月七日的早晨，天氣是連綿不斷的微雨，我披着雨衣，趕到滑鐵盧車站，朱君已在一號月台相待了。我說天氣既然下雨，我們

巴茅斯海濱東崖



三六—三八七



愛倫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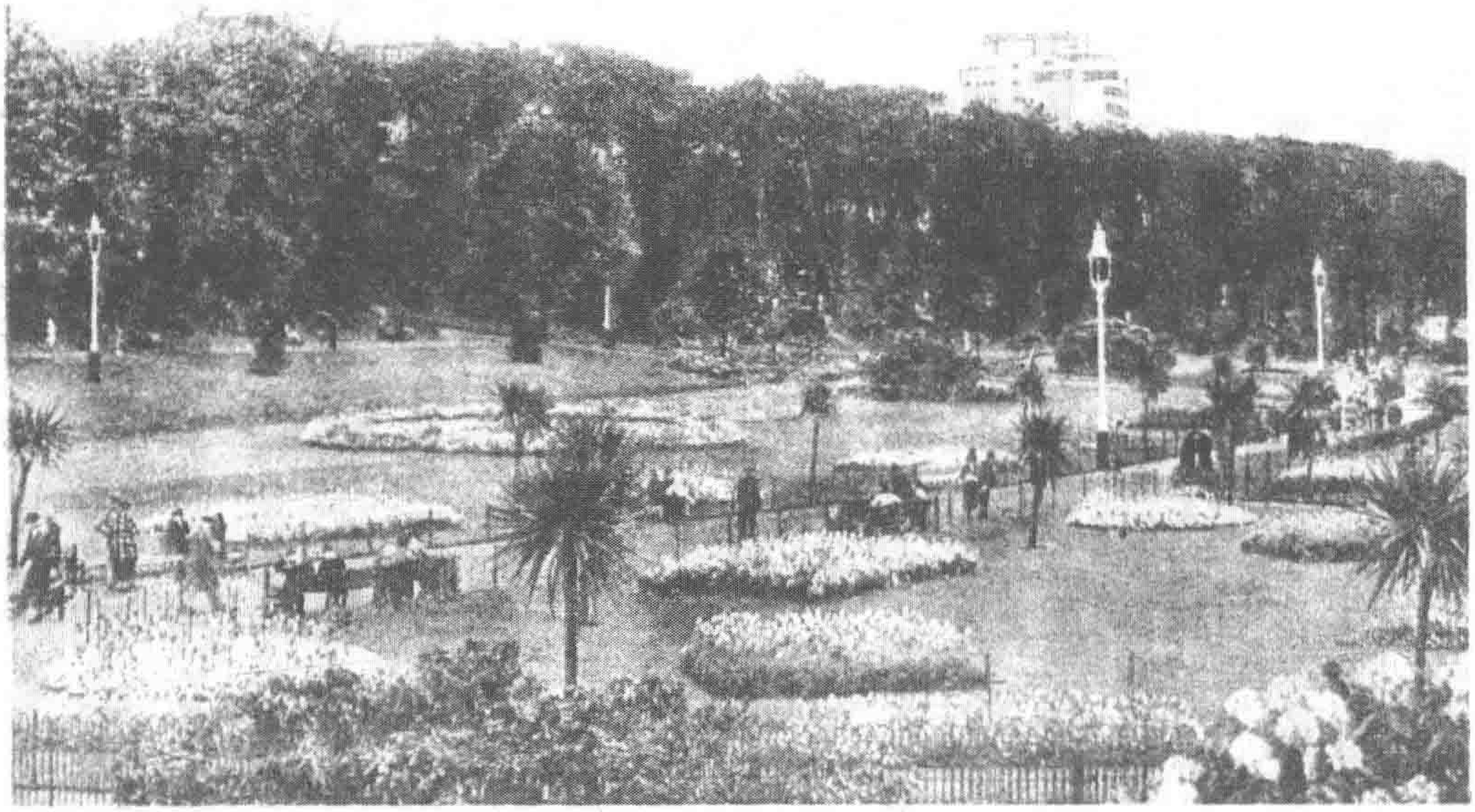
何不把行期展緩，免得到海濱去看雨景了，朱君却主張冒雨前去，他的意見是英國天氣陰晴無定，如果因雨中止，那麼安知一二小時後天氣不會轉晴呢？我覺得朱君很有理由，所以同意地上了火車。

巴茅斯離開倫敦有一百餘哩，火車要兩小時半纔到，我們的火車是十時離站，到了下午十二時半方纔到了巴茅斯中央車站。果然朱君的預測是應驗了，天氣突然的轉晴，令人留戀而消失了許多天的日光，很光明的照遍了大地，遊客們如潮一般的出了車站，大家面部都表現着一種不可言喻的愉快！

朱君和我走出了車站，不辨東西的信步走着。我說，我們應常先看海濱，然後就在海濱吃午飯。朱君說，那麼，我們向着海濱的方向走好了。他想，多數人去的方向，一定是海濱，所以我們就跟着多數人走，後來覺得漸漸走到荒涼的地帶，不像海濱附近了，我們於是到一家小店裏去買了幾張畫片，順便去問路。果然，我們的方向，正與海濱背道而馳，原來那些大批遊客，是因爲午餐關係，從海濱回寓的，我們的觀察，造成一個大錯誤，也是怪有趣的一個回憶！

依着到海濱的方向走去，不久便到了鬧市，首先看到的，是一個學校建築很古，上面有一個大鐘樓。沿途馬路是平滑整齊，兩旁都種着樹木，還有姹紫嫣紅的花卉點綴着，花一般的城市，無處不顯

三六一三八八



中央公園

出柔媚可愛！轉了一個灣，便望見浩瀚無涯的碧海，我們那時站在高處俯瞰下去，海濱的遊客盈千盈萬的分佈正數哩長的沙灘上。微風吹動了海水，可以看到遠處起伏的波浪，可以聽到沙灘旁邊的濤音，天空是萬里晴空，左右前後是美不勝收的景色，我們站在山頭，眞有「樓觀滄海日江入大荒流」的意趣，何嘗想到英國海濱有這般可愛呢！

巴茅斯城是在一座高地上，臨海一帶，原是連綿不斷的小山，巴茅斯市政當局特地在山下臨海一帶闢成大路，由高處下去，可以步行，也可以坐升降電車（如同香港的上山電車一樣，但高度祇幾十呎）我們乘着電車下去，一會兒便到了。在海濱近處玩了一會，時間已近一點鐘，不得不討議如何去吃午餐。海濱一帶雖然不乏餐館，可是走到幾處都有人滿之患，最後到了一家很小的餐館，地點是臨着海，但是却已沒有熱菜可吃，因爲我們的目的在於充分利用時間遊覽，所以便草草的吃了一餐午飯。

我嘗覺得一個人的性情和所處的環境很有關係，這次在小餐館裏吃了一次飯，又引起我同樣的感覺。當我們坐定以後，便有一位穿着花衣服的女侍者笑靨相迎，她祇不過十五六歲罷了，一股和藹天眞的神情，眞令人感覺得左右四週一切都顯着和諧。當我們在倫敦的時候，如果到「來安」一類的飯館去，那些女侍者們

三六—三八九

總離不了怒目相向的神情，而且吃一頓飯非守候半小時不會有人來理會的因此我最不願意到這些店裏去吃飯因爲花了錢還要飽看那麽兒相，未免太不合算了！這並不是說，她們故意慢客，祇是證明在都市的環境裏，連人的性情都會變成嚴肅生硬。看到海濱的柔媚女子，覺得環境是的確可以移人性情的！

午後開始遊覽，沿着海濱走，慢慢地到了很美麗的境界。沙灘上的男女有些祇穿了浴衣並肩的朝着太陽臥着，水是清淨極了。我們那時正在山下緩步，可是山間的景色，也不能忽略的。由海濱大路上山有一處佈置得最是清幽，名叫「Zag Zag Walk」，正是中國所謂「曲徑」的意思，人們要上山，便得在曲徑裏盤旋，沿着曲徑，全部是花卉，所以又似人正花園裏散步，設計得可算是盡美盡善了。再走了半哩途程，便到了「巴茅斯埠頭，」一個伸到海裏去的長碼頭，多麽熱鬧呀！買了三便士門票，便可進去，裏面有音樂隊，有戲劇，有跳舞廳，規模之大，也不難想見了。許多遊客，坐在椅上望海。還有些人持着長竿在垂釣，一種悠閒的情態，十足顯示郅治國家的太平景象。

在埠頭可以乘遊艇到海灣裏去兜風，每人一先令，遠望也可以到「來狩島」，我們因時間有限，沒有能夠參加。出了碼頭再向前去，又看見一個電氣升降機，在升降機旁也有一個曲徑，佈置大致相彷。再過去，是道來峽，中峽，愛倫峽，都有大小不同的花園在山間點綴着。那時好景紛來，目不暇給，尤其是這一段馬路旁邊，有連綿不斷的小更衣室，是專租給遊客們包用的。裏面男女除了一件短小浴衣而外，都是裸臥着，看看他們的體格，是何等強健呀！因爲注意享受自然，所以能有「健而美」的體魄，反看到我們中國男女的瘦弱，眞不禁喑喑叫聲「慚愧！」

海濱的西端走完以後，我們便坐在沙灘上閒談，那時看見一個老翁，穿着洋服，帶着呢帽，赤着脚正在海灘上涉水而過，跟着他的是一個小孩子，纔三四歲，也赤着脚在海濱弄沙，一老一小，玩着皮球十分高興。這在中國人看來，似乎有些可笑，因爲如此高齡的老翁，在海濱和小孩玩，一來容易有被浪捲入大海的危險，二來「含飴弄孫」應當在家裏，不應當在海濱，可是這位老者，却和小孩一樣的玩得起勁，因爲他們的生活，緊張的時候自然極度緊張，到了弛鬆的時候，却也極度弛鬆，家庭間父母對於子女，有時竟和朋友一樣的玩笑。這種地方，我覺得很對，如果一味的嚴肅，家庭間不會生出感情來的。

在海濱沙灘上坐了些時，再由山頭的大路回去，免得重複時間是下午四時多了。因爲午餐吃得很少，所以有些吃茶點的需要，可是到處都是人滿，餐館門前一長排的人站着守候，我們想買些冰

三六—三九〇

淇淋，結果等到朱君輪到時。冰淇淋早已售完了！馬路上人山人海，走路都感着呼吸不舒暢。我們沿着大路，一直走到東端的碼頭為止，東端比較冷落些，但是更覺得幽靜的可愛。

歸途在中央公園散步，這園佔地雖然不大，但裏面佈置，却別出心裁，花圃裏滿裝着電燈，夜間更顯出景色的綺麗。我看到花圃錦簇的巴茅斯城，如在仙境裏一般，多麼令人留戀呀！火車是九時開回倫敦，但是九時正是海濱如火如荼的時候，我看到碼頭上海濱大路上的五彩燈光，又看到中央公園的繁花似錦，實在不願意離開這個美麗的城市。終於因為車次關係，不得不趕回中央車站，心裏想，下次有機會，一定來住一星期！到滑鐵盧車站時針正指着十一時半。

本公司設重慶係經濟部註册推銷猪鬃牛羊皮羊毛野牲雜皮及農產品等

四川畜產公司香港分公司

聖佐治行二樓十五號

Messrs T. O. WONG & CO. LTD.

道安行有限公司

General Importers & Exporters.

專營進出口貿易

Managing Director

Mr. T. O. Wong

4th Floor, Tai Ping Buildin ,

16, Queen's Road, C., Hongkong.

Telephone 26447

鷓鴣菜

專治小兒百病

服後轉弱為强

全國各處均有出售

宏興大葯房

三六—三九一

歐美采風記（八十）

沁明女士

八月四日　今天早晨，發生一件異常特殊的事情，便是修在無意之中發現當初離開波城時所買的旅行支票，忘下了一本在他那隻留放波城的公事皮包裏面，以致此時一本用完，現款所剩無多，要拿出來派用場時，竟不在跟前。因此，會過早餐帳後，他囊中僅賸下六塊多錢的現鈔，以我們三人分用這六元，實際上等於破產。一時情急無奈，祇得去找我們所住旅館的經理，問他可否兌換一張普通的支票。他見我們是外國人，問我們當地有無熟識的朋友，可以代爲保證。修回答他沒有，如果有的話，當不致於前來煩他。他一看是一張遠地銀行的支票，心中想：如果他們是騙子的話，我一時還找不着他們追償；當然不肯。修說：『你可以將我們的護照中各項記下，以防萬一有錯時，可以根據情形，向我們的使領館交涉。』他聽了修的話，仍是懷疑，說道：『那時我將不知所措，不如你們去找本地任何一位中國朋友去商量通融一下吧！因爲你們如果有商業信用證（Trade Credit Badge），我當然是可以承兌的，現在你們不過是旅行的學生，我實在沒法幫忙，抱歉得很。』修一想他所說的也不錯，假如我們處在他的地位，必是一樣的顧慮。轉一個念頭，就另到該城的第一國民銀行（First National Bank of Pocatello）去打聽有無辦法，那位協理先生穿得很乾淨齊整，問明我們的事由後，用很謙和的口氣向我們解釋道：『你們以一紙個人支票，向我們兌換現款，是不可能的，如果是一張銀行保付的支票（Certified Check）或銀行本票（Cashier's Order）向我們兌現，劍橋信託公司和敝行都屬於一個交換系統，我們自然可以承辦，再不然是一紙匯票，我們亦可立刻兌付；但這是一張個人的支票，連一家比較出名點商號的背書都沒有，叫我們如何可以貿然應允？照我個人的意見，不如諸位打一個電報給你們往來的銀行，請他們馬上將存款電匯過來如何？』我們就問電匯需要若干費用。他約略計算一下，說非十餘元不辦，我們嫌這筆費用太無謂了，李君的意思又以爲前一站，城市較大，當有辦法，於是謝過那位協理，決定向前出發。回到旅館，付了旅館房金小帳等等，三人的餘存，幸而李君身畔尚有兩元，我們留着一個半元的硬幣，以及一些零碎錢，一併搜刮出來，拚湊成一筆四元錢的最後財產。這共同的行囊，雖將近『如洗』，然李君目光很遠，主張先把車箱內的汽油加足，有備無虞，因此途中加汽油八加侖後，庫存益發減少了。

情形行見漸漸的緊張起來，我們在這哭不得笑不得的時候，有時面面相覷，不由相顧失笑，祇能埋怨修太大意了。修則辯稱他途

中借了一筆款項與他人，也是如今山窮水盡的原因之一。可是這種遭遇，確是有生以來第一回，又不免有些欣幸着嚐到此種新鮮滋味的特殊經驗；同時却有些害怕，惟恐車子『拋錨』修則獨自一聲不響，似乎在盤算着出路。古諺說：『情急智生』修和李君商量的時候，認為非急忙想出一條妙策，斷不能解決前途的癥結。修這帳房固然做壞了，可是『巧媳婦難為無米炊；』到一點四十五分鐘，我們經過落根(Logan)小城，看見一家銀行。修再度接洽，硬着頭皮去找他家櫃手的問明可否，據回答仍是不行，眼見自己快沒有吃飯的錢，車子亦快沒油燒了。銀行中人告訴我們說，我們在支票上的簽字，他們沒法辨別真偽。這一語却提醒了我們，這纔想起即使我們的銀行將存款電匯一個數目過來，此間的銀行亦是沒法證明我們是正當的取款人，他們既無所憑據，仍是不中用，想到這裏，不由心中涼了一半，幸而銀行中的職員關切，給我們指點一條明路。他們說：『你們何不到西聯電報局去詢問，他們應當會有辦法的。』正在無計可施的當口，無意之中，聽到這個意見，欣然接受。

西聯的辦法，是建議我們打電報給一個朋友，請他立刻到那一頭的西聯電報局(Western Unicn)去繳錢囑匯前來。我們一想可以借錢的朋友很多，但是曾經同我們共患難的以費君為最合式，況且我們的公帳還未清，以後終歸是要算的。當時便決定找費君救急，打一個電報的電文是：『破產，需壹百元，』("Broke Need One Hundred Dollars"，) 打電報的費用，叫電報局向收報人取，但是我們不好意思逕告訴辦事的人說是我們的錢果真用完了，祇好說是皮包遺失了，否則他們必然是要詫異我們如何會這樣糊塗！

電報發出後，祇唯靜候覆音。據電報局裏的經驗，他們說祇須收報人在家的話，那就不消一個時辰便該有回音。我們就到電報局隔壁一家大旅館的接待廳內坐在大沙發上乾等，因為電報局和旅館有一扇門可以通行，便與電報局的執事先生約好回電至時，請他們過來知會一聲。第一個鐘頭倒還容易過去，說說笑笑，覺得是一種新鮮滋味，可是接連着又快一點鐘，越等越心焦，談笑的資料漸漸缺少。修一邊偷偷的看錶，一邊從手提小箱內取出許多明信片，就接待廳的小桌上開具姓名地址，貼郵票投寄，這些郵片中有一種的格式很新穎，正面是書寫的封皮，背面畫着一個頭帶火雞毛，手持弓箭，全身赤裸的印第安人像，頂上一排寫着：『備備乎』能寫幾個字——懶惰的通訊卡片，下附一首詩，祇四句話寫道：

『我衣冠齊整，無處可去，

因此書此數字，盡我所能想到的奉告，

實在沒有什麼可以說得，祇得就在附表中用符號來代替我的意思。』

親愛的：
朋友
好兄弟(old kid)
心肝(sweetie)
家人
老傢伙old thing
丈夫
妻子
孩子們
女兒

你(們)好嗎：

我是
興緻極好
心緒很劣
掛念着你(們)
破產了
很安甯的
快樂得很

我祇希望能得到：
你
多一點睡眠
多點錢使用
多點時間
一個心愛的人

你的甜吻
更高尚的志趣
一封信

近來我做得最多的事：
遊覽觀光
掛記你
正經的工作
閒蕩
睡眠
遠足
和女子親愛
釣魚
打哥爾夫球
辦商務上的事
旅行
看書

希望你：
沒有忘記我
很規矩
常找樂趣
餐衞咸宜
對我眞心
沒有忘記寫信

我的近況是：
順遂
艱苦
進展很遲慢
非常有刺激性

不久將要：
看見你
離此遠去很久
思念你
再寫封信與你
上床睡覺了
出外去玩

我看見：
高山巨川
紅印度人
西方牧牛騎士
野獸
積雪很深
許多美觀的女(男)子
魚，鹿，野牛

你的：
最親愛的
朋友
(姓名)

下面還註着；『請注意將你所要塡的幾項慢慢的標記。』

像上面的格式，寫信竟變成『機械化』了，我們正在『窮極無聊』的時候，心緒正是十分碌亂，爲消磨掉一些光陰計，自然以塡寫此種郵片爲最便捷，郵票是尙有餘存的，貼上投入郵筒中。

我們坐着等的時候，心中疑慮叢生：唯恐電報送去時，費君適不在家中，不是上圖書館去用功，便是出外遊散去了；或者電報送到時，銀行已經關門，一時籌措不到這樣一筆現款，說不定就要躭擱一晚。萬一這種種情形發生時，我們也商議好辦法，就是在旅館住宿一宵，在旅館內吃晚飯，好在我們尙有的是車子和行李，非赤手空拳可比。然而想來想去，時間是很迅速的度過，回電仍不見到來，大有『楊老令公困自在兩狼山下，內無有粮草，外無有救兵』的況遇。眼見得時間將近五點鐘，腹中覺得餓餓，因爲沒喫午飯，肚子天然要造反。李君同我便到附近一家『熱狗攤』(Hot Dog Stand)上去喫點東西，留下修一人在旅館裏等電報局的回音。我們限於金錢，我僅吃了一條『熱狗』麵包，一小瓶葡萄汁，李君吃了一個火腿蛋的三明治，一杯鮮牛奶，合計不過兩毛五分錢，小攤頭向例無需小費，因此所費無幾，實在是自從旅行以來最便宜的一餐飯。我們想起『留守』的修，又給他買了五分錢一包的餅干帶給他，可是他祇說不餓，仍是不要吃，伸長了頸子盼望着。

肚子固然不響了，電報仍不見來若在旅館住下的話，美國旅館的規矩(American Plan)是帶飯的，我們祗須足不出戶兩三天住下去是不必花錢的。於是我們又計議好用航空信寄一張支票給劍橋的銀行，請他們電匯款來也是一法。正在發愁，電報局打發一個人過來，他向我們很平淡的說道：『你們的款子來了。』我們喜出望外，頓時如釋重負，究竟耆君不躭誤我們的事。電報局已經打好一張支票，可是上面寫着收款人的抬頭，而銀行的辦公時間已過，電報局爲手續上整齊劃一計，又不能通融支付現款予我們。幸虧該局有一個小職員名叫彼得森(Dee Pedersen)的是一個年輕的大學畢業生，算是他做好做歹，替我們介紹給隔壁一家百貨商店的一位部長，代我們說明情由，要求他兌現。這位先生便請我們在支票上背書轉付與該百貨商店，作爲我們購買貨物的價銀。修於是在該店內買了一件襯衫，下餘的找了現錢收下。彼得森從未到過紐約，請我們從紐約寄點東西與他留作紀念。我想這次的窘况，在我們已是非常値得紀念的事，就是隔壁的愛克爾大旅館(Hotel Eccles)收容我們到幾個鐘頭之久，亦是應當永誌不忘的，何况他這位『送佛到西天』的義士，我們當然要設法報答他的，因留下他的通訊處，以便日後償約。

不久我們就上了路，此時『腰纏十萬貫，』大有『跨鶴上揚州』的飄然氣概。當晚就在挨打禍的省界內(Idaho)，飽餐了一頓夜飯，因爲消失的時間很多，不得不趕路，到十二時開抵愛文思頓(Evanston)找到一家名叫卜列斯特的旅館(Hotel Bristol)住下，這旅館的建築倘精美，夜晚很涼爽，白天耗費精神很多，一宵睡眠很安。

西部及中部西方的風土人情

八月五日　今早起身較遲，吃過早餐後，店主人告訴我們西部各州的山中，有幾處印第安人的營盤，每逢紅人風俗中有何節氣之時，印第安人的酋長必召集同族舉行一種典禮，遊客如果能夠逢盛會參觀這種典禮，必定覺得異常特別。他們素來以騎術擅長，而他們的馬也是格外的壯觀，毛色參雜，氣宇軒昂。土人的服飾又豔麗非凡，同時還將他們平時狩獵所得的各種狐裘皮貨，也悉數取出陳列在營帳的外邊。再搭造一起火堆(Bonfira)，鳴鼓爲號，就有許多土人環繞着火堆舞蹈，一方面口裏怪聲喊叫，眞是形形色色，令人目光瞭亂，神志迷離。大凡進化迂緩的民族，皆須利用一種含有神秘性的禮節來迷惑大衆，以顯出領袖的尊威。這種『愚民政策』式的舉動，必是先使大衆的神志昏庸，然後民心可以依順。其實世間一切的政治行爲，不管理論學說談得如何的高尚，究其眞相，亦無非是從麻醉大多數人入手，什麼自由平等民主共和，

拆穿了還不是半文不值哄人的話，表面上說得如何動聽，實骨子裏無非是管治的一個簡單原則諸人之中有那乖戾的，除了一方面加以彈壓之外，有時也不得不小心籠絡，所謂『政治清明』者，不過是作亂的份子少而全民的團結心強而已。這位店東和我們閒談之間，竟發表了一番議論，我們恭聆之下，覺得也是一種見地，姑錄於此，以誌所聞。我們在旅館中休息一會，到十時左右又上了路。

途中看見公路上豎立的各種標誌，心想有了這些牌記，駕駛汽車的自然覺得方便儘如；

(一)停——橫穿公路(Stop—thru Higway)

(二)鐵道交叉(×Railway Crossing)

(三)速率限度十五哩(Speed Limit—15miles)

(四)山坡路潮濕時滑溜(Hill Slippery When Wet)

(五)慢車前面學校(Slow S:hool)

(六)紅綠指揮燈距此五百尺(Traffic Light 500ft Ahead)

(七)灣路(Curves)

(八)當心前有窄橋(Caution, Narrow Bridge)

(九)——公園十五英哩速率區(——Park 15mile Zone)

(十)築路工程在進行中(Road Under Construction)

這種種的路牌，都是白地黑字，黑字或標記及圈框上面排釘着玻璃釘頭，夜間祇須有微細的亮光，照耀在上面，這些字紋就自然而然的反映出來灼爍晶瑩的光彩，使駕車的人能從老遠的距離，就看清楚黑洞洞的路上的各種南針，設思誠巧妙極了。

午餐是在路旁一間小餐館內吃的，沿途是廣大的田園，滿植着金黃色的麥穗，和餵飼牲畜的芻秣。美國的中西部(Midwest)出產大量的稻草，這種稻草(Hay)分許多的種類，其中營養價地最豐富的，要推零陵香草(Alfalfa)拿來餵牛，產乳量必多。因此價值也相當的昂貴，每一屯堆(Stack)的代價，最高時竟達美金五十元左右，由此可以想見美國農業在全國經濟結構中所佔的重要地位；國內的工業領袖都一致承認若要工業品暢銷，首先要希望農業收成豐盛，因為農民生活寬裕，然後一般的購買力纔能增進，由鄉村推動到城市，而後整個兒的經濟機構可以活躍起來。我想在美國各地遊歷的人，觀光的目的，應當在審察他們民間的生活狀況，而不僅僅於在看他們的名勝風景，因為要想明瞭一國的內情，必從其基本的國計民生問題着眼，若祇流覽表面的城市風光，斷不能澈底了解他們的政治文化一切的一切。到下午七點鐘歇下來，這城的名稱叫拉拉米(Laramie)找到一家很精緻的小飯館去吃晚飯。進膳時，留心看看這家小館子內部的佈置很適意，遠

有一位帶眼鏡的小姑娘，很熱心的彈着鋼琴，看她溫文爾雅，像是一個女學生，又看她奏樂時的神情，絕不似一個職業的音樂家。猜想上去，必是課餘找幾個零錢來補助學業吧。飯後繼續開車，未一小時抵歐陽。(Cheyenne)

歐陽是歪臥敏州的都會，自早歲一個小小的販牛市鎮，漸漸的掙扎到目下的狀態，不特站在歪臥敏州各市的前面，並且因為它佔的地勢適當衝要，為三條主要鐵路幹線 (Union Pacific. the C. B. & Q. the Colorado & Southern)及一個最重要的公路網(Lincoln High Ways)的交岔點，故而交通異常方便。同時，這幾家鐵道公司在這彼此銜接的樞紐，共僱用職工計二千五百名，每年付出薪工竟達四百五十萬元之多，因此人煙稠密，氣象蓬勃，終年到頭，房屋總會感覺到不敷用的困難。加之，從歐陽出發前往各著名國立公園的公路都是修築得平坦寬直，維護得整齊清潔，因此全國旅行的遊客都有取道的必要。一年四季打從此地經過，前往國立公園，國有森林區，以及其他不計其數的遊覽勝地，或為觀光或為漁獵的人着實不少。因此除了運輸事業格外發達，郵政亦特別方便，每日有航空信寄到和發往他地，因為歐陽是美國航空郵遞網中的一個焦點。在紐約到舊金山的航空線上，歐陽的飛行場是設備最完全的一處，由歐陽到紐約祇需十七小時的飛行，到舊金山僅十三小時。

歐陽的人口約有一萬八千名，我們車抵城裏，即向客棧詢問有無房間，竟家家客滿，我們祇得出城赴郊外去住木房子。歐陽有絕端新式的露宿場(Camp Ground)，方便行旅，附有拖車的汽車可以寄放在這種空場上，每夜取寄放費五角，車主可以得到以下的種種便利，冷熱水的淋浴，洗澡缸，洗衣盆，柴火，燈光，公共聚會廳，洗車架，火爐，桌椅，衛生設備，日用物品商店，郵政局，游泳的沙灘，警察的護衛等等。但是所有的木房也都住滿了，我們既找不着空位子，祇得再向前進。是晚月光皎潔，路旁的曠野，寂靜無聲，我們車前的燈光直射在中途，引得田間陌上的野兔子亂竄，有的竟朝着我們的汽車直奔而來，猛然車輪抬起，竟把一隻可憐的白兔壓死在路中。野雞亦復如是；小蟲及撲燈的飛蛾更是多得無以復加，將我們車前的玻璃和水箱的紗罩全都粘得密密層層，可見車行速率之高，勁道的凶猛！

十一時半到金波(Kimball)，因為時間已晚，祇得在此過夜，這小城最大的一家旅館，叫作『麥農旅館』(Wheat Growers' Hotel)大概這區域內產麥量很豐，各方前來與產麥農民接洽訂購的商人必不在少，因此開設這樣一家旅館，以便客商歇脚，同時算是一所比較像樣點談生意的交易機關，故而旅館的臥房雖不

多，可是飯廳倒很寬敞，飲食還精美，佈置亦雅緻。這小城和附近村莊的扶輪社也假他家舉行聚餐的例會，然而表面上却看不出來有什麼和產麥事業相關的現象，就是店主東本人，也並不是個稼穡人的模樣。我們打開行裝，洗澡後就寢，枕畔祇聽得火車頭呻吟叫喊之聲不絕於耳，起來伸首向窗外探視，始知旅館就在火車站的旁邊。忽然聽得一聲很長低音的汽笛嗚嗚，從鐵道的遠方來了一列銀色的車輛，如風馳電掣一般，一瞬間已到窗下，却是最新式流線型的火車，並不停留，很平穩快迅的經過車站，一溜煙就不見了；心想這必是通過大陸的特別快車（Transcontinental Express）。愛惜寸陰如同寸金的美國商人，由紐約趕赴舊金山，欲圖節省時間而不欲搭乘飛機的人們，坐這種火車祇需一天兩夜的功夫，豈不是金錢和時間兩下裏都經濟？這一夜的嘈雜聲竟使我們沒有得到充分的睡眠。

八月六日　清晨，旅館內反而十分清靜，寓客除我們而外，其他不過兩人，據說有幾位一大早已經搭車動身了。接待廳內，一隻立地的鸚鵡術籠的門開着，一頭紅嘴五彩的鸚哥却在籠子的外邊消遙自在的閒散；還有兩缸熱帶魚，一缸裏面豢着幾尾神仙魚、藍星魚之類，一缸則全是很小的魚種。我們吃過早餐，在客廳裏面看報紙，聽得樓上有人學琴，教的人口中數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問管事的人，知道是老闆娘在教授她的幼女，一室融和，迥然家庭的景象，却也別有格調。十點半鐘，我們便整裝出發，一路上所經過的田地，以畜牧事業為主，牛馬之多，反襯出人煙的稀少；土壤似乎很貧瘠的，村落也蕭條。

晚上八時許，在布萊耶（Blair）進晚膳，吃完已九時左右，我覺得很疲乏，頗想就在此地住一宵，等天明再行，免得又像昨晚在午夜間奔波，一時找不着相當的住處；可是李君飯後精神很好，自告奮勇要繼續駕車前進，祇得依從了他。及到了密蘇里溪 Missouri Valley）我們都嫌那裏的房子太熱，並且嘈雜不堪，祇得再走。十一時半始開抵但尼生（Denison），郊外的木房子均告客滿，『旅客的家庭』亦都閉門熄了燈。如此夜深，又不便去驚擾人家，祇得找到但尼生旅館去要了兩間房間，這家旅館也沒有完全脫離鐵道線相近火車的騷擾。

我們近日來所經過的這段公路，大致與鐵路平行，因此我們勾留的城市也大半是和火車站接近的。我們得到兩個比較顯著的印象：第一，火車路旁的城市，運輸事業格外發達，差不多每城的火車站左近，都可以看見許多的轉運公司和各種捷運的設備，如囤儲糧食的高塔及裝灌貨車的管筒，如暫時寄存牲畜的圈欄及驅趕牠們上牲畜車的架板等等；第二，公路上看見的運貨汽車特別

的多，尤其是在夜間，這種運貨汽車在遠處蠕蠢而行，若是朝我們的方向來，前面兩盞大燈（Head Lights）在黑洞裏就像貓頭鷹的兩隻眼睛；若是順着我們的方向去，後面紅色的尾燈（Tail Lights）却有兩三盞。這種車子異常笨重，不消片刻，我們的車子便可以趕上，及到走近前看時，無不是龐然大物，也既高且闊，儼然是一座雛型的小貨棧，在整個兒搬家，雖然是『大塊文章』，其構造却很巧妙，譬如汽車廠的新出品，送貨時不欲啓用本車的引擎，就得用卡車運送，祗須裝配齊全之後，架上卡車轉運就行了。但每一次祗送一輛，太不經濟，用重床疊架的方式載許多輛，有一次看見一輛卡車裝載着九輛簇新的客用車（Passenger Cars）。裝卸都很便利；又如冷藏車運送冰鮮的時貨，卡車的裏面有小規模的冷氣機器設備，是相當複雜的；而最常見的却是汽油公司運送煤油及柴油的坦克車，上面分門別類配置着各種油箱和皮管。亦是洋洋大觀；大半這種卡車的功用，都是爲短距離的遞送，路途十分迢遠的，則須仰仗火車，因爲火車的運費距離愈遠，則定價愈廉，短程的運送，以卡車爲省費，亦且直達迅速，故而卡車的用途是很普遍的。

自動取食的飯館

八月七日　今天照常趕路，途中沒有什麼可記述的事，但記得經過麻歇兒城（Marshall Town）時，田間灌溉的肥料，氣味很重，約有五六英哩的行程，叫我們感覺到掩鼻不能的痛苦。一路無話，至晚間十一時許始開抵支加哥。我們舊地重臨，這一回很想改變方針，前往司提芬斯大旅館去投宿。因爲時間已晚，進城後仍決定住在萬國學生宿舍，車抵宿舍。時已鐘鳴十二下，可是當夜的氣候悶熱，許多人還坐在正中空院內乘凉，我們要妥房間後，便到院中去坐坐，這時天井中的十餘張桌子，尚有一半是坐着男女學生在閒談，我們就噴泉旁邊的一張桌子坐下。李君和修覺得腹中饑餓，向侍者點菜，滿想飽餐一頓，好上床就寢，豈知時間已晚，廚司已經回府，侍者也想急於收拾完畢回家休息，祇得喊兩份三明治，叫了點酒水，聊以點心。到一點鐘各自回臥室。我在女部，值班的女侍非常和氣，引導我至睡房，並指點浴室給我看，我想她們的訓練，眞是週到極了。

八月八日　昨夜睡得很遲，我特地在臨睡之前，將一張『請勿驚擾』（"Please do not disturb"）的紙牌掛在門外的捏手上，爲的是要警戒僕役清晨不必來收拾房間，滿心想睡一上午，誰知自己福分不夠，侵晨六點半就醒了。昨晚李君與修約定今早同去參觀一家工廠，沒有我的份，因此我一上午沒事可做，不得不勉強再睡些時，怎奈室外的吸塵機軋軋作響，煩擾不堪，如何能睡着？在床上翻來覆去，總算挨到十點半起身。到洗澡間去盥洗時，看見許

多外國女郎都赤身露體，或者洗面，或者浴身，一個個一絲不掛。我走進去見她們毫無忸怩的神情，大有滿不在乎之意，我沒有習慣這樣的場合，一時倒不免有些羞人答答的，心想中國女子對於自己的身體是何等的重視，決不能任第二個人的肉眼輕易看見，因此我會感覺得不自在，其實這又有什麼希奇？方今世界各國有法律特許的日光浴健康園(Nudists' Colony)。這種集團的團員不論男女老少在一起聚會，概須全身裸露。又聽說德國男女同池游泳，不着游泳衣的很多，較之我所見的光景，誠不可同日語矣。凡事重在習慣，祇要有膽量敢做，我想將來的世界移風轉俗，或者會逐漸回到原始社會時代的生活，也未可知。

我收拾停當，即下樓到客廳中坐下，等他們二人，一邊閱書報，一邊留心看來往的男女靑年，諸色人等，印度亞拉伯丹麥南美洲的，應有盡有，國際的氣味很重。等到一時半，他們仍未返來，我祇得回臥室休息。一忽兒，牆上的黑色小電鈕響了，我便到電話間去接電話，知道他們參觀的時候稍久，因此回來較遲，下樓和他們一同出去吃午飯，並決定遷到司提芬斯旅館去住。

這餐午飯是在一家自助餐館(Cafeteria)吃的。這自助餐館的制度，在美國特別盛行，生意也異常興隆。譬如我們去的這家，雖時間已在午後，食客仍是源源不絕而來。每人進門，首先從一架機器內，抽取一張空白帳單，隨後沿着蛇形的櫃台前進，櫃台外邊有一圍短的銅欄，畫出界限，免得食客走亂了路線，無從稽考。櫃台和銅欄的進口處，起首是堆放着兩三疊長方形的茶盤。食客先取一茶盤，然後取白紙圍巾，碟子，刀叉，調羹，湯匙，繼而順序領取小瓶牛乳，玻璃杯，牛油麵包以及湯菜點心等等。及到最後走近櫃台的盡頭，將帳單交給一位司帳的女郎。她用很銳利的目光，在茶盤內瀏覽一遍，以敏捷的計算，將所取用各種飲食品的代價總加起來，一共若干，就把帳單塞進計算機器打出一個數碼，交還給食客。因為在取物的時候，每樣都標明價目，所以客人取用時，心中有數，預備吃多少錢的東西，自己肚裏早已有過划算，祇須和司帳員所計算的總數合對一下，錯誤的可能性，早已減低到微細的成份，何況食客認為店方計算的數目有懷疑之處時，儘可向她說明。同時，美國人自尊心頗重，如果店方漏算而自己發覺時，必定會關照糾正。這種自己動手的方式，既減少了店方的開支，而且經濟顧客的時間，在這二十世紀時代中，誠然是最合理的。我所不解者，就是上海的人口如此繁重，何以竟沒有想到在城中心區開設這樣一家餐館？照我看來，優點很多：第一，開支省而管理簡便；第二，按這種付帳的方法，兩人同往就餐時，可以免去爭奪會鈔的麻煩，並且誰若有事，誰便可以先走，不必等候吃完同走；第三，吃多吃少，完全聽每個食客



圖示一位胃口健碩的食客，正在索取一瓶大號的新鮮牛奶，再看他的盤子裏面已經放着：一塊偌大的牛排，牛碟春爛的煮白薯，牛打生蠔，一盆雜色的蔬菜，一塊菠蘿蛋，兩個麵包，一隻麵葉。托盤是欄在三條光滑的銅梗上面，否則卸使這位魁梧奇偉的大漢，恐怕也要嚇得兩臂發酸呢。

自己的高興，既無需小費，則少吃東西，亦沒有什麼不合算。我想祇要管理得法，由小做起，先則一家，以後看生意發展的情形如何，再推而廣之，尋覓適當的地方，設立分店。在這一般知識程度在水準以上的上海，似乎不是不能做開的一宗好生意罷！

司提芬斯大旅館，曾於本文的前回提到，是全世界最大的客棧。我們去住，爲的要經歷一下這家舉世聞名旅館的滋味。當時走進旅館，向應接櫃要了兩間二十五層樓上的房間。雙人房每日房金七元，單人房減半，室內的佈置，非常摩登，一切裝修很富於美術觀念，浴室是向外的，臥室的窗戶外望，密歇根湖的洋洋一片白水，展開在眼前，湖邊公園似孩童玩具的陳列在旅館的腳根，街道中往來的車輛如同螻蟻一般，行人更是渺小得幾於看不清楚。

下午在支加哥最熱鬧的區域閑蕩。這熱鬧市區的中心通稱爲『圈子』(The Loop)

前此亦已說起過這小範圍中的地價，分外昂貴。支城的市政當局禁止建造過高的房屋，所以重要的大廈，其最高的也不過十幾層；地位既有限，則房屋的租金自然昂貴得驚人；馬路亦狹窄，商店櫛比，步行的地位尚嫌不夠，何況停車？我們想尋找一處停車的地方，兜了幾圈，終無一空檔。想到不如寄放在收取租費的私營停車場罷，反正我們沒有一定的目的地，週遊之後，終歸要回到原處去上車的。開進一家停車場，在門口領得寄存證，就將車交付他們管事的人，由他開去停妥，然後將引擎與車門鎖好，取回鑰匙，我們便可定心的去遊散了。停車的規矩，第一小時寄存費是五角，以後每小時兩角半。這也是好生意，裏面的空地儘量的利用，緊密的排列着，眞是『寸金地』呀！停車的費用既若是昂貴，則用車的主兒除非不得已，就不駕駛到這區域內去。試想吃一餐飯或是看一次戲纔化多少錢，停車的費用倒很可觀，坐街車或高架車反而可以免除這累贅。

支加哥是美國唯一沒有地下電車的大城。據說原因是在『圈子』內擁有房地產的財閥極力反對所致。每次提出修築地下鐵道的計畫，他們就從中阻撓，理由是『圈子』之所以成爲『圈子』，全仗高架電車環繞作一個中心。這裏面包圍着支城最大的商店公司，俱是特殊階級的根據地，似乎二等的鋪家都在圈子以外。如果地下電車，造成交通方便，則這小範圍以內地產的身價，難免不受其影響，財閥居奇的私心，竟能阻礙市政的改進，這也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經濟結構所不能避免的流弊。財閥的反對，固然是不能解決支城交通困難的主要原因，別的原因，自然尙多，不過這是傳聞，尙待熟悉支城政治者的指正。聽說自從支城把持一切的湯浦森前市長下台之後，市政的興革漸見起色，地下電車的計畫，重見曙光，並有人說已在設計趕造，大約一九四〇年可以完成，倒是好消息。（註）『支加哥（民國念柒年十二月十七日電）經過三十年之醞釀，本城地下電車之建築今日開始動工，全部經費約計四千萬美金。

舉行破土禮時，本城二百餘名流均執鍍銀之小鏟，參與儀節。』

Work Starts On Subway In Chicago

CHICAGO, Dec. 17.—(Havas).—After thirty years of discussion, work was started here toda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underground railway, which will cost in the neighborhood of $40,000,000.

Two hundred prominent personalities were present at the ceremony, armed with silver plated shovels.

The railway is expected to be ready by January 1940.

今後支城居民的交通，當可便利許多。

三六—四〇三

蜀道難

張恨水

十一　通融一間屋子

女人的笑容總是好看的，無論她出之以什麼態度。馮子安見玉貞對於他的話一笑，便道：白小姐覺得我的話怎麼樣？玉貞笑道：馮先生念起詩來，那是對牛彈琴。我的中國字就認得有限。馮子安道：白小姐何必這樣客氣？玉貞道：眞的，我這個人是異常的想不開。二十多歲的我，只是有十年是在旅行當中，我並沒有對那次旅行發生過煩膩。只有這次旅行，像害了一場大病一樣。直到現在沒有安心吃過一頓飯。一個人若是稍微有點良心，並非是麻木不仁的動物，對了這種環境他不會高興得起來。她說到這裏，將臉子沉着看不到她有一點什麼善意。馮子安心裏想了一想，微笑道：白小姐這話，誠然是不錯。不過我另外有一點意見，就是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們青年要從艱苦中奮鬥，去另闢環境才是。所以在這環境之下，雖然不免悲苦，我們還要好好的自寬自解。我的意思，還是首先要讓精神上獲得安慰。精神好，身體才能健康。身體健康，才可以奮鬥。下午船到了萬縣，假是不再開的話……玉貞不等他說完，立刻接了嘴道：下面這句話，不用馮先生提出，我代馮先生說了罷。馮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我陪你遊一趟萬縣呢？子安打了一個哈哈，笑道：要說這話，我就不敢當了。萬縣有座西山公園，是就着江邊的自然風景建築起來的，倒可一觀。在這船上坐着，眞是一寸轉身的地方也沒有，整日的不動。恐怕要影響到健康上去，我們到岸上去鬆動鬆動不好嗎？玉貞道：上岸去走走，當然會感覺倒舒服些。不過說會影響倒身體的健康，那倒是說的太言重了。這船上一兩千人，有的睡在火艙旁邊的，晝夜的燒烤着。有的睡在烟棚上，風吹雨打，日晒夜露。有的睡在廁所裏，不幸是可以立刻得着傳染病。我們睡在房艙裏的人，還有什麼不滿意？子安說一句，她就駁一句，這就不敢多說，默然的對江岸上望着風景。這船過了奉節，就把峽穿過。奉節以西的長江，雖依然在兩面山峯中。但是這兩岸山的距離，就開闊的多。同時，兩旁的山峯也不是那樣壁陡，在山脚下，總是怪石嵯峨，慢慢由上而下，和水邊淺灘上的石礁，聯成一氣。船就在淺灘中間一條深漕裏航行着。有好幾十里都是這種形式。玉貞坐在闌干邊沉思着坐了很久，懶懶的站起來道：我要回房艙去休息一下，少陪了。馮子安道：川江裏的風景，究竟比揚子江下游的風景變化得很多。白天睡足了，

到了晚上，天黑無事到床鋪上躺着，不睡無事可做，睡又睡不着，那滋味很不好受，倒不如白天把風景看得疲倦了，到了晚上頭一挨着枕頭就睡着了，可以省了許多不舒服。

玉貞道：多謝馮先生爲我操心，我覺得坐在這裏看風景，那一種不舒服，也和睡覺睡不着差不多。說畢，點了一個頭，她終於是走了。子安對她後影看了一看，見她的頭髮向肩上簇擁着垂下來，想到她那分趾高氣揚的態度，不免微微的搖了兩下頭。但是他也情不自禁的站起身來，跟了玉貞後面走去。這雖是二層樓的房艙門口，然而那一條船舷完全爲旅客所佔據。今天是更沒有了秩序，四處都牽扯開了長短的繩索，在繩索上搭了床單衣服洗臉手巾，以及小籃小袋之類。船板上除了已有鋪的床位，佔據地位而外。就是那床鋪外一綫可走的路，這時也讓許多零零碎碎的東西堆着塞着，讓人無法走路。遠遠只看到玉貞手扶了艙壁，兩脚跨了零碎東西，帶跳帶跑的進了她的房艙。自己是一位男客，究竟不能學人家女客的樣子，只好遠遠的站着，望了她進去。馮子安自有馮子安的想法，凡是房艙裏的客人，到了吃飯的時候，總要到大菜間裏去吃飯的，到了那時，在飯棹上遇到了她，還怕她會飛了出去不成？他望着她的後影，微笑了一笑，也回到他自己的艙位裏去了。但他這個計畫，玉貞也是曉得的。她又知道大餐間裏連着開飯，一棹跟了一棹，總要開上兩個鐘頭，其實不用得忙。於是等茶房來請吃飯的時候，就對茶房說，身體不大好，不想吃飯了。茶房笑着去了，也並沒有多說什麼，在一小時以後，那茶房可又來了，他笑道：白小姐，現在是開最後的一棹了。你還是去勉強吃一碗飯罷。等到晚上，時候可還早的很。玉貞道：那位馮先生吃過飯了嗎？茶房道：他是照習慣，同領江經理們在一棹吃的，大概已經是吃過了吧？他雖這樣下了一個疑問的答復，可是玉貞想着，那也差不多，因爲過去幾餐，都是如此的。便隨了茶房走到大餐廳去。果然，這裏是成了最後的一棹，席面上坐着兩個男人，三個女人，而且這兩男之中，還有一位是長鬍子的老人家，對於自己同席的選擇，頗也相當合着條件。她並不怎麼考慮，就找了一個空位子坐下。大家雖不認識，然而每次在大餐廳裏會面，彷彿是熟人，大家望了微笑笑，也就扶起筷子來吃飯。玉貞心裏也就想着，這可以吃一頓痛快飯，免得馮子安這位纏夾先生在一處，吃着飯敷衍他，那眞是另一番滋味。她只是這樣想着，却聽到身後有人道：這一覺睡得眞不湊巧，把一頓飯給躭誤了。還好還好，來得及加入最後這一棹。玉貞聽到是馮子安的聲音，低了頭吃飯，臉也不稍微偏上一點點。子安看到玉貞右邊空了一張椅子，便挨身坐下了。直等扶起筷子來，回轉臉來看到玉貞，這就笑道：白小姐和我一樣，也是一場午覺，誤了大事。眞巧眞巧！

玉貞道：那也不見得巧吧？我是有意等了最後一席的。子安對於她這話，却不好表示什麼態度，只有扶起筷子來吃飯。席上那個長鬍子，和另一個男人原在談話，這就繼續着下去。老人道：這船上有無綫電收報機的，也許在今明天可以得到重慶方面一個回電。那男子道：沒有回電也不要緊，我們先到旅館裏去住上兩三天就是了。好在重慶朋友很多，有幾天的工夫，請他們給我找一所房子，總沒有什麼問題。老人道：你說找房子沒問題，我怕住旅館，就有了問題了。你沒有看到漢口宜昌兩處各旅館門口，都掛了客滿的牌子嗎？那一些塞滿了旅館的旅客，他們都是以重慶爲旅館的終點的。漢口宜昌，到了旅客，還有地方去疏散。重慶可只有容納，沒有疏散的，你想到重慶來的人，有幾個租好了房子在那裏等了的，還不是走來就住旅館。房子一天租不妥，他們一天不搬出旅館的。而且到了目的地，既不趕船，也不趕車，他們儘可以從從容容去找他所願意的房子。比我早到重慶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你想信這些人都已經找到了房子嗎？他們沒有找到房子，就不會出旅館。我在宜昌接到兩三封重慶來信，都是說旅館裏擠得要命。甚至說是旅館房子外的走廊上，都住着有人。我看我們在明天早上，不接到重慶的回電，那對於上岸以後的落脚地點，就大有問題。這老人家這樣說不要緊，可把同席的幾位客都說急了。只把眼來向老人臉上注視着。其間有一位二十來歲的年輕太太，眼珠只管轉動，眞有點忍耐不住了。他就停了碗筷不動，向老人問道：老先生，你們府上託朋友租房子，朋友回信說，租得到嗎？老人皺了眉道：朋友也只說可以做最大的努力，有沒有房子騰出來，他並沒有提到。那女人道：人多呢，自然是要租房子住。我想，個把兩個人，就不必這樣的費事。大旅館找不出，就找一家小旅館也好。若是連小旅館也找不着，還有個辦法，住到外縣去。天下眞有多少事把人彆住了的嗎？玉貞便也插嘴道：這到是個辦法，不妨先到外縣去住兩三天，等到重慶有了屋子住，我們才回到城裏來，那也不會妨礙我們的事。子安道：這個辦法，白小姐不大適用吧？你是要在重慶接洽工作的。離開了重慶，接洽工作，不發生困難嗎？玉貞沒有作聲，那一位先說話的太太，猛然一抬頭，說了是呀兩個字，好像是很贊成這話的樣子。接着便道：我們到了四川，也不能就這樣白白的閑住着，多少總要做一點事。可是離開了重慶，在一個小縣分裏能得着什麼幫助？子安望了她，表示對於她表示很同情的樣子，還不會說話呢，那老人又笑道：事情還不能夠這樣從容。假使我們不把旅館找妥，這一到碼頭上，就要發生問題。我們並不是空手，每一個人都帶上了幾件行李，請問那怎麼辦？我們能夠提了幾件行李到碼頭上去，叫挑夫和我們去找旅館嗎？那位太太笑道：

不要提起，我們到宜昌的時候，就是這種情形，託一個朋友在碼頭上看守着行李，再由一個人到街上去找旅館。去找旅館的人，滿街找不到一家旅館落脚，固然是急的不得了。在碼頭上等消息的人，一秒鐘像一年那樣長，更是着急。玉貞微笑着，點了兩點頭道：那種滋味，我也嘗過的，實在不好受。她說到了這裏，又把一腔愁緒勾起，隨着皺了兩皺眉頭。子安笑道：我不是早已告訴了你嗎？白小姐。這件事，毫無問題。不但旅館我有熟人。萬一旅館人滿了。就是敝公司的籌備處，儘可以借住。那老人道：貴公司在什麼地方？子安道：美豐銀行的三樓，我們把半個樓面包租過來了。在籌備期間，只有兩三個職員在那裏住着，暫時騰出一兩間房子，借給朋友住一住，有什麼關係呢？老人笑道：哦！美豐銀行！那是重慶第一等新式建築了。差不多的旅館，那及得了這個所在？那另一位太太對玉貞表示着很羨慕的樣子，笑道：有這樣好的地方，這位太太，當然可以在那裏暫住一住了。玉貞道：再說罷。若是找得着旅館的話，我還是到旅館裏去住幾天。子安道：要說找比較像樣而現代化的旅館，恐怕只有一兩家，當然，那是始終人滿的。其餘的旅館，有電燈電話有衛生設備像美豐銀行的，大概不會有。玉貞道：美豐樓上有這些設備嗎？子安道：據我所知，重慶城裏有升降梯設備的，一共只有三所，而美豐就預備着這麼一架。那位太太道：那樓上既可以租給公司做籌備處，當然也可以租給私人了。子安笑道：可是可以的。你想，在這種情形之下，那屋子還空餘得下來嗎？當然早已有人住滿了。那位太太道：我們當然也是極力去找旅館。假使沒有法子的話，這位先生，可不可以也通融一間屋子？說着，她向玉貞道：這位白小姐是幾個人同行呢？玉貞被她這句問着，倒提醒了。笑道：我就是一個人。你這位太太幾個人呢？她道：我也是一個人。假使白小姐允許我在你房間裏暫放一放行李，那我就可以抽出身子來找安身之地，這對我是莫大的幫助，我是非常感激的。玉貞笑道：這太不成問題了。若是，我住在美豐樓上的話，你就和我暫住一兩天也沒關係。現時在船上，七八上十個人堆在一間巴掌大的艙尾裏，不也過了嗎？一到岸上，難道兩個人住一間屋子就會嫌着擁擠嗎？那位太太聽了這話，連眉毛都飛舞着笑起來，因道：這位白小姐，真是豪爽得很。飯後請到我房艙裏去談一談好嗎？玉貞道：我是毫無問題。不過這房子是馮先生的公司，他是主人，還得請馮先生幫忙。這樣罷，下午到了萬縣，請馮先生吃一頓罷。我就是作一個陪客，也少不了叨擾叨擾。說着，她嘻嘻的一笑，望了子安，待他的答覆。他根本無法拒絕女賓的要求的，加之是玉貞作介紹人，這更讓他不能推辭。便也回之一笑，玉貞向那位太太笑道：好了，好了！這一趟萬縣，我逛得成了，這一頓晚飯，我也有了着落了。

馮先生剛才那一笑，他就是表示可以辦到。全棹人都看出來了，她這是用了一點手腕，讓主人拒之不可，大家也幫着哈哈一笑。這餐飯吃完了，玉貞拉着那位太太在旁邊椅子上坐着談話。知道她的先生姓李，在山西作事，久無消息。只得到重慶來投奔親友，順便打聽丈夫的行踪。這樣說起來，彼此算是同病相憐，更引起了玉貞同情心。前後一談，竟是兩三小時，馮子安離開大餐廳之後，曾進來看過兩囘。見她們老是談着，這到引起了煩膩之心。可是自己無權干涉，也只好罷了。

十二　神龍不見尾

在這天下午，船到了萬縣。由船欄干邊，向岸上看去，只見一重重的屋子向上堆疊着，在一排山崗上直堆疊到半天空裏去。本來四川沿江的城市，都是在山坡上建築起來的。這房子由上而下，由遠而近，决看不到兩條平行的街道。萬縣這地方，山勢更是高聳。船停在碼頭上，仰起頭來看着，很是雄壯。在城市的三方，全是挺拔的山峯，長江滾着很急的水溜，繞了山脚下去。在城市房屋成片的西角，簇擁着一堆青翠的山峯，遠遠的看到樹木的當中，透露出一兩處屋角，也很有點意致。馮子安見那位太太和玉貞憑欄遠眺，很是出神，便也悄悄的走近了她身後，低聲道：白小姐，萬縣這地方比宜昌的市面繁華。在山縫裏的江面上，鑽行了好幾天，想不到這萬山叢裏，還有這樣好的地方吧？玉貞道：我已經代邀了，我們一定上岸去，請馮先生吃飯。子安道：我對於這市面，略微熟習，上去給二位引一引路罷。若說要我在房子方面想點辦法，我就要二位請一頓，那是笑話了。那位要找房子的婦人，聽子安的話，已有讓房子的意思，十分高興，立刻進房艙去換了一件衣服，手拿錢皮包，笑嘻嘻的來請馮子安和白玉貞登岸。玉貞入川以後，這還是首次踏進了城市。在電燈光下，看到夾峙馬路的店房，至少也是三層樓。路上雖不見到人力車以外的別種車輛，可是沿街兩旁人行路上，成串的男女走着，那熱鬧情形，果然不在宜昌以下。在街上轉了兩個圈子，也沒有另外地方可去。就由子安引到一家館子裏去吃晚飯。雖然說是那位太太請，上了岸的，當然還是子安會了東。經了這一個敘會，在馮白兩人之間，又多了一位新朋友，玉貞也就不怎樣去閃避馮子安。大家談笑得更熟了，子安索興說到了重慶，不必考慮，逕直就搬到公司的籌備處去。能找到兩間房子，那是更好。萬一找不着，一間屋子是絕對沒有問題的。玉貞道：我對於自己的前途，是一點部署沒有。說不定要在重慶住一兩個月的。貴公司裏不能容留這樣一個長久的客人吧？子安對於她這個要求，笑着連說沒有問題。次日船逐漸的和重慶接近，而所聽到旅客們的談話，也就越偏重於找旅館找房子的問題上去。而這個問題，也就越談越覺

得嚴重。不少旅客，爲了談話的結果，大家更在臉上增加了一分憂鬱的樣子。玉貞看到，也想着這些旅客，不是無緣無故的着急。幸而自己是有了退步的，要不然，再嘗一回在宜昌那種找旅館的滋味，那決難遇到一位代定好旅館的人。好在有了這位李太太在身邊作護身符，便讓馮子安再糾纏一兩天，也沒有什麽關係。這一個轉念，讓她心裏寬慰多了。對於馮子安談話，也就很和藹。這一來，把馮子安快活得幾乎要跳到江裏去。他心裏想着，無論什麽厲害的女人，只要你老釘住她的時候，她總會屈服的。這樣，更鼓勵着他向努力的路上做去。當晚船停泊在湯元市，是一所六七家茅屋的小碼頭，大家都沒有登岸。又過了一日，據茶房的報告，在下午三點鐘，可以開到重慶。旅客們也都收拾着行李，三三兩兩聚攏在一處，商量着到了重慶以後的計畫。玉貞是用不着這一著棋的了。很悠閑的望着人家煩惱與忙碌，心裏頗也自得。到了吃午飯的時候，子安爲了友誼的進步，竟是自到玉貞房艙裏來，請她到大餐廳裏去吃飯。玉貞也沒有帶什麽痕跡地和他同去，一同入席。沒有吃到一碗飯，這樣久，茶房却送了一封電報給他。子安拿着電報稿子看過，臉上立刻泛出了一陣笑容。玉貞坐在他上首，他就向玉貞一點頭道：白小姐叫我辦的事，總算幸不辱命。敝公司已經有了電報來，說是可以騰出兩間房子來，而且還派人到碼頭上來接。那李太太在對面另一棹坐着的，立刻站了起來，點了頭笑道：謝謝馮先生，那太好了。但是貴公司裏的同事，怎麽知道馮先生在這船上呢？子安笑道：昨天晚上我就託船上的經理，打了一個無線電，由輪船公司轉到敝公司去。我因爲不知道成績如何，所以事先並沒有宣佈。他說一句，那李太太就謝謝一句，連他最後所說的一句並沒有宣佈，李太太也謝謝了一聲，引得大餐廳裏三棹吃飯的男女來賓都笑起來了。放了飯碗，李太太找着玉貞到旁邊坐下，因道：馮先生待朋友太熱心了，我們怎樣的感謝他呢？玉貞道：我們先生和他是多年的老友，他不能不幫忙。將來讓我先生謝他就是了。李太太雖不知道玉貞和馮子安是站在什麽立場上的友誼，但是看到玉貞那瀟洒自如的神氣，也就相信到她這話不虛。自己算佔玉貞的光，不必去向馮先生表示什麽了。她看到茶房分別向各位旅客幫着綑鋪蓋；又看到旅客們把零碎小物件，向網籃子裏收着；還看到旅客們彼此交換着名片，在名片背面註上通信地點：這一切，都表示着快要到目的地了。船是依然在兩岸是山的江面上走。不過所不同的，在石壁上用石灰粉了見方的白地，上面寫了「銀耳大王」「高尚旅館」「丹鳳銀樓」各種字樣。都市廣告牌逐漸擁擠起來，也就覺得都市在望了。船兩邊舷上的人，隨了船的前進增多起來。同時也就感到人聲的嘈雜，這

表示着離開重慶已不遠。李太太心想着，船靠岸的時候，必定是十分擁擠。那時人多手雜，那裏去找馮先生。急中生智，她就把自已的行李，一齊堆到玉貞房艙門口。自己也就坐在行李捲上，和玉貞談天。在欄干邊站着的旅客頭上，看到兩岸的山上，已經有了密集的人家，已是到了重慶。旅客的臉上，都表現了緊張的樣子。馮子安就由人堆裏擠了過來，笑道：李太太的行李也在這裏，很好很好！不要忙，只管在艙裏坐着。敝公司一定有人來接的。李太太有什麼話說呢？只是說着謝謝。隨着人聲一陣喧嘩，見岸上的房屋，越發的接近。雖是房艙門外，爲旅客們所擁阻，不能向外面看到親切，可是猜想着是到了碼頭了。喧嘩之後，船舷上的旅客，也就擁擠蠢動着，此喊彼叫。那行李箱子，也就讓人舉着很高，在人頭上一樣樣的抗了過去。子安向二位太太道：不要忙，請二位等一等，我去看接的人來了沒有？說着，他隨了那一陣向前推擁的人浪，擠了出去。半小時候，他手上高舉了帽子，滿頭是汗，復又擠回來。隨在他後面來了三位男子，他介紹着，是公司裏一個職員，帶了兩名工友來。於是把行李都交點給他們，請他照應。等着船上的旅客走鬆動了，由公司裏的來人，叫了挑夫來，壓解了搬上岸去。玉貞和李太太是絲毫不受累，由子安引了上岸，雇了三輛車子，直送到美豐銀行。玉貞一看，果然，是五層樓的新式建築。乘升降梯到了三層樓上，是子安公司的籌備處。一排房子，門向甬道開着，也有點像上海的高等旅舍。子安先搶上前一步，找了公司裏的職員，說明來意，就把兩位女賓引到一間屋子裏去。這裏有鐵床，有寫字檯，還有小沙發，彷彿是公司裏的高等職員臥室。玉貞坐在沙發上，將身子閃了幾下，笑道：這房子很好，是馮先生讓給我們的吧？子安道：不，我自已有房。白小姐需要什麼，只管說。這時，茶房送進茶來，子安便告訴他道：這位白小姐，要什麼東西，你立刻去辦。你好好的伺候着。茶房答應是。玉貞道：馮先生你不必太客氣了。太客氣了，我們會不安心的。李太太道：我是沒法子，只好打攪打攪，過於客氣了，我們就不好意思打攪了。玉貞道：李太太不必另找房子了。這鐵床很寬，我們同住一間房罷。李太太笑道：我也是這樣想，佔多了公司裏的房子，恐怕會妨礙公事。我無所謂，睡在這地方，比在船上都舒服些。說着，她伸脚踢了兩踢沙發前的地毯。子安笑道：那太對不住了。房間有的。公司裏人都在漢口，什麼時候來，正說不定，三樓上我們有七八間房子呢，三五個同事在這裏，根本不需要許多。玉貞向子安笑道：請你不要攔阻我們合住。老實說，我到了重慶上岸，心裏是着起慌來，子安坐在她對面，點了一根烟捲抽着，偏了頭問道：那爲什麼呢？玉貞皺了眉道：你想呀，一個年青女人，走到這個陌生地方，可以說舉目無親，而這裏相隔家鄉之遠，是不必說了，

就是到漢口都有三千里了。子安笑道：這太不成問題了。無論怎麼樣遠，還是國內，還有遠到外國去的人，連說話彼此都不會懂，那怎麼辦呢？不必介意，不必介意。等行李擺得來了，我替二位洗塵。李太太只說了一句不敢當。玉貞道：今天休息休息罷。一路多承馮先生照應，明天我來作個小東。子安笑道：我就是不接風，二位不也要吃晚飯的嗎？玉貞笑道：我神情彷彿，就是晚飯也不想吃。子安想了一想，點頭道：好的，今天晚上，讓二位自便，明天正午，我來奉請，並且約敝公司裏的同事作陪。兩位不可以拒絕。要拒絕了，那是瞧不起我，連敝公司的同人，都要笑我的。玉貞聽了他這話，也就微微一笑。子安又沉吟了一會子，好像有什麼事省悟過來的樣子，因起身道：二位休息一下罷，我去和同事談談。說着他出來到經理室裏來。這裏並沒有經理，只有一位駐渝辦事主任郁樂蕪。他雖是個大黑麻子，穿了西裝，梳着溜光的頭髮，他的興緻，並不下於別人。迎上前握了子安的手，笑道：接着子平的宜昌航空信，說你和一位女朋友白小姐同來，那位是白小姐呢？是那位長得最漂亮的吧？大概我們要喝你一杯喜酒吧？馮子安笑道：那很難說，要看我怎樣努力了。郁樂蕪笑道：只要有努力的目的物，你是可以有辦法的。說着，兩人哈哈大笑一陣。為了他那種自負，同事對於白小姐李太太的事，都處理得很好。不到一小時，船上的行李，都已取到。郁先生更是成人之美，把自己睡的房間，騰了出來，讓給李太太。因為子安對於白小姐讓李太太在一間屋子裏住着，非常的感到不快，現在一分開來，他就如釋重負了。等工友們把兩間屋子收拾好了，電燈已經亮了火，子安便向玉貞屋子來看看。見一隻洗臉盆放在茶几上，玉貞臉上新撲了一些粉，又換了一件衣服，便哦了一聲笑道：我倒想起一件事，這屋子裏缺少一面大鏡子，一座洗臉架。等一下我去找，明天早上準有。玉貞笑道：男子的房間，當然用不着鏡子。子安道：本來有洗臉架的，大概因為不大好，他們搬走了。回頭，我一定換了好的來。白小姐還需要什麼，只管說。玉貞道：我只需要一樣。子安本已坐着的，這就立刻站起來道：有有有！要一樣什麼呢？玉貞道：我只需要馮先生不客氣。子安聽着，不由得哈哈笑了。雖然，他還是高興的，因為白小姐到了重慶，總是發愁，這還是第一次說笑話呢。因向白小姐臉上望了一望道：要出去嗎？約李太太一路去吃便飯罷。玉貞道：李太太去找朋友去了。我也想去打聽打聽熟人的消息。此地幾點鐘關門？子安道：九十點鐘回來不晚。過去的習慣，重慶是沒有夜市的。玉貞道：那我就出去罷。說着，她站起來拿了茶几上的手提包。子安道：白小姐到什麼地方去？路途生疏，我送你走一截。有些地方，人力車不能去，是要坐轎子的。玉貞想了一想。笑道：那也好，請馮先生指導一下。子安高興的不得

了，取了帽子手杖來；就和玉貞一路下樓。據她說：是要到上淸寺去。子安道：那是新市區，可以坐了人力車去，還要經過重慶所有的繁盛街道，順了馬路走幾步看看市景，好不好？玉貞道：好的。就怕囘來晚了。子安嘴裏吸了一口氣道：果然，到那裏大概有七八里路，囘來是來不及了。就是去，也太晚了，在重慶是不便訪人的。玉貞和他說着話，脚是順了馬路旁人行路慢慢移着。看看街道雖不寬，可是兩面的立體式樓房，夾道對峙，霓虹燈在樓窗外亮着。照見馬路上的人，像成羣螞蟻似的在樓脚下來去。因爲馬路是波浪式的，街心的人力車一輛跟着一輛，向上走的，緩緩的行走，拉了一條半里長的長蛇陣。向下走的，却是兩三輛一羣，如箭離絃，在汽車縫裏飛奔。那汽車雖沒有上海多，但也不斷的經過，而且每輛車子，都是很漂亮的。玉貞道：想不到重慶這地方，有這樣繁華。子安笑道：這繁華是不健全的。你看那三四層樓，可不是鋼骨水泥，只是用磚砌着柱子，用竹子編成夾壁，兩面糊泥，算是立體建築。玉貞道：房子不好，這人多得像螞蟻，也是假的嗎？子安道：這不假！不過繁華就是這兩條馬路，全重慶的人，都擠到這裏來，當然多了。下江人到了此地，找不着熟人，在這馬路上守候兩三天，總可以遇着的。兩人說着話，帶看了市景，玉貞突然叫道：咦！那不是叔叔？她說完了，來不及交代子安，就穿過馬路去，追着馬路那邊人行路上的人。子安遠遠的看着，有一位老人，站住和她說話。自己本待也追了過去，偏偏來了兩部汽車，將路攔着。等自己追過去，玉貞已不見了。心想，不和她親戚見面也好。她屋子裏還缺少傢具呢，和她採辦一下罷。於是到摩登傢具店買了一架衣櫥，一架梳裝臺，約了明日上午送到公司。自己就在小館子裏吃了一頓便飯，囘公司去。可是這天晚上，玉貞却沒囘來。子安不知道她是迷了路，還是另出了岔子，一晚都沒有睡好。

次日起來時，晉到李太太，她笑道：邁先生，白小姐昨晚上沒囘來吧？我在街上遇到她，她說到一家親戚家裏去，今天十點以前，可以囘來的。子安聽了這話，又高興起來。隨後傢具店裏送了傢具來了，子安笑嘻嘻地在屋子裏指使搬夫佈置。佈置好了，自己正由身上掏出鈔票來，要付款子。茶房却送上一封信來。子安且把鈔票放在茶几上，拆開了信封，掏出一張洋信紙來。看那字是玫瑰紫的鋼筆筆跡，秀媚極了。當然這是白小姐寫的了。信這樣說：

子安先生：我不知道要怎樣感激你。蒙你幫助我到了重慶，當天就遇到了家叔。他說：外子已由香港到了昆明，一切平安，知道我要來重慶，正等待着我呢。今日飛昆明飛機，正有一空座，該公司家叔有熟人。你收到我這信時，我已在天空上了。行李三件，請交去手帶囘。一切感情，容後報答。不及告辭，諒之諒之！即祝早安。

白玉貞忽忽上言

子安看過了信，出了一身冷汗，望望手中信，望望傢具和茶几上的鈔票，有十分鐘不能說話。

（完）

世界偵探名著

天網恢恢（續七）

秦瘦鷗譯

"The Man At The Carlton" By Edgar Wallace

本案線索

劇盜路易鄧奈於洗刼蘇格蘭克萊特銀行後，為另一積犯哈萊司東所追蹤，欲圖分潤，乃在汽車中出鎗火併，結果一人死焉。時有南非洲名探丁蒙賽喬鄧適亦辭職歸英，素知路易鄧奈為人，見報載克萊特銀行刼案始末，即確信乃路易所為，決力助蘇格蘭警場破案。惟丁尚有私務須先與其父執奧克蘭德洽商，遂租用一自稱「桀夫」者之汽車，前往蘇格蘭奧克蘭德家，與奧之女書記曼蘭葛麗兒談笑甚歡。但曼蘭態度既極神祕，而管家史都格之行跡，尤為詭異，頗滋丁蒙賽之疑。是夜，桀夫突於屋外為人以刀勒斃，臨終時並謂凶手即係上次欲圖加害曼蘭之人。然丁於事後歷詢曼蘭及史都格，均無所得，奧克蘭德且斥為妄言。翌日，丁於屋外搜獲一烟匣及烟數支，且知桀夫對於屋內情形極為熟悉。旋據路易鄧奈之妻宣稱，桀夫實名桀蕭萊，乃路易之同黨，此來似已與路易翻目。惟鄧妻態度怪僻，亦為丁所深疑。且爾時丁方惓惓於曼蘭，更不願多與往還。而克倫區田莊諸人行動之詭祕，尤令丁大惑不解，如曼蘭及奧克蘭德之深夜外出也，不速客之潛入莊後墓園也，林間一怪少年之以飛刀擲人也，一醉婦之突入餐室叫罵也，均極離奇莫測。終至奧克蘭德竟於午夜失蹤，史都格復繼者潛逃，丁乃決於莊屋內外及墓園中窮加搜索，結果遂發現一大地窖，始知克倫區田莊，實鄧奈藏金之所在耳。

一七　奧克蘭德之死

他跨進奧克蘭德的書室還不到一分鐘，曼蘭已從那邊的門裏走進來了，一瞧見他便透着極度詫異的神氣。

「怪啊！你是從什麼地方進來的——？」她才說了這一句話，已經也瞧見那牆上所顯露出來的一方窟洞了，但神氣還是非常驚訝。「這又是你在什麼時候發現的呢？」

說着，她就很快的奔到了這一方黑暗的窟洞邊來正想鑽進去，却給喬鄧來不及的攔住了。

「別動！——這東西可有些危險呢！」

他把那活門用力推了幾下，打算依舊把它關閉上，可是沒有用，任你用多少氣力也推不動；後來他才記得裏面是裝着彈簧的，只須在那機捩上輕輕一按，門便砰的一聲闔上了，並且來勢是那麼的急，幾乎把他的腦袋也關了進去。

為着要再試一下那門的彈性起見，他重復在牆上用力一按，門果然又閃電似的抽開了。

「奧克蘭德叔父失蹤的經過現在可以明白了！」丁站在那窟洞邊很鎮定地說：「當他坐在旋椅上一不留神翻倒的時候，正好撞着這扇活門，於是這窟洞便出乎他意料之外的露了出來；不用說，他自然是覺得很奇怪的，便帶着這電筒走進去察看。這就是我在地窖的底裏檢到的。」

曼蘭詫異得儘瞧定着他發獃。

「那末你可曾發現他自己又在那裏啊？」

「沒有。」丁囘答。接着，便把他方才怎樣弄開墓門，走進地窖中去的情形細說了一遍。「照我的理想，他進了地窖之後，必然也循着那些曲折狹小的甬道一路走去結果少不得就走進了那陵堂，於是他便隨手把那一扇鋼門拉開，而發現他自己巳在屋後的墓園中了。我想那扇鋼門要在裏面開出去是很容易的，停一會我願意再去試試看。」

「可是他後來又上什麼地方去了呢？」她還是很困惑地問。

對於這一點，丁委實想不出什麼答案來。

他們便立刻一起奔到那汽車間去，留下曼蘭在外面守望，丁獨自進去再作第三度的搜查，不久果然就給他找到了他所想找的東西；那是一個不很大的鐵環，牢牢地釘在一方石板上，因爲這方石板已在這車間的後部的緣故，稍一大意，人就不容易發現它，而且上面還有那一架曳引機停着，所以喬鄧兩次進來都沒有看見。

第二步他又在那曳引機上的駕車人的座位下，檢出了一條很長的鋼絲繩來，繩上並且還有一具滑車裝着，這樣就更證實了他的理想，他便搬過那一架竹梯來，擱在牆邊，擱好然後再帶了那鋼絲繩打梯子上爬上去，先把滑車掛在梁上的一只鐵鉤子裏（那是他前天早巳發現，而且始終不懂得它的用處的。）自己又重復退下來，搬掉了竹梯，爬上那曳引機去，撥動馬達，慢慢地把它倒向後面去，使它在距離後牆祇有一兩尺遠的地位上停住了。

他跳下曳引機，檢起那鋼絲繩的一端，把它拴在曳引機的橫軸上，又把另一端縛住了地下石板上的鐵環，然後再開動曳引機，用最低的速率滚向前去；滚不到一碼路，那鋼絲繩巳因滑車的作用，慢慢地把那石板吊起來了，露出一個極大的地洞。平時因爲這汽車間的地上全是鋪着一方方同樣大小的石板的緣故，誰也想不到其中會有一方石板是可以移動的。

他站在那個漆黑的地洞邊定神一看，便完全明白了。

「這就是他們的寶藏啊！」其時曼蘭已經也走進來了，喬鄧便指着這地洞向她說道：「就打這一個入口裏，鄧奈把他搶到的東西送進下面的地窖去，而現在却又給他的令兄史都格先生打這裏運走了。」

「他的令兄？」曼蘭莫明其妙的問。

「這是他自己告訴我的，我也沒有理由可以懷疑。因爲像鄧奈那樣的一個人，除掉親生的手足之外，別人是絕對不會博得他信任的。」

史都格所謂打算買來耕田的這一架曳引機，實際上是用作揭開這祕密入口的原動力的；或者除此以外，那一方又厚又重的石板就無法可以吊起來，同時也全虧這樣，他們才能把一切比較笨

三六一四一六

重的東西陸續運進地窖去，而又不致爲人發覺。

「大概書房裏的那扇活門史都格向來是不知道的，否則他每次出進就用不到再打那陵堂裏去套圈子了。但有一點，還是使我很奇怪，爲什麽他在最後一次進去的時候，要帶一條繩子呢？裏面的東西可眞不少啊！那天他一個人想必總是很辛苦了！」

「裏面究竟是些什麽東西啊？」曼蘭問。

「克萊特銀行的一批現款都在裏面了！」喬鄧微笑着說：「約數是二十五萬金鎊，大部份都是德國貨幣。」

她禁不住睜大了眸子，差一些就要驚呼起來。

「都是一次上搶來的嗎？」

「也許還有別次的贓物在內。」喬鄧說：「鄧奈所幹過的案子正多着咧！我們所知道的僅僅幾件較大的而已。這個傢伙眞是蘇格蘭最危險的大強盜，或者竟是全英國的第一人，你决不會想到他藏着多少武器的，連機關鎗也有好幾桿咧！在他們那一類人物中間，鄧奈的確可算是一個有作爲的人，他將來的作爲還要比現在大上幾倍，也是說不定的事。依我想，除非能夠捉住他，否則他總有一天會鬧到英格蘭本部去的。」

她似乎很失望地把頭搖了幾下。

「我眞不明白，那一次我看見他的時候，他是多麽的溫和而——」

「而又極誠懇的愛你。」丁冷冷地插嘴着。

曼蘭似笑非笑地瞅定着他，臉色微紅。

「你可眞以爲他很愛我嗎？這就錯了！我前後祗見了他一次。」

「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他確是眞心愛你，曼蘭，而且你也是知道的。當然，他有他的自由可以跟隨便那一個人講戀愛，誰也不能說講戀愛就是惡意。」

這時他依舊站在那長方形的地洞的右邊，眼睛也還是看着底下。

「我們不用關閉它了，警察局是不能不通知的，我恐怕克侖區田莊也未便再讓你住下去了，你還是和我上倫敦去吧！」

「我不想上倫敦去，至少在目前。」曼蘭搖着頭說。

「爲什麽不呢？」

「我的意思是要等奧克蘭德先生找到之後再走。」她極爽利地說。

然而隔不到幾分鐘，奧克蘭德先生果然找到了。當他們在回到屋裏去的時候，半路上就碰到了一個女下人，她說警察局有電話來，要找喬鄧大佐說話，喬鄧趕回去一聽，原來是猶拉斯哥的總探長。

「唷！你是喬鄧大佐嗎？讓我告訴你，我們已經找到奧克蘭德先生了，他是在哈米爾登地方的一家小醫院裏發現的。」

丁略略呻吟了一下。

「他是怎麼會到那邊去的啊？」

「昨天，哈米爾登那邊有一位醫生，聽見他家的門鈴響了一陣，便忙着出去開門，這樣才發見奧克蘭德先生躺在他家的門沿下；他並沒有死，但離死也很近了，他的後腦上巳摔碎得很厲害，事前好像還有人替他梳洗過一番的模樣。」

「那是什麼時候？」

「將近傍晚時分了。因爲雨下了一天，霧又來得重，所以竟沒有人瞧見這位老先生是怎樣會躺到那醫生門前去的；照他的傷勢看，他自己決不能再走動，想必總有什麼人把他放在那裏的。」

「我想我巳經明白了。」丁沉思了一會說：「你能夠到這裏來嗎？我才發現了一兩件很有趣的事情，或許猗拉斯哥的警探也願意知道吧！」

他先在電話裏把方才所發現的一切約略告訴了他。

「照我的估計，這裏十有八九就是鄧奈的總機關，所有他在猗拉斯哥刼掠到的東西便一起送到這兒來收藏，現在它們正在往南方去的路上搬運；停一會我還可以告訴你裝載這批東西的那輛篷卡車的式樣，以及那個開車的人的面貌咧！」

不到兩個鐘頭，克侖區田莊的前面便停下了一長串汽車，猗拉斯哥的警務當局和好些當地的探長們，都聚在那餐室裏議論着。

關於路易鄧奈的底細，他們却一些也不知道，但經喬鄧打了個長途電話給蘇格蘭警場的警務總監考萊之後，他老人家便答應特地派一個警官，帶着他們所搜集到的關於路易鄧奈的各種文件，坐飛機趕來協助，並且還允許馬上命令英格蘭的總探長也幫同注意。

曼蘭葛麗兒的陳述是很簡短的，也沒有什麼特點可供警探們採取。後來她照理原該上哈米爾登去辦理認領屍首的手續，可是喬鄧知道她很胆小，便自去走了一遭。

那第一個發現奧克蘭德先生的醫生倒眞是很熱心的人，他堅執着要親自開着他的汽車，送喬鄧回克侖區田莊，並且還自願把他那一輛馬力很大的車子借給喬鄧使用。

「如其你先生要回倫敦去的話，那眞不啻給我做了一件好事。」那位老醫生說：「因爲我自己下星期也要去。——可是我坐了火車便不能帶自己的汽車，坐了汽車，又受不慣長途開車的勞苦，假使你能夠替我開了去，問題便完全解決了。」

丁自己本來也想坐火車走，但有了這位醫生所借的車子，便決

定在公路上嘗試一下長途旅行的風味。

第二天清早喬鄧便叫醒了曼蘭匆匆用過早點之後，立卽開始趕路。

丁的意思很想借這長途旅行的機會，把曼蘭的心事知道得更清楚一些，同時也希望使曼蘭格外明白一些自己的心事；他們的車子先是在一片白茫茫的晨霧裏馳驟着後來明媚的陽光便透出來了，可是最初的六七十分鐘以內兩個人都沒有開口。

照丁的預料，原是打算在當天開到倫敦的，而在第一段的路程內車子也委實走得很順利。

直到他們開出蘇格蘭的境界，曼蘭還是靜默着不大說話，只機械地囘復了喬鄧幾句；不一會車子又穿過了蘭開夏郡附近的一座小鎭，那些大工廠的烟突裏所騰出來的一縷縷的濃烟已經消失了，天空裏明淨得像湖水一樣，於是曼蘭才悄悄地說道：

「你是奧克蘭德先生的親戚，可知道他已立下了遺囑沒有？」

丁却連連的搖頭。

「雖然名義上是親戚，但平日我們却非常生疏，他統共祇是我父親的一個朋友而已。奈道他眞的很有錢嗎？」

「我想大概是這樣。」她說「他應該總有一份遺囑的。」

略略靜默了一會，曼蘭又自言自語地說：

「卽使有的話，困難也正多着咧！」

「爲什麼啊？」丁極度詫異地問。

可是曼蘭却不肯就給他說明。

「你往後將怎樣啊？」喬鄧忍不住又加問了一句。

「我自己也不知道。」

「你眞是非工作不行嗎？」喬鄧又問，而曼蘭的答復，却分外使他詫異起來；他很清楚地瞧見曼蘭把頭一搖使他不得不再追問道：「你自己想必還有什麼收入吧？」

「或許如此。」

「奧克蘭德先生可曾答應給你留下一些錢嗎？」

「是的，他答應分我十萬鎊。」她很簡短地說喬鄧聽了，禁不住又旋過頭去，似乎不很相信地看了她一眼。

「天哪！他會給你十萬鎊？」

「這是他自己告訴我的。」

他差不多就想問出「爲什麼呢？」四個字來了，但終於竭力忍住不說。

過了一會，爲着加油的緣故，丁才把汽車停在一家小飯店前停住了；待他把汽油加滿，走進那小飯店的餐廳時，只見曼蘭正在喝着一盃紅茶，旁邊還有一碟三明治，却祇吃了半片。

「我想給你說幾句似乎很自私的話，」丁吃完了一頓遠較曼蘭豐盛的午餐之後便開始和她兜搭起來。

「你有什麼話要說啊？」她的臉上透着一種不很自然的笑容問。

「我希望，即使他眞有十萬金鎊留給你的話，你也不要學着那些神祕的有錢的老處女底樣，終年在歐洲各處的大飯店裏消度她們的歲月。」

她還是極淡漠地笑着。

「爲什麼我不能這樣享福呢？」

「因爲我知道有人在那裏愛你。」他的話才說出口，曼蘭已來不及的把視綫移到了別處去。

丁偏又走上一步，輕輕握住了她的雙手，但她只一掙便掙脫了。

「我不願意你說這種話。」她顯着很氣急的樣子說：「我現在的生活已經很痛苦了，請你不要再使我受到更難堪的事情。」

「好，請喝你的茶吧！」丁忙改變了一種態度，很堅決地說「我已經吃好了，眞對不起，我不該向你說這樣無理的話。」

不料第二段途程都不像先前那樣的順利了，車子開到克羅威的時候，引擎已出了毛病，喬鄧下去一看，才知道是損壞了兩個汽缸，好容易才像牛步一樣的爬到了格來亨，其時天色已經快黑下來了。

「我原想是走霍萊海特那條路的，」丁自怨自艾地說：「但是引擎要跟我爲難，也是同樣沒有辦法的！」

進了格來亨，他先把車子交給一家汽車公司去修理，晚餐之後，便和曼蘭隨意在街上閒步着，爲了要消除方才的那種不快的感覺起見，丁又特地約她上電影院去看了一次電影，當他們出來的時候，已經有十點半了。這一晚天氣是相當的沉悶，兩個人都很掃興地一路走回旅館去。

「你以爲這件事也是鄧奈幹的嗎？」她突然這樣問。

「殺死奧克蘭德叔父嗎？不，我對於這件事是非常清楚的：那一晚，他老人家走進了那牆上的活門之後，便沿着那座很高很狹的石級走下去，不料一失足就摔下去暈死了；直到史都格走進那地窖去收拾他們的寶藏，才發現了他，一時受了慈悲心的驅使，便把他救出來，送往了近處的醫生那邊去。你可記得我告訴你有許多裹紗布的包皮紙丟在那汽車間裏嗎？同時他所帶的那條繩子的用途也明白了，原來他把奧克蘭德先生也是從那地洞裏吊出來的，最後却又另費許多工夫，使一切依舊回復了原狀。」

曼蘭不由深深地鬆了一口長氣。

「想不到克侖區田莊裏面，竟像始終有個鬼在那裏作祟。」

「不錯，」丁點點頭說：「而那個鬼的名字却就叫鄧奈鄧奈是一個殺人不貶眼的魔王但這一次奧克蘭德先生之死以及上次桀夫的被害我相信都是跟他無關的，這兩條性命可以說完全是送在那地窖內所藏的錢財的手裏。桀夫的所以要跟我同來，目的就想——」

他們原在街道的中央走着這時喬鄧因爲聽見後面有汽車行動的聲音，便疾忙把曼蘭一拉避到了人行道上去，不待曼蘭發問，一輛沒有燃着頭燈的汽車果然很快的從後面開了上來但在黑暗裏只能見到它的輪廓，直到它駛進了一盞街燈的光圈以內，喬鄧才認出來了。

「啊！這不是一輛蓬車嗎？」他禁不住脫口高喊道「正是史都格的那一輛新蓬車啊！」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後面又開來了一輛車子，——車身上雖已濺滿了一層白色的塵土但喬鄧的眼睛是再也不會錯看的，他可以毫不猶疑地說這是路易鄧奈的那輛轎跑車。

一八　史都格之死

鄧奈的跑車像影子一樣的緊追在史都格的那一輛蓬卡車的後面，不消幾秒鐘，便一齊駛得不見影蹤了，喬鄧的知覺也才從一種驚奇和興奮的情緒中回復過來。

這時恰巧有一輛出租的汽車開過，喬鄧便喚住了它，帶着曼蘭一起趕往附近的警察局去；不料局裏祇有一個無關重要的小職員，什麼都不知道喬鄧正焦急得無法可想的時候，虧得當地的一個偵探長回來了，他對於過去的事情還約略知道一些，聽喬鄧把方才的事說了一遍之後，便點點頭說：

「不錯，聽說蘇格蘭警場今天下午已發出過這麼一個通告了，但不知怎樣，我們這兒竟沒有接到。現在我可以先打電話到附近各處去知照一下…你能再把那兩架汽車的式樣重說一遍嗎？」

丁便重復把那蓬車和跑車的型式細說了一遍。

「我想多分總可以在大北路上找到它們。」那偵探長說：「現在比較困難的就是不能立刻通知那些派在公路上的巡查」。

兩小時之後，丁留下曼蘭在他臥房外的休息室裏坐着，自己重復走出旅館，再到警察局去打聽消息，可是他們却還沒有發現這兩架神祕的汽車的蹤跡咧！

「也許他們故意繞到小路上去了，喬鄧大佐，如其有什麼消息，我一定立刻來通知你。」那偵探長似乎很抱歉地說。

當喬鄧重回旅館的時候，已過半夜了，他瞧曼蘭仍坐在那休息室裏面朝着爐火打盹便忙着把她叫醒了，告訴她暫時還沒有消息，勸她早些回到左邊的臥室裏去安睡；但他自己倒還是很興奮，

也不問時間的早晚，又特地打了一個長途電話上蘇格蘭警場去。

也是他的造化，警務總監考萊這一晚湊巧還沒有回去，他默默地聽喬鄧把所有的事說完之後，才緩緩地答道：

「在他們沒有進入倫敦區以前，我們是無法可以找到它們的；如果他們一路不停的過來，那末預算到天亮的時候，準可以到了。停一會我就要派人去守在幾條大路的口上，也許徼倖能夠候到他們。照我的估計他們十有八九是要從伊薩克斯那邊來的，但不知道你可曾瞧見那車上的人沒有？」

「鄧奈嗎？沒有！」丁在電話筒邊輕輕地說：「但卽使我看見他，也是不會認識他的，因爲我統共只見過他一次。」

他已經說了晚安，差不多就要把聽筒放掉了，考萊突然叫住了他。

「順便告訴你：據蘇格蘭警察總局的報告，那地窖裏原是有三箱機關鎗的，那一箱多分已運在史都格的汽車裏了，因爲地上留着一個很清楚的箱印，大小和其餘兩箱相同，所以他們才料到了這一點。」

「這是很有趣的！——但史都格的神氣，却不像是這一類的人，雖然他是鄧奈的哥哥。」

「他是鄧奈的老祖母呢！」考萊換了一種輕蔑的口氣說：「鄧奈從來就沒有什麼哥哥！如其這是他自己給你說的，那是他爲着要避免你的猜疑而勉強造的謠言。其實克萊特銀行刧案的三個主犯中，有一個就是他！大概鄧奈平日對於他很信任，所以委他在克侖區田莊守庫，但照現在的情形看起來，似乎他們三個人中間已發生了裂痕，因此史都格竟把所有的貨色全捲走了，可是鄧奈的車子既在後面跟着他，祇怕他自己也很危險吧？」

待喬鄧放下電話進去，曼蘭已不在那裏了，他便趕到她臥室外的廊下，在那門上輕叩了幾下，和她道過晚安，然後再走回自己的臥室去。

今兒一天的勞頓和傍晚時所見到的那件怪刺激的事，竟騷擾得他再也不能安睡，兩個眼皮要合上眞比什麼都困難；雖然勉強矇矇矓矓地睡去過三四次，但每次把眼睛睜開，總不見那時鐘上的短針移動。

到三點半鐘的時候，他爽快打床上跳了下來，重新生旺了爐子裏的火，坐在一張椅子上，取過一份報來看着，這樣倒反使他漸漸地疲倦得睡熟了；將睡熟時，他彷彿聽得門外有脚步的聲響，待他定神仔細一聽，却又什麼都不聽得，他總道方才是聽錯了，便依舊合上眼皮，眞在那椅子上睡熟了。及至第二天清早，一個女侍送進臉水和早點來，才把他驚醒；可是畢竟因爲沒有好好地睡覺的緣

故，當他走出那休息室去和曼蘭見面的時候精神不免顯得很疲倦。

她的情形恰巧和他相反，非但精神很充足，而且容光煥發，尤比往日嬌豔了許多。她把手指着桌子上的一封信說道：

「這麼早就有人送信給你了！」

喬鄧忙把那信檢起一看，上面並沒有郵花貼着，分明是有人特地送來的；信封上的地址和信內的字跡寫得都很潦草，又且全是用的鉛筆。信的開端也非常突兀，一句客套也沒有，只直截了當的說：

「喬鄧足下：汝近方在消度假日中，正宜恣意行樂，何必妄干他人私事；他日倘有不測，幸勿後悔！

L. D. 上」

他看了這信，不免也好生詫異起來。

「你進來的時候就瞧見它在桌子上嗎？」

曼蘭點了點頭，他便立即按着電鈴，把那侍者喚進來；不料這侍者的話是更使他吃驚了。

「這封信想必還是在昨晚送來的，先生。」侍者說「那女下人進來收拾屋子的時候，看見它放在桌子上，便把它移到了壁爐架上去，後來我瞧見了，就再把它放回桌子上。」

丁也不說什麼，便從懷裏取出了一枝鉛筆來，用刀削下一些很細的鉛屑，把它散在那信封上，再用一塊棉花輕輕地揩擦着，但結果也不見有什麼指印；而那信封的本身，又是完全空白的，內外都沒有一些痕跡。

「如果眞是路易鄧奈的話，那末他必然又退回來了。但究竟他憑什麼會知道我是住在這兒的呢？」

他們一面進早餐，一面又把這件事反覆討論着，後來喬鄧決意再繼續趕路，便先自走到旅館前面的一排十二間汽車間去；他的汽車昨晚已經修好了，他還親自監督着那汽車公司的機匠把它開進第一所汽車間去停放着。這些汽車間的前面是一片散石鋪就的廣場，廣場的出口處是一座拱腰式的門樓，建築相當古樸。喬鄧隨手取出一個鑰匙來，打開了他那一間車間的木門，照例他是應該就走進去的，可是現在，他却只有發楞的份兒。

他的汽車已經不見了，停在裏面的却是昨晚他在格來亭鎮上見到的那輛濺滿着塵土的轎跑車。

「啊！我委實太不中用了！」他萬分羞憤地說。

連那看守汽車間的人也只是望着裏面的那輛跑車發怔。

「這不是你的車子啊，先生。」

「當然不是我的！」丁的腦神經開始活動起來了。「你能給我去打一個電話？……啊！不要了！我還是自己去打吧！現在先請你幫

我把這車子推出來。」

他們一同把那跑車推到了空場上來，喬鄧忙着拉開車門，探頭進去察看。第一件東西使他注意的是那坐墊上的一塊很大而不很方整的污跡，他很小心地用手指去按了一按，便知是好久以前所染上的，粗看似乎像油，但實在決不是油；要猜是血吧，却又覺得太神經過敏了些。

當時他也不及仔細檢查，便囑咐那看管汽車間的人留在旁邊守着，無論如何，不准別人碰動，他自己忙奔回裏面去，先把這事告訴了曼蘭，然後再打電話上警察局去報告。

使他最感困難的是那輛失掉的汽車並不是他自己的，他覺得實在很對不起那位借車給他的醫生；其時看汽車間的人已把昨晚輪到值夜的副手找來了，這人倒也爽快，一來就承認自己昨晚確有不合，曾在一點到五點之間睡熟過四個鐘頭，所以一些聲音也沒有聽見。而那拱腰式的大門是照例日夜不關的。

後來還是酒排間裏的一個女茶房供給了他一些可靠的報告。她是一直睡在那拱腰式的門樓上的，昨晚因爲牙齒痛得很厲害，所以澈夜沒有好好地睡着，當兩點三刻的模樣，他聽見有一輛汽車開進了廣場來，停一會又有一輛開了出去。可是因爲格來亨鎮的過客一向很多，這家旅館的汽車間裏不論晝夜常有汽車在出進着，所以她也沒有特別注意；但她始終十分肯定地說，的確先聽見一輛汽車開進來，然後再有一輛汽車開出去。

丁又再度着手檢查那車的內容。這車廂原是很小的，不能裝載什麼大件的東西，可是照現在的情形看，它的確已經裝過什麼笨重的物件了；不但有一條銅梗和一塊玻璃窗已經損壞，而且在那皮製的車篷的左角上，也留着兩個很深的凹印，似乎有一口箱子，曾在裏面擠過不少時候。

這樣看來，鄧奈也不是空身在趕路呢！奈道他是和史都格存着同樣的心思嗎？還是蘇格蘭那邊，鄧奈另有一所寶藏，恰巧也在今天搬家嗎？

在車後的零件箱裏，他倒發現了一件很重要的東西，那是一具裝滿着子彈的圓鐵盒，顯然就是那些輕機關鎗上所用的軍火之一。當鄧奈昨晚到這裏來偸走喬鄧的車子時，忽忽間不覺就遺下了這樣一條重要的綫索，於此也可見警務總監考萊的警告，確然不是毫無根據的妄測。

他才搜查完畢，當地的警探已趕到了，他們也沒有什麼新的情報可以幫助他；鎮上巡夜的警察都沒有見過鄧奈這輛汽車，但據丁蒙賽想他們應該是可以看見的，却因他們根本不曾料到這輛汽車會重復回到鎮上來，所以卽使看見有汽車在他們面前經過，

也不加注意了。

為什麼鄧奈又要巴巴地回來調一輛車子去呢？據機匠檢查的結果，這輛車的機件全都很完好，而且油缸裏的油，也剩着四分之三以上咧！

「我想關於這一點的答復是很簡單的，」那位偵探長說：「他知道我們少不得總要注意着他這輛車子，只要他隨便換了一輛，就可以逃出我們的耳目了。而在這裏，也就可以得到了他那封恐嚇信的答案。最初他原不知道你住在這裏，待他打開了第一號車間上的門，——這種鎖是一個小孩子也能夠弄開的——瞧見你的汽車，才知道你也在這裏了！——可是讓我們再想一想，他又怎樣會知道那一輛汽車是你的呢？你可曾留下什麼東西在車廂裏沒有？」

喬鄧低頭一想，果然記得有一口漆着自己名字的空箱子留在車上。

「這樣就明白了！」那偵探長說：「而且在那旅館門口的水牌上也有白粉寫的大字，很清楚地載着你的姓名，和房間的號數咧！」

他再進去察看了一遍，便極不費力地證實了他自己的理想。

「這兒在晚上是沒有人守門的，往常總由那個看管汽車間的人兼管的，昨晚他自己也承認是睡熟了，當然再不會看見什麼。鄧奈進來的目的，一半是要弄些吃的東西，他在那廚房裏偷走了幾片麵包，一方火腿和兩瓶啤酒，我想他一定忙得連吃飯的工夫也很少吧！他在無意中看見了那水牌上所寫的名字，便決意湊此留一封信給你，——他用的信紙就是這旅館裏的便條，總算還是你運氣，他只把信留在你的休息室裏，沒有走進你的臥房。」

「也何嘗不是他的運氣啊！」丁切齒着說。

曼蘭因為知道發生了這件事，心上覺得很憂鬱，忙着安慰了她幾句。

「現在我們只得另外租一輛車子了，我想過幾天我必須自己買一輛咧！」

租車子倒是毫無困難的，可惜租到的車子並不好，不能勝任往倫敦去的長途；喬鄧打算先開到了史丹福，再另外換一輛車子。不料後來在路上偏又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使他們不得不又重變計劃。

這輛車子是年紀很老的美國貨，引擎的聲音鬧得很厲害，但速率倒很高，行駛也還平穩，而在開出格來亨鎮以後，喧擾的引擎聲，也就和他們的聽覺習慣了。

當他們在和煦的陽光下駛上一段山路時，還祇清早九點半鐘

模樣。

此刻鄧奈應該已逃到那裏了？丁把前後的時間約略一算，預料他至少已有四小時的工夫了，假使他始終走直路，而那汽車又能充分幫助他的話，現在應該已到倫敦了；他一進倫敦，那就根本不用再想找到他。

曼蘭葛麗兒又回復了昨天早上的冷靜的態度，難得說話，默默地坐在車廂後面的一角上，竭力思索着她那無法解決的難題，這個難題現在是更比從前複雜了。

他們駛上了一個山坡，正要下坡去的時候，丁忽然瞧見前面的路上有一個人站在那裏向他連連搖手，做着要他停車的手勢；丁不敢怠慢，忙從衣袋裏抽出了一支手鎗來，一面減低車行的速度。雙方漸漸湊近了，他這才瞧明白那是一個手無寸鐵的農夫，便依舊扳上保險機，把那手鎗納進了衣袋去。

那農夫的神氣是非常的慌張，臉漲得通紅，眸子也睜大了一倍；他瞧喬鄧的汽車停住，便立卽飛奔上來，嘴裏不知道在喊些什麽。丁便推開了身旁的小門，走下車來。

「可有什麽事啊？」

「那邊有人闖了禍了！」那農夫跑得很氣急地說：「我想他是從公園嶺那邊來的。湊巧我想去望望那片採石場，便瞧見了一輛卡車撞破了兩道木柵，跌在山谷裏。我屢次說那邊的路太狹，難免要有一天闖禍的！」

「大概是在什麽時候出事的？」

依那農夫的估計，一定還是半小時前出的亂子，因爲他瞧那一輛跌碎了的汽車，方才兀是在冒着白烟咧！

一輛卡車喬鄧不由馬上興奮起來了，忙揮一揮手，叫那農夫坐在他的旁邊，讓他把車子開過去。下了這山坡，又另外上了一道山坡，直到最高的頂上，那農夫才做個手勢，教喬鄧停了車。他從車窗裏向左邊望下去，可以看到一道不很堅固的木柵欄，中間已有一部份撞破了，木柵下面，先是一片不很峻峭的山坡，接着又是一道木柵，但同樣也有一處被撞破了。再下去約模五十碼路，便是一片已經荒廢了的採石場，而就在那亂草雜樹的中間，橫躺着史都格的那一輛篷式卡車的殘骸。

曼蘭也想跟他下去看看，但給丁竭力阻住了，他只帶着那農夫，打斜刺裏繞了一個很大的圈子，踏着一步步粗糙的石級盤下去，足足費了十多分鐘，才得到達那採石場的所在。

湊近一瞧，正是史都格所新購的那輛篷車！

接着他又在離車不遠的山石上發現了史都格的屍身；他的臉朝着天，兩臂伸開，嘴角上兀是帶着那種神祕的微笑。可是因汽車闖禍而摔死的人的頭上，怎麽還會吃到兩顆子彈呢？從創口上觀察，他分明是在很近的距離內給人開鎗打死的，而這一輛汽車，乃是在他死後又被人推下山谷來摔毀的。

（未完）

長篇小說

大時代的夫婦

包天笑

第二十三回　舊鄉村產生賢夫婦　小學校培養佳兒童

且說自從那個傷兵醫院，遷移到新柳港來以後，因爲看護的人不夠，由周師母等組織了個看護實習班，居然在本地招到了十餘人。一面學習，一面也可以照料病人，也是用一種速成之法。好在到底有幾位內行在裏面教導，又隨時由醫師們指點，這也不是十分難學的事。馮玉和跟了周師母先是做做雜務，譬如爲傷兵整理被褥，傳送飲料之類。她們每天上兩個鐘頭課，她們的上課，並不是讀什麼書，像尋常的授課一般，她們只是實習。第一是她們先教急救之法。假使一個弟兄們，掛了彩，受了傷回來，如何先用一個急救之法；怎樣使他止血，不至於流血過多，因爲血是人身最寶貴的東西；又怎樣的給他纏繃帶。便是繃帶一門，也有好幾種纏法，傷在腿上的如何纏法，傷在臂上的如何纏法，傷在頭部頸部的如何纏法。對於受傷的人，既不能重手重脚，又不能慢條斯理。重手重脚了，受傷的人，是忍受不了。過於慢吞吞的，也許使他流血太多，忍痛不起。必定要不疾不徐，從容鎮定。你要是不會纏繃帶的人，緊則使人不舒服，鬆則便脫下來了。學會了纏繃帶以後，便可以給傷兵們換繃帶了。馮玉和雖則那種事，不曾弄慣，但自己很想學。她倒不是像高翔如那天所講的，他的那位堂房妹子，最初進醫院時，見了血便要暈過去的。她從前在家裏做小姐的時候，那些小兄弟等夏天頭上生了瘡癤，擠膿擠血，都是她動手。此刻到了這個傷兵醫院裏，起初見了那些呻吟殘缺的人，有些不忍見。但既然來了，所爲何事，不忍見，也得見，漸漸也成了習慣了。尤其使馮玉和高興的，是到了這個看護實習班裏，認識了許多小姊妹。除了周師母以外，又有楊家兩姊妹，年輕兩寡婦，更有白蓮庵裏的小尼姑妙因，更覺話得投機。因爲妙因對於新柳港本鎮的人，似乎還有些羞澀，一向大家所知道的白蓮庵小尼姑，怎麼也來學看護，似乎覺得非常越分。那馮玉和却不是新柳港的人，又加以馮玉和爲人和藹，因此兩人倒親熱起來，

三六—四二七

妙因聽得周師母說，知道馮玉和是一位新嫁娘，月也不曾滿咧，因爲逃難纔到這裏的。因想她是個新嫁娘，也這樣熱心，無怪周師母，要逼着我來當看護，我不是很空閑嗎？又知道馮玉和的男人姓黃，便趕着馮玉和叫黃少奶奶。馮玉和道：『怪難聽的，爲什麼要這種稱呼呢？你要是再不改過來，我就要施以報復，叫你白蓮庵裏小師太了。』妙因道：『那末該怎樣的稱呼呢？』馮玉和道：『我們兩人是同學，各有名字。你就叫我玉和，我就叫你妙因，不直捷痛快多嗎？』妙因便也答應了。黃禮芳自從馮玉和加入了看護實習班以後，不免覺得寂寞一些。但是好得晚上每天回來，値夜也不過每星期輪到一次。當馮玉和回家的時候，告訴他傷兵醫院裏種種事情，以及看護實習班種種事情。那個妙因小尼姑，連馮玉和家裏也去過幾次咧。當馮玉和把醫院裏的看護衣服正式穿上身之前，便向黃禮芳道：『醫院裏的規矩，凡是當看護的人，都穿一種白的制服，連帽子都是白的。我們鄉下人家，平日無故是不能穿白的，不知道你有什麼忌諱嗎？』黃禮芳道：『大家都穿白的，不是你一個人穿白的，醫院裏的規矩如此，我們爲什麼不呢？現在的新法人家自由結婚，新娘子一身都着白的咧，難道也有什麼忌諱嗎？前幾天，他們的船停在碼頭上，我就看見有幾位看護女郎，都是穿的白衣白帽。這有什麼關係，我們到了夏天，不是也穿白夏布白洋紗的衣服嗎？我們現在離開了那種守舊的鄉村，也要拋去那種頑固的思想呀！』

馮玉和初進這個實習班時，陶老太太是不曾知道的，只恐怕她不贊成，所以瞞過了她。但後來也不能瞞她了，告訴她在學習看護，并不是眞的在當看護，去服事傷兵。老太太也沒有話說，反而說道：『女人們學點本事，倒也是要的。聽說現在還有女人去學醫生咧。』又知道馮玉和同周校長的女人周師母在一起，她也知道周師母的綽號叫女革命黨，便笑着說道：『那個女人，是我們新柳港第一個潑辣的女人，連這裏出名的雌老虎，見了她也退避三舍。她是出名的叫做女革命黨，你給她在一起，不要沾染了她那女革命黨氣息，那是要不得的。』連陶老太太也知道新柳港有兩個出名的女人，一個叫雌老虎，一個叫女革命黨。但她一向不大出門，也不大與人交接，怎麼外面的事，都知道的呢？這大概都是二姐去講給她聽的了。老太太說：雌老虎也退避三舍，這話倒也不是沒有根據的。原來雌老虎雖然稱霸一方，招收女徒弟，教人家拜她爲女老頭子，那是無理智的。周師母並不招收什麼徒弟，自命爲女老頭子，但她想做一件事，總要想做到，也有些霸道。不過有一小部份人恨她，却有一大部份人贊成她，就因爲她是有理智的。周師母知道雌老虎對於一般低級鄉民，有一部份勢力，不去觸犯她。可是遇着與周師母有衝突的事情，周師母却絲毫不肯讓她，必定據理力爭。從來當白

三六－四二八

相人的，都是欺軟怕硬，凌弱畏強。中國在通商口岸的白相人，怕的是外國人，在內地的白相人，怕的就是官。他們知道周師母常常到城裏去，到省裏去，以爲周師母是接近官廳的了，其實周師母所認得的，也不過幾個教育界朋友罷了。因爲她的理直氣壯，人家也就奈何她不得。自從嫣玉和每天到了看護實習班去後，黃禮芳白天無事，起初到近水臺吃吃茶，聽聽閑文野語。他原是想得點戰事消息的。無奈所聽得來的消息，有些還似乎可靠，有些簡直不可靠的。更有那種離奇的消息，真教人不能相信，而他們竟說來非常確實，雖以黃禮芳這一點常識，也能判斷其不對的。所以他覺得每天到茶館裏去吃茶，也是無聊。幸虧近來認識了那位周校長，周校長那裏倒時常有些戰事消息，比較是可靠的。原來周校長自己却定一份上海的報。由上海直接送到新柳港來的，但是現在沒有從前那般交通便利了，便是寄一封信，也是像「城頭上出棺材」般「遠兜遠轉。」這份報從上海寄來，頂快是要五天。有時不止五天，甚而至於十幾天也有，甚而至於中途失落的也有。雖然零零落落，却是每一次報紙來了，總可以得着些實在消息。周校長見黃禮芳來了，便把這上海的報，給他看，省得自己再告訴他種種情形。黃禮芳非常渴望上海的報，他本來在桃源村，當米行小老闆時，也定了一份上海老申報，每天在那裏看的，這時桃源村當天晚上，便可以看上海的報，黃禮芳看看，也看成了每天的癮了。他所有一點普通知識，也都是從報紙上得來。自從到了新柳港以來，却是沒有了報看，他覺得非常悶損。此刻聽得周校長從上海定了報來，他要去另定一份。周校長道：『我的報，還是從前沒有打仗之前定的，那時新柳港，也可以看到當天報。自從打仗以後，要五六天後，才可以看見上海的報，這種消息，已經是很陳舊的了。你想現在戰爭時代，可以說是瞬息萬變，消息隔了五六天，已經變換得另成一個樣子了。而且那報零零落落的，時常寄不到。我勸你也不必再定了，你要看時，儘管這裏來看，或者你拿去，也可以使得。若是真正緊要消息，陳鎮長那裏，也可以知道一些，我們也還可以去探聽咧。』黃禮芳道：『陳鎮長那邊消息靈通些嗎？』周校長道：『他那裏當然靈通些，一則，他們那裏時常有人來往，城裏與鎮上，川流不息。二則，他們家裏也有一架無線電收音機，可以收取各種消息，有什麼特別消息，我這裏自會知道，你常到這裏來，便可以得到許多新聞。』黃禮芳因此白天無事時，便到周校長那裏來，看看報，探探有無特別緊要的消息。一面也幫幫他們小學校裏的忙。因爲黃禮芳小時節，倒是他父親特別請了一位先生教他的，他還是家塾制度出身，沒有進過現在新式的小學校，他起初以爲小學校裏教書，不大容易，一課堂便有幾十個小學生，很覺難於處理，現在覺得也不十分繁難，究竟小學

生，還容易對付。那一天，這個小學校裏，有位教初小二年級的級任先生病了。看上去這個病，不是一天兩天便可以痊愈的。教別一級裏的先生來代課吧！他們自己的課程鐘點很多，一天兩天還可以，長久下去便麻煩了。急切之間，周校長抓不到一個人來代課，忽然轉到黃禮芳的念頭，便道：『請黃先生代幾天吧？』黃禮芳道：『我怎麼可以呢？我從來也沒有當過小學教員，而且也沒有在新式的小學校裏念過書。』周校長道：『雖然沒有當過小學教員，但是我知道這初小二年級，黃先生是教得下去的。本來也不敢把這裏的事，煩勞黃先生。因爲一時找不到人，所以請黃先生代他兩星期。兩星期以後，這位級任先生大概病也好了。黃先生要是不放心的，把二年級的教科書取來，給黃先生看看，大概你都可以教得。現在內地的小學校沒有英文的。至於算學，也不過加減乘除。黃先生倘然筆算覺得不便當，你就教珠算。我知道黃先生的珠算，一定是很好的。』這話被周校長說着了，黃禮芳是家塾出身的人，向來先生也不教什麼筆算。及至出了學堂門，在自己的米行裏當小開，倒也想學學筆算。恰巧店裏有一位朋友，他是懂得筆算的，他便向他學那加減乘除。學是學得了一些加減乘除，只是最淺近的，至於算盤中國內地做生意人的基本技能，他倒是一本正經，由黃老頭子督促着，很認眞的學習過來的。進來多少石米，進價多少，出去多少石米，出價多少，只要「的歷搭拉」算盤珠上一撥，立刻就明白了。所以要他教筆算，在初小二年級，他也可以教教；一定是很慢，也不懂得什麼教授法。至於教珠算，他却是優爲之咧。現在周校長要請他代課，便把二年級的教課書，都指給他看，又說與他聽，沒有十分爲難。對於小孩子，只要有耐心，不怕煩，就是好先生。又說：『從前規定要怎麼樣的資格，然後可以當小學教員，那都是官樣文章。現在戰爭亂離時代，只要能教的，都可以教人，不必再膠柱鼓瑟了。』黃禮芳想：反正我閑着沒有事做，看着那種教科書，多半是白話文，估量自己，還可以教得。好在是代課的事，並非正式的當教員，倘然教得還可以對付得去，將來回到桃源村，和父親以及村中幾個人商量以後，我們也可以設立一個小學校。省得村中的兒童沒有書讀，每天只是在田岸上亂跑呢。黃禮芳既存有此心，倒也事事留意，有不明白的地方，便去請教周校長。一教幾天下來，那些男女小學生，倒也非常服他。本來的這位級任先生，到了兩星期，病體還沒有全愈，又代了兩星期。黃禮芳的當小學教員，並非是職業的，一來是自從逃難到姑母那裏來，一天到晚，非常閑空。現在他的這位新夫人馮玉和，倒進了那個看護實習班，瞧她的樣子，很覺繁忙的。早晨不到七點鐘，便起身梳洗了，匆匆的到醫院中去。晚上有時也回來得很遲。女人反有事做，而一個男子，倒日事閑蕩，未免有些說不過去。現在

來當小學教員，雖然是暫時的，也總算不空閑，有了一個事。二則，他倒有將來回到桃源村，也開辦一所小學校的心。黃禮芳家裏，在桃源村是一個大戶，就是黃禮芳他那村中人喚他黃老大，也是人人認得他的。倘若他去提倡，他去號召，大概設立一個小學校是不難的。他既有了這條心，所以在這個新柳港小學校裏，時常留意。不過新柳港是一個鎮，人口較多，近來還有避難來的人，因此入學兒童也不少。桃源村只是一個村，人口較少，入學兒童也沒有這裏多。他想：我們到那時，只要先辦一個小規模的就是了。因爲這兩個原因，黃禮芳倒很高興到小學校裏來。有什麼不明白的事，便請教於周校長。周校長道：『現在我們這裏小學教員也缺人，你若是對於那班兒童有興趣的，就是二年級的級任先生來了，我也請你教別種課程。就是珠算，我想小學校也是很要緊的。我們中國人，無論那一項工商業上，都是習慣於用珠算的。你黃先生倘然暫時不回到桃源村去，我們學校裏借重你的地方很多咧。』實在幾時回到家裏去，黃禮芳也說不出。可是隔不到幾天，黃禮芳接到家裏一封信，這封信是託一位米客人輾轉寄了來的，路上躭擱了十幾天。爲的是那時郵政局已經不通了，當然桃源村的情勢，比較這裏更嚴重了。可是他父親的信中，說得並不十分嚴重，單告訴他：『自從你們走後，飛機雖然來過，並未投彈。村中逃難來的人，又遷移到別處去的很多。米行生意，暫時斷絕。二老身體健康，聽天由命，也不想到別處去。你們在外面，一切只好自己打主意了。』正是

荊棘常愁歸夢阻，　干戈無礙寄書來。

第二十四回

有緣者竟成新眷屬
逃難人重返舊家鄉

且說黃禮芳自從到了新柳港，好久不曾接到家信，此刻接到了父親的信，不覺又喜又憂。喜的是二老健康，飛機雖然來過，却不曾投彈，可見得家鄉還是平安。憂的是形勢似乎又較緊急，逃難來的人，又遷移到別處去，而且米行生意，也已斷絕，不知到何年何月，始能恢復原狀咧。他就把父親的來信，念給他姑母聽。他姑母說道：『既然米行也不能做生意了，不如請你們二老到這裏來住幾天吧。不嫌怠慢的話，我這裏苦粥苦飯，也還供養得起你們二老咧。你何妨寫一封信，就說是我的意思，請他們到這裏來呢。』黃禮芳道：『我們的兩老，都不肯離開家鄉。上次我們來時，也曾勸過他們，但他們無論如何不肯離開，說是一離開就完了。現在也沒有辦法，只希望戰事早早了結，家鄉不遭蹂躪，已算是萬幸了。到那時家庭仍可以團聚。可憐的是討了兒媳婦，第一天結婚，第二天就逃難出門，一天也沒有可以侍奉堂上呀！』黃禮芳這一天得到了父親的信後，到了明天，又得了上海兩位表兄的信。上一個星期以前，黃禮芳不

是寫了一封信給他上海的兩位表兄嗎？告訴她新柳港的一切，與老太太的情狀。又信中提及老太太是否要她到上海？倘要到上海，他可以伴送來滬。倒也並沒有提及老太太不願來滬之意。此刻他們的回信上說：『接到吾弟的來信，非常欣慰。愚兄等在上海爲職業所拘，不能在鄉下侍奉慈親，有缺子職。前本想把母親迎養在滬，但老太太不慣住在上海，情願住在鄉下。這也難怪，上海地方，房屋湫隘，人事喧擾，老太太是愛靜的。鄉下自己房子，一切比較舒服一點，因此她要回到鄉下來，我們也不好強留。以爲交通便利，上海到新柳港，也當天可到。誰知霹靂一聲，戰事起了，一切交通，都已隔絕。愚兄弟託庇在租界之內，妻子都在一處，而把一位年邁的慈親，去在鄉下，實在是中心非常不安的事。前曾幾度奉書慈幃，是否要我們到鄉間來接老太太，輒猶豫其間。一則，新柳港近來還平安，她是久慣鄉居的人。二則，她也是體諒我們兄弟二人因爲現在要還鄉一次，不比從前。路上一來一回，至少要兩個星期，要從別地方遠兜遠轉。而我們也都是服務於各商業機關的人，回來一次，要告兩星期的假，在這個時期，也不甚方便。正在躊躇之間，却接到了吾弟的信，不覺喜出望外。吾弟住在舍間，家母定必歡喜，又聽得表弟婦非常賢慧，是吾弟之福也。來信道及倘老太太願意來滬，吾弟可以陪伴同來，此爲最佳之事。至所詢滬地情形，實未見佳。大世界，南京路兩次巨災，可謂浩劫，想已早有所聞。今後上海，四周包圍，殆已成一孤島，而且人心惶惶，有謂租界亦不可靠者。愚兄弟等所住之屋，常有流彈飛來，但已無可趨避。現在難民均湧入租界，房屋奇貴，生活程度日高，亦正在十分爲難之日也。』這樣的一封信，寫得倒也委婉曲折，但是細觀信中的意思，知道老太太不願意去，他們也好像未必歡迎老太太去。可是書中所言，也都是實情。住在內地的人，以爲租界是個安樂土，拚命的向租界內遷移。而住在租界的人，也有的說租界靠不住，想法子向內地遷移的。並且也有像前天二姐所說的，有些內地人，逃難到上海，剛下火車，却見一片火光熊熊，仍舊由原車回去的。譬如我們陪伴老太太到上海去了，路上的跋涉，且不必去說它，到了上海，忽有變局，而在這裏新柳港。却沒有什麼驚恐，這豈不是不值得嗎？黃禮芳又想到：倘然我們去時，老太太之外，又有我們夫婦兩人，還有二姐是不能不去的。他要服侍老太太，並且上海地方，她比較熟些。一去至少有四個人，住在表兄那裏，只怕住不下，不是從前老太太去過，知道他們房子住得很狹仄，想現在也未必寬裕。一打仗以後，上海的房子，是更加擠了。就算老太太住到任何一個兒子那邊去，我們夫婦，不好住在那裏，勢非另租房子不可咧。如今根本上，老太太既不願意到上海去，新柳港也還眼前平安。況且我們夫婦兩人，都暫時有了事做。玉和她進了這個看護

實習班，覺得很有興味。我教教小學生，也免得空閒，我們也何必要那種生活程度非常高的上海去呢？他既收得了上海兩位表弟的信，自然要約略讀給他姑母聽。姑母聽得信中說：上海也靠不住，而且他們所住房子的屋面上，常有流彈飛來，自己果然不願去，一面又給他們着急。說道：『那是很危險呀！』老太太們都是歡喜孩兒孫女的。她又道：『別的倒沒有什麼，他們大人都會避開，我倒掛念着二官三官，他們不是放學出來，都在街堂裏玩嗎？』二姐笑道：『老太太又來了。他們自己所生的孩子，那有不當心之理。他們避開，自然會帶了他們孩子，一同避開的，老太太急什麼呢？』老太太的意思，聽得上海如此緊急，頂好也教他們到鄉下來避避吧！但一想到他們都有職業在上海，那是辦不到的事，也只索罷了。總之他們雖然不能來，而上海既然如此，安土重遷，這裏暫時也未必便去吧。

黃禮芳既得着了家裏父親的信，又收到了上海表兄的信，不想到了明天又接到了第三封信。這信是誰寄來的呢？原來是大主筆高翔如寄來的。高翔如等自從離開了新柳港以後，這還是第一封信。他信中說：『離開新柳港的時候，還是與演劇團同行，但現在馬上就要離開演劇團，與他們分道揚鑣了。大概我們三人便要跟着一個軍隊同行。軍隊開拔到那裏，我們也就跟了他們到那裏。因為軍隊裏也需要新聞，軍隊所駐紮的地方，還有老百姓，老百姓也需要新聞，或者辦壁報，或者那地方有印刷工具的，我們便辦小型報紙，看環境如何，再定方針，却不能一定。一路上我們軀體既頑健，精神也飽滿，我們覺得我們有多少力量，要盡多少力量。我們現在所去的地方，不能宣布，總之是在中國就是了。我很掛念你們，第一，新嫂嫂曾否進了周師母的看護實習班？周師母我們是很欽佩她的，她是有正義感的女人，而且性情非常豪爽。你的新夫人是聰明而很能幹的，就可惜從小便局促於鄉村之間。但又因為這樣，不至於沾染都市間婦女的惡習。我知道我這封信寄到的時候，她已經服務於傷兵醫院，為國家盡一些小小義務了。關於戰事消息，這一封短短的信中，也說不盡許多。而且我這封信，也不知道幾時方能達君左右。這個時候，戰事是瞬息萬變，不知又變成如何狀態。不過我們知道最後勝利，必屬於我，我們始終持一個不屈不撓之心而已。你們的姑太太，身體還康健嗎？二姐也安好嗎？我不知道何年何月，我可以再到新柳港來。這新柳港，得遇賢伉儷，使我很足留戀。現在我們所去的地方，我雖沒有告訴你，大概與你們是漸走漸遠了。因為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將來到什麼地方，你們也無從給我一封回信。我有機會時，再給你通信，那信仍送到新柳港來。言不盡意，敬祝賢夫婦努力。』這樣的一封信，也使黃禮芳夫婦很為高興，顯見得高翔如雖然日子敍得不久，却還不忘我們，寫了信來告訴我們種

種事情，鼓勵我們一切。而高翔如倘然再有信來，也是寄到新柳港，他們的信息是最靈的，可知道新柳港現在還不是一個危險地方。他們連接了三封信，暫時就把他們安頓在新柳港了，只要新柳港不發生什麼問題。馮玉和自到了看護實習班以後，頗爲勤謹，從來沒有告過假，而且做事從不躲懶。因此周師母以及俞院長，都也稱讚她，說她是個可造之材。可是馮玉和對於自己，深感不滿足，一則國文不夠，二則常識欠缺。當然，馮玉和此刻好像換了一個人了。在以前住居在鄉村之間，不識字也沒有關係，鄉村見聞陋隘，有許多事物，不但沒有看見過，連聽都沒有聽到。自從到了新柳港，住居在姑母家裏，也是不大出門的。所見所聞，也和住居鄉村差不多，不過從一個鄉村，總算遷移到一個鎮市上來了。却是到了那個設立看護實習班的傷兵醫院來後，全覺異樣了。有許多東西，生平從來沒有看見過的，現在也看見了。有許多言語，從來沒有聽得過的，現在也聽得了。尤其是在醫院裏，一切器械，連個名兒也叫不出，一向躲在鄉村角落裏的姑娘，她們那裏懂得這些呢？單就用量熱表量量病人的寒熱，也就得教起來。鄉下地方，從來用不着那東西，寒熱只用手一摸，便知道了。若是小病，便用不着吃藥，重起來也至多找一位鄉下郎中，開幾樣湯頭吃吃，也就算了。倘然相打受了傷，也惟有到城裏去找傷科醫生，從來也不會聽得什麼傷兵醫院。就說在承平之世，中國也只有醫院，而並沒有傷兵醫院，可見得這個傷兵醫院，是新而又新的事。以一個鄉村姑娘，忽然地走進了那種環境裏來，當然要增添常識不少。這也不獨只馮玉和，便是周師母所說服的新寡的兩位女人，以及白蓮庵的妙因尼，都覺得環境一變。環境一變以後，觀感不同，把她們的思想也變過來了。最奇妙的，是那位小尼姑妙因，起初她是不肯到看護實習班來，以爲一做了尼姑的人，除了拜佛唸經以外，什麼事不能做了。尤其是她的師父，極力反對。却被周師母連哄帶嚇，加着她們畏懼女革命黨的心理，妙因不得不來了。白天來了，晚上還是回到尼姑庵裏去。周師母想這事未免不妥當，因說：傷兵醫院距離白蓮庵遠，清早或是深夜，跑來跑去，也不便當，還是住在我家裏去。老尼姑那時也不敢強，妙因也願意。到了空閑的時候，周師母和她講講，還有俗家的許多小姊妹，談談說說，妙因也開通得多。覺得世界上的事，除了她師父所說的修行唸佛之外，還有許多大道理。還有一件事，便是關於服裝問題。妙因到了醫院來當看護，自然穿的是看護衣服，但離開醫院時，不能常將看護衣服，永遠穿在身上。倘然脫去看護服，便將尼姑衣服穿在身上，別的倒不去管它，一個小尼姑，時常在傷兵醫院丘八先生隊裏，串出串進，未免不大好看，滋人物議。因此周師母便給妙因做了一件海昌藍布的旗袍，不穿那種長領的僧衣。光頭上也戴了一隻

三六—四三四

絨頭繩黑色的帽子，也可以遮掩過去。把頭髮教她養起來好在現在年輕婦女剪髮的多，只要兩三個月以後便不再看出這是一個尼姑也和別的女子一樣了。說也奇怪，那個妙因自從到了看護實習班以來，從此她的環境更換思想也一天天地解放了。不再說她是生來命苦，合該一世當尼姑的話了。也不再說一輩子要修行的話了，而且她很聰明，便是在看護實習班裏也比較人家活靈。別人往往要說幾遍習練幾次的事，她却只要一次，全都明白了。因此周師母也非常得意。幾位教看護的師長們也非常稱讚，同學小姊妹們，也非常和她要好。及至這個看護實習班實習了三個月以後，妙因是個很優秀的看護士了。有一天，周師母向她說道：『妙因！這裏的看護小姐，姓楊姓馮，都有一個姓。惟有你，單單只有妙因兩字，而且使人家一看便知道你是個尼姑。我想你最好冠以一姓，但是你沒有俗家，也不知道你父母姓甚名誰。你是在白蓮庵出家的，就叫你白妙因吧！』妙因道：『那何必再提白蓮庵呢？我便姓你的姓，叫做周妙因。我做了你的過房女兒，你不肯收留嗎？』周師母道：『我那有不肯之理。只要你願意。』又過了半年光景，黃禮芳夫婦忽然接到一張俞良佐周妙因結婚的請帖。你道俞良佐是誰？便是這裏傷兵醫院的院長，他的夫人於三年前逝世，他正要續絃。他很賞識妙因，由賞識而成為戀愛。那時候的妙因，也不是白蓮庵時代的妙因了。她自己的師父不肯答應周師母說『你要放漂亮點，從前她不願還俗，我們不能強迫她。此刻她願意還俗，你們也不能強迫她。好在她也不會忘記你一番養育之恩的，你倘然要霸阻她還俗嫁人，這可不許你如此。便當法律人情，皆所不容。至於你的那所白蓮庵，我們自當保護你。』女革命黨出場，白蓮庵老尼姑也無可奈何。他們舉行了簡單的婚禮，而且請了陳鎮長出來做證婚人。結婚未滿一月，那個醫院奉命離開新柳港，遷移到別處去了。俞院長自然非常歡欣的帶了他新夫人同去。妙因也已經成為一位很好的看護士了。周師母組織的看護實習班中人，有去的有不去的。馮玉和當然是不去的了。黃禮芳說道：『我們出來了有一年光景了，我很掛念着二老。他們只生了我一人，誰知一向不曾遠離的，一結婚以後，直離開到如今。聽說現在路上還可以通行，我想同去看看二老，再作什麼計算。』馮玉和也以為然，他們便將此意告知姑母，姑母覺得這是應該的了，未可強留。便囑二姐去雇了一隻船，一帆風順，便回到桃源村去了。正是

倚閭雖釋慈親念，　歸棹頻催游子心。

(全書已完)

旅行雜誌第十三卷分類總目錄

民國廿八年一月至十二月

國內遊記

（四川）

重慶旅感錄……張恨水……一三卷一號
三峽記……傅煥光……一三卷二號
雲陽桓侯廟與鹽井……倪綱賢……一三卷二號
金佛山遊記……朱　夏……一三卷四號
南川金佛山紀遊……邱培豪……一三卷六號
渝敘紀行……顧自新……一三卷七號
閒話重慶南泉……邱培豪……一三卷十號
閒話戰時首都……顧夢五……一三卷十一號
萬源旅行記……趙宗祥……一三卷十二號

（貴州）

貴陽雜寫……顧君穀……一三卷三號
貴州鎮寧三大名勝游記……劉述康……一三卷四號

（廣西）

由桂林至陽朔……鄭業建……一三卷三期
旅桂雜記……帥雨蒼……一三卷七號
桂林小住……王宏道……一三卷十一號

（雲南）

山光水色的昆明……沙　鷗……一三卷一號
雲南省之鐵路交通……郭　垣……一三卷二號
新中國的西便門……吳黎羽……一三卷七號
昆明的茶館……班　公……一三卷七號
昆明漫記……帥雨蒼……一三卷八號
路南記游……李金定……一三卷九號
宜良紀行……帥雨蒼……一三卷九號
西山記游……帥雨蒼……一三卷十二號

（廣東）

角石風光……張敦臣……一三卷三號

（福建）

閩北遊程……王彥熙……一三卷一號
臥遊白雲岩……鄭子瑜……一三卷一號
圓山紀略……鄭子瑜……一三卷四號
日光岩……鄭子瑜……一三卷五號
大姥山游記……陳祜生……一三卷十一號
金帶水……鄭子瑜……一三卷十二號

（甘肅）

甘肅省旅行記……天涯游子……一三卷十一十二號

（西康）

西康調查日誌……黃　炎……一三卷五六七號

西南西北行程

漢滇紀行……樓祖詒……一三卷一二號
湘桂紀行……帥雨蒼……一三卷一號
西北行……麥篳玉……一三卷一二三四號
筑渝紀行……林　冰……一三卷三號
從西安到華家嶺……孫錫祺……一三卷四號
西南旅行日記……蔣梅笙……一三卷四號
滇緬公路歷程記……錢伯明……一三卷五號
西南公路：筑柳段……林　冰……一三卷五號
把握國際交通的新路線——滇緬公路……孟　才……一三卷六號
滇越鐵路……胡　嘉……一三卷六號
入川記行……張琴南……一三卷六號
桂滇行程……懷　蕃……一三卷七號
西行紀略……邵潭秋……一三卷八號
從重慶到上海……黃　炎……一三卷八號
川康途中……朱汝謙……一三卷八號
渝港空航記……柯紹明……一三卷八號
蓉康記程……王清泉……一三卷九號
從昆明來……班　公……一三卷十號
我怎樣到貴陽……顧勝鐵……十三卷十一號
滬渝的別徑……莫　艾……一三卷十二號
由廣州灣轉道……金　葉……一三卷十二號

國外遊記

英島仙境—愛爾古堡記遊……枕　月……一三卷一號
菲律濱空遊……柯紹明……一三卷一號
歐美采風記……沁明女士……一三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號
醉人心絃的萊芒湖……程志政……一三卷二號
土耳其新面目……胡道靜……一三卷三號
國際聯盟觀光記……程志政……一三卷三號
倫敦香港飛航記……柯紹明……一三卷三號
水之國荷蘭……程志政……一三卷四號
西拉利昂黑人的食米……蕭　金……一三卷四號
華諦岡新語……胡道靜……一三卷五號
百慕大島素描……凌　雲……一三卷五號
南美風光……王仲鄂……一三卷五號
越南印象……帥雨蒼……一三卷六號

三六一—四三七

邏京之遊……謝天瑞……一三卷六號
柏林印象……程志政……一三卷六號
南極歷險的一幕……孫沛甘……一三卷六七號
徒步旅行丹麥記……朱德煌……一三卷七號
世界最大的韓洞……程志政……一三卷七號
四海爲家……曾右民一三卷八九十號
旅途日記……林英强……一三卷九號
牛津展瘋……程志政……一三卷九號
南斯拉夫觀光記……呂迺瑛……一三卷九號
大戰前後的英國……程志政……一三卷十一號
瑙威鄉村生活……莊祖荃……一三卷十一號
英國的海濱……程志政……一三卷十二號
波斯今昔……呂迺瑛……一三卷十二號
記威尼斯……馮朱棣……一三卷十二號

美術圖景

錦繡山河……劉逢人……一三卷一號
錦繡山河……楊爾昌……一三卷一號
錦繡山河……水祥雲……一三卷一號
四川雲陽桓侯廟中之瀑布……倪綱質……一三卷二號
四川雲陽縣全景……倪綱質……一三卷二號
風景如畫之比國定南城……志　政……一三卷三號
柔媚動人之瑞士蒙德羅……枕　月……一三卷三號
河內名勝……佘貴棠……一三卷四號
貴州鎮甯黃菓樹大瀑布……劉述康……一三卷五號
重慶北碚風景……郎靜山……一三卷五號
越南降龍灣……佘貴棠……一三卷六號
富春帆影……王勞生……一三卷六號
丹麥風物……朱德煌……一三卷七號
柳州立魚峯……帥雨蒼……一三卷七號
南天雜景……朱羲生……十三卷八號
紐約江景……朱　逸……十三卷九號
紐約中央火車站……朱　逸……十三卷九號
川北鐵路……郎靜山……十三卷十號
昆明湖畔……郎靜山……十三卷十號
四川灌縣之急湍……郎靜山……十三卷十一號
重慶南溫泉……郎靜山……十三卷十一號
暮峽長征……郎靜山……十三卷十二號
峨嵋山之猴……郎靜山……十三卷十二號

特輯

（新年徵文）憶舊游

憶鐵隱……馮柳堂……十三卷一號
戰時之旅……徐澤人……十三卷一號
不可忽視的海南島……黃警頑……十三卷一號
致友人書……羅才清……十三卷一號
登山憶舊游……闞重樓……十三卷一號
粵郊漫步……屠仰慈……十三卷一號
憶江陰……趙景深……十三卷一號
畫中游……黃嘉音……十三卷一號
酒釀的餘香……丁文琴……十三卷一號
流水繞城濠……秦瘦鷗……十三卷一號
到延安去的途中……孫恩霖……十三卷一號
橫跨太湖……蔣植之……十三卷一號
湖上舊夢……王仲鄂……十三卷一號
憶惠山……桂　芳……十三卷一號
舊遊之地……朱旻華……十三卷一號
國破山河在……文載道……十三卷一號
金陵雅遊篇……張若谷……十三卷一號
舊遊處處那堪尋……葉秋原……十三卷一號
十載游蹤……顧執中……十三卷一號
淡水灣的懷憶……丹　丁……十三卷一號
北大悲殿在懷念中……李因非……十三卷一號
舊遊如夢……黃寄萍……十三卷一號
憶舊散什……王仲鄂……十三卷二號
從焦土的故鄉回來……許達年……十三卷三號

時人軼話

偉大的甘地……王仲鄂……十三卷二三號
德國廢皇會見記……王仲鄂……十三卷四號

專著

關於英法兩國國民性的透視……程志政……十三卷八號
西方叢談……離　人……十三卷八十號
歲首獻詞……編　者……十三卷一號
中國旅行社招待所概況……潘泰封……十三卷五號

展望

紐約世展前夕……凌　雲……十三卷一號
劃時代的空中旅行……凌　雲……十三卷四號

小說

如此江山……張恨水……十三卷一二三四號
大時代的夫婦……包天笑……十三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號
蜀道難……張恨水……十三卷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號
天網恢恢……秦瘦鷗……十三卷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號

寫在十三卷後

編者

這一期雜誌編輯竣事，第十三卷卽告完成，編者注視案頭，得書盈數寸，於檢點麼筆之餘，不禁百感交集，蓋一方面歎一年光陰，又告消失，他方面則以貢獻無多，媿對讀者；而一年來忍氣呑聲之事，又復湧集心頭，編輯亦不易做，値茲歲末，一年清算，偶有所感，不可無言！

本年選擇材料，在正月號開始時心中曾定了兩個起碼目標：第一，雖不求有益於讀者，却求無損於讀者；第二，避免一切痲醉讀者的文字。從表面上看來，這兩點已完全做到，但捫心自問，眞是慚恨，雖說旅行文字與政治軍事無關，然而熱情奔放的青年，在流亡途上，茅舍孤燈，寫上數千言，從遠道寄來，就有很多激發人心的事實，讀之令人感歎而流淚，編者在「適應環境」四個字下，權衡輕重，只得將這些血淚的事實從略了。所幸中國文字，非常深奧巧妙，有時竄易數句，尙覺不失原意，聰明的讀者，當能體會此悄，讀報有幾種讀法，讀雜誌原應如此。

一種刊物，必須適應讀者需要，配合時代環境，我們窒息在孤島上，好像與世隔絕，如何纔能配合時代，適應需要呢？我們檢討一年來的成績，把它編成分類總目錄，再從頭至尾看一遍，也有點欣然，因爲這一年所登的文字，歸納起來，可分爲九大類，分錄如下：

國內游記

西南西北行程

國外游記

美術圖景

特輯

時人軼話

專著

展望

小說

最値得珍視的，是國內遊記和西南西北行程，這兩類所包括的文字，有四川，貴州，廣西，雲南，廣東，福建，甘肅和西康等省，我們可以說，凡是自由中國的地帶，甚至於西南西北每一個角落裏都有我們的讀者和作者，這是何等樣的一個偉績呀！

我們再把過去十二年的目錄一看，雖然花晨月夕，山水流連，一種太平景象，讀之令人心曠神怡，不過記載的翔實，文字的意義，沒有今年的偉大。讀了這一卷目錄，我們暸然於中國土地之廣袤，物力之豐盈，人力之充實，以及一切刻苦，耐勞，向上，爭取勝利的特質和精神，使得我們加强了信念。今年的收穫，是相當美滿，編者願以這種精神和信念，寄與散處各方每一個愛護本誌的讀者。

張恨水和包天笑兩先生的長篇小說，都在本期登完，這兩篇小說的意義，也很適應時代並且有了美滿的結束。明年起，包先生專寫中篇小說，每期登完，免得讀者爲書中人物着急，張先生則寫一長篇，名『負販列傳』，一定又是非常生動而極有趣味的傑構。秦瘦鷗先生所迻譯的『天網恢恢』，尙有數章未完，明年繼續刊載。沁明女士所寫的歐美采風記，文筆生動，內容充實，很得讀者的讚許，存稿尙多，明年賡續揭登，希望將來能夠爲她專印成書。

應得向本誌的許多作者道謝，這一年來，供給我們許多珍貴的材料，使得這本刊物格外顯出光芒，希望明年給我們更多的幫助．在這裏，致無上的敬禮。